

新俄

大學生

日記

□ N. Ogneov 著 • 江紹原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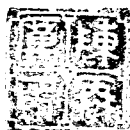
879.57
423
2

世界名著叢書之一

新俄大學生日記

俄國 N. Ognov 著 江紹原譯

1910.1. 購自北平京東書坊



上海春潮書局出版



1929 7 20 付録

1929 8 20 出版

1—2000册



不准翻印

每册實價洋一元

新俄大學生日記

英譯者的引言

俄國革命時常被人稱許爲本世紀中最大的事件——比歐戰還要有過之無不及。在某種意義上這句話是一點不錯的。歐戰是一樁毫無道理的勾當，即使它的旨趣的確在“使世界可以安全的推行民主主義，”然這個觀念是事後纔想到而決不是安排或參預這場大屠殺的人們心裏本來有的。

歐戰使歐洲的政治面目有了幾個多少重要的變動；它給了世人一個經濟的財政的不安定之一般感覺，因之使衆人把國際關係的問題重新考慮起來；雖然如此，歐戰自身祇是海陸軍，以及經濟

勢力的一場大相打，而並不是思想之戰；它實在不會引起任何政治的或經濟的基本問題如俄國革命所引起者。民治主義與資本主義依然佔優勢，又民治主義雖然戰勝了少數國家而喪失了另幾個國家，歐洲的一般的社會心理並沒有任何劇烈的變動。

但是歐戰假使多半是偶然的，俄國革命卻多半是有意釀造出來的，尤其重要者，它是個思想運動。它不會像法國革命那樣子震動全世界，也不會像俄國革命者所期許的那樣子震動全世界，但是在積極和消極兩方面它都是本世紀中對於人類之社會的，政治的，經濟的經驗之最大的貢獻。它開頭便對於資本主義，對於民治主義，對於資產，對於金錢——簡言之，對於歐洲文明的全盤基礎——宣戰。除了醉生夢死的行屍走肉之外，沒有那個男子或女子能夠不懷抱着深切的興趣去注視俄國，並留心這個革命的順序在事實上將如何表現出來，而且有過一個時期，這並不僅是一種閒來無事的隔岸觀火。蓋共產主義者曾宣稱要把他們的主

義傳遍全世界，有過一個時期，赤妖是個再實在不過的東西，他坐在許多人的門前，等着拏他的鎚把他們打倒，拏他的鐮刀割斷他們的喉嚨。現在赤妖雖已經不復是個可怖的人物，但大家對於他的母國的興趣卻和以前一樣的活躍，理由之一是大家想發見他何以忽然馴良起來了。

甚至於對於俄羅斯當作一個國家看時始終沒發生過半點興趣的人也問過而且現在還在問：“俄羅斯近來發生什麼事了？”各家新聞紙都竭力把那裏的“政局”揭示讀者，而且幾乎個個星期要出版一本新書，是一個到墨斯科去過十日而現在終於要把“關於俄羅斯的實情”告訴我們的人所寫的。這種英，法，德籍的紳士往往是一個俄國字也不認識的人，他所見的俄國不外乎他在俄國國家戲院所看到的歌舞劇（爲了一種不可解的緣故，所看的總是歌舞劇），而且他一生許就沒寫過一篇文章，事實雖然如此，他仍舊毫不退縮的要把關於蘇維埃國家的最後的話寫出來給他的歐洲同胞看。

當作情報而論，這種所謂“最後的話”簡直可

說是踏踏筆墨而已，至於寫書者在墨斯科買票子和打賞鮑爾雪維克旅館侍者所用的錢也等於拋在水裏——因為他們幾乎每個人的“最後的話”都是到墨斯科之前就打好了腹稿的。

所應注意者，這所有的旅行者——不但旅行者，就是那些眼睛更明亮的新聞記者大抵亦然——爲了顯而易見的而且十分正當的理由，總是把俄國革命當作政治問題而不當作人事的活劇去看待。因此他們著的書是各持一說，相去有間；每本書的口氣完全繫於著者個人的偏愛，不是先說故事然後附上教訓，而是先想定了教訓然後附上故事。

但是何必責備外國的新聞記者把關於蘇維埃俄羅斯的顛倒的見解供給我們呢，因為俄國自身的職業新聞記者其實也做的是這件事。軋實說來，外國記者所以這樣做是因為他們所見不廣（原註：這不過是就一般的墨斯科通信記者而論，例外自然有。例如觀察報的那位消息靈通的墨斯科通信記者新近曾給我們一些很有趣的非政治的通信，

含有“人事興趣”的。)，而俄國新聞家是有意這樣做，他的成見是什麼他自己完全知道。這正是俄國官辦報紙的職責——而且官辦報紙之外俄國別無報紙。

國家專辦報紙是蘇維埃統治的最重要的特點之一，這個事實，在最近五六年來的文學上有極大的影響。此二者的關聯，驟看似乎是不很明了的，然其實是非常簡單。無論誰對於蘇維埃報紙只要有些須知識便都知道，它們所刊登的消息純粹是照着“觀念形態”陳述的，所有的案語社論尤其是如此。因此報紙上沒有了非政治的作品的地位，至於純粹的文藝的報紙文章在革命前的俄國報紙上很佔重要地位者，更不必提起了。而且那種關於蘇維埃生活和制度的較通常的事實之“純粹的報告”或云客觀的新聞，也並非官辦報紙所提倡。

其結果如下：新聞文字的精力無處發洩，於是大部分轉入文藝；俄國文學比旁的任何民主主義的國家的文學都更注意日常的實在的社會問題——更注意對於學校，大學，實業，和政府機關之

精密的研究；而且說也古怪，不許新聞記者用三百字告說的話，卻許著書者用六萬字去發揮。著書者的論調所負荷着的力量許和新聞記者的一般大，但它是已經淡化了的，而且非默許之不可——看了藝術的面上。在事實上俄國任何形式的小說總是很有心眼的自稱為“藝術的文學。”

因為上述的原因，近代俄國文學雖則往往是新聞紙文字的性質濃而藝術文字的性質淡，但是我們若追求蘇俄日常狀況的實相，將見它是個供給直接消息的絕好的源頭。在大多數作品中，這個實相是被人從政治的立場去觀察描寫——在一個變動未息的社會中，這當然是自然不過的——然其全注重點卻不置於所涉及的政治原則上而置於這些原則的實際動作上，尤其是它們在今日俄國人心靈上所激起的反應上。這正是官辦報紙所忽略了，也正是所有自以為講俄國“真相”的旅行者無從知道的。

歐格涅夫所著的柯斯提亞·利亞卓夫的日記是近代型的心理小說之最卓越的實例。這部日

記正是上述半藝術半新聞紙文字。此書共分兩部分——爲一個共產學校生徒的日記，即余客春所譯（林玉堂張友松重譯爲華文，名新俄學生日記，春潮書局出版——江。），一即本書。

共產學校生徒在俄國本國及外國均大受歡迎——這是不足詫異的。運用了很可觀的文學技巧，而且對於本題目具有洞若觀火的智識，歐格涅夫從容不迫的將蘇俄的最重大的問題——即她的青年，掌握着革命的前途的青年——繪聲繪影的描寫出來。混亂及內亂時代之後頭幾年中無產階級學校生徒的心理，在學校生徒日記中寫得淋漓盡致，無所遁形。學校中有許多不堪問的情形：學風非常之壞；道爾頓制之下的實際教育，成績似乎不見大佳；經濟狀況很可憫；兩性道德的標準也非常之低——然而不是沒有光明的所在，這便是那般兒童們——特別是柯斯提亞·利亞卓夫自己——之全心全意的接受新的世界並感覺到他們的所處是個偉大雖則困難的時代，而且這時代將來要由他們去接管。他們接受了列甯的口號，不斷的

鼓動“從觀念形態的立足點”去對付生活中的件件事實，這不但是幼稚的，而且和一切真實的信仰一樣又是美的。且看那本書的結語是何等豪壯——“我們的先鋒團萬歲！”

青年男女們是對於革命抱了這樣堅誠的信仰而送到生活中去的。在學校之時，柯斯提亞·利亞卓夫已經是個理想的共產青年，誠懇而富有真實的勇氣。在這部大學生日記中作者仍用他而不用那些不如他的任何同學為日記主人，並顯示出他——那雖具有人類通有的一切弱點然而革命青年最好的可能的標本之柯斯提亞——接觸了學校外的生活起什麼感想和變化。

Alexander Werth (亞力山大·渥斯)

倫敦，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十九日。

案：這篇引言的末句是意譯，以下雖還有一小半屬於 Interpretation 和評判的文字，我卻因為不很能夠和寫者共鳴，索性刪去不譯了。這一點，應請讀者諒解——莫忘記我所要介紹的是這本日記自身而不是英譯者

對於它的意見。我承認我有那他所謂‘偏愛’
和‘成見’，但他未必便沒有。 江紹原附記。

重 譯 者 序

我這次爲什麼破戒譯了一部小說——一部僑托的大學生日記？並非完全因爲它是新俄大學生日記——如有和它一樣好的土耳其，蒙古，印度，意大利……大學生，或大學教授，醫士，軍人，乃至本形的和變相的‘烏龜王八強盜賊’……等等人物的日記，讀了便能明瞭那些民族或國家的那種種人物之生活或無生活，思想或無思想，我並不至於絕對不譯；但大部分卻的確因爲它是新俄的大學生日記。若再析言之，則中俄是鄰國，彼既注意我，我亦應注意它，它可注意之處甚多，然它的青

年大學生——它將來的主人翁主人婆——之生活思想，信仰感情，必尤其該受我們的注意，此其一也。新俄的國內現狀和國際地位無論怎樣，旁國人對於新俄的態度也無論如何，它總算是近代第一個企圖建設社會主義的社會和創造一種新典型的文明的大國家；我個人對於社會主義傾心已久，所以我對於這個國家的大學生——將來接下去建設社會主義的人——之一切方面，自然是極其關心，此其二也。這本日記所想描寫的正是受過主義的薰陶而意識自家的使命的苦青年之內心生活與社會生活，而且是描寫得這樣周到與深刻，使我看了宛如親自到俄國大學去訪問了一遭。為欲供給其他相信社會主義的中國苦青年一本敘述實情和奮與精神的好書，我便在百忙中騰出將近兩個月的功夫把它譯出了。信仰和我不同的人如果肯讀它，當然也可以得到不少的見識和愉快，但我得老實說我並不是專為他們打算纔費這番心思和手脚的。

數年前我彷彿寓目過一篇屬於文學批評類的

文字，據云在文學的藝術上日記體裁是沒有多大的價值的。講到文學和文學批評，我純粹是個門外漢，但我讀了本書以後，對於上述意見不由得更加懷疑。這本日記，我個人覺得很完整很有組織；它有它的 Theme，這 Theme 在書中逐漸開展，而且在書完了的時候有個結局。它的前驅名學生日記，關於這學生日記，漢譯者林語堂先生在序裏稱許道，“雖屬日記體裁，表面上似零亂斷碎，若經細心從頭至尾一閱，却可得一種不可磨滅的印象。”學生日記假使是如此，我看我譯的這本大學生日記尤然。大學生日記不但給你許多單獨的（關於蘇俄各種人物的）不可磨滅的印象，而且可以給你一個整的不可磨滅的印象：這便是受過主義的薰陶的新俄無產者青年之處境雖劣而具有飽滿的奮鬥精神。“我的精力卻是有出路的。科學——社會主義——奮鬥”（一月廿九日）。“我願望我能夠繼續這奮鬥——不過仇敵要是個更厲害的纔好。但是何必擔心思——更厲害的仇敵一定還有的是呢”（一月三十日）。“我止不住自己一個人低聲說道：前進

啊，俄羅斯，前進啊！”（一月三十一日）。忝爲同球（地球）同路（社會主義之路）人，與有榮焉！

關於上節提到的那本學生日記（林語堂張友松合譯，春潮書局出版），在這裏應當再說幾句。那本日記所寫的“一位稚氣未脫喜歡搗亂而又未嘗不可以有爲的”（林序）中學生，便是這本大學生日記的主角的前身。在大學裏他依然有點像從前的樣子，“稚氣未脫，喜歡搗亂，”猶之乎在中學裏他也已經受過主義的訓育和有了新使命的意識。主角之外，有好幾個配角（最重要的是日記者的中學女同學絲羅伐和男同學范克，以及他們的社會學教員尼克伯圖日）也是兩本日記都有的。這兩本未嘗不可以獨立的日記實在是一部書的前後兩部分，只讀其一雖然也有益處，但最好還是合讀。學生日記和大學生日記無論少讀那一本都可惜。不過依我個人的偏見看來，如其你因爲萬不得已的緣故只能讀一本（例如有人拏刀放在你的脖子上，說道：‘某某，只許你檢一本讀，不然的話我可要立刻送你去見閻王爺！’），我勸你讀大學生日記。

但是假使刀在脖頸子上無論那一本也不準你讀呢，那麼，你還是暫時不讀吧。我不願意爲了多得版稅誘惑你犧牲生命，而且什麼社會主義略，科學略，奮鬥略，遲早總會以或種形式和你碰頭，使你回向。

我沒翻譯過小說，而且很欠缺‘文學的修養’。報應昭彰：譯起這部總算是文學的書怕就譯不很好了。不過一個人也不必太抱悲觀，太看輕自己。日記中靠賣香煙過活而中學都沒卒業的范克，會變成很能幹的工廠委員；中國的“地質學專家”會變成很出鋒頭的民政廳長，和辦交易所的人會成爲革命元勳，思想領袖，而謂我江某從前沒譯過小說此刻便萬不能夠譯，天乎天乎，有是理乎！下面十萬餘字的譯文，很用了些口語——北京，上海，杭州的都有。錯誤的和不妥當的地方當然不敢說一定沒有。我希望有人用英文本 (N. OGNYOY: The Diary of a Communist Undergraduate, Trans. by Alex. Werth, 發行者: Victor Gollancz Ltd., 14 Henrietta St. Covent Garden, London, 1929)

——尤其希望有人用俄文本——替我校對，盡量批評。前幾年我批評了許多人的翻譯，現在我願受旁人的批評。

所序是實。

中華民國十八年七月十一日午前一時許，杭州下浣兒巷十五號。

卷 上

一九二五年六月十二日：

我剛從密哈爾斯基同志的家裏開完了同樂會回城。這會一共開了兩天半，是慶祝我們中學畢業的。

我們現在都是大學預備生(註)的身分了，和從前中學時代當然很不同。話雖這樣說，我們卻還沒成爲正式大學生呢。

那麼我們究竟是什麼呢？這倒是個有趣的問題，我且試試看把它分析一下。有幾條自然不過的

(註)‘大學預備生’，在英譯本中是 Abiturient；小註云
中學畢了業而尚未進大學者名 Abiturient，這是
個從德語轉借來的名辭。

思想，此刻正在我的腦海中盤旋：第一，我將來學什麼好，這就是說，我將來入大學哪一科好，和第二，我怎樣纔能夠進大學。

在從前的情形之下，一切便異常的簡單。青年人的父親或母親過來吩咐了：‘去從軍吧’，或‘做神甫吧’，或‘做白衛軍吧’，大人怎樣吩咐，他便怎樣做。姑娘們也是如此，或者去做店夥，或者出嫁抱孩子。現在呢，無論什麼事都得你自己決定——這倒是很困難的呢。

講到進大學，吃緊的不但是放不攷得及格，而且是能否弄到津貼。我對於這一層倒還不去擔心，但同學們卻似乎有點手忙腳亂。

我們的學校，除了家長們的工會捐助的兩名和共產主義青年團捐助的又一名津貼生之外，只能再賞送三名。此外沒有了。因此之故，畢業生裏面有二十六個人之多享不到這個權利。我們在密哈爾斯基家裏把這件事譚了許久，但是並沒有談出什麼結果來。在沙皇統御之下，工人農民和窮人的子弟，大抵是永遠進不了大學；那時的大學，是

資產階級，神甫，和白衛軍的子弟們專有的。而且那時候即使有甄別的考試，也不過看誰出錢最多。因為如此，大學只是貴族，財閥，官僚，和資產階級的子弟們纔能去的地方。(註一)

在同樂會中，那個和我同組的同學名叫維克多·夏霍甫的總是時時刻刻的和我纏不清。起初我不去理會他。他是個非常乏味的人，只不過會做詩；就全體而論，他是一股萎靡不振的樣子。這許是他爲了斯達西亞·微利波羅斯基 (註二) 而顛倒的緣故。夏霍甫向不踢球，但是有時候，旁人家正踢得起勁，他許無緣無故忽然間跑到球場裏去，舉起他那又長又笨的腿也想去踢一脚。賽球的人趕上去想推他出去，可是他似乎滿不在乎。弄到後來大家都發怒了，於是給他一頓好打；他這纔乖乖的

(註一)據我所知，至少從前北京的清華學校是有類似的腐敗情形的。要入這個學校的，誠然也得受甄別的考試，而且不止一次，不過你只要得到有力者的八行書，包你處處佔便宜——江。

(註二)他們的女同學，看新俄學生日記。

走出，擺出他獨有那一付傻相。有時候他又在下堂後休息的期間，²⁶一個人在過廳中踱來踱去，半句話也不說，一會兒忽然認準了一個男學生衝過去，把他蹣倒在地上。等到人家躺倒，他倒又安安靜靜地踱他的步了，好像什麼事也沒有過一般。被他弄倒的人，當然追過去給他一點王法——但是他同鴨子下水似的，不怕淹斃。我們把這種事講給靜巴爾拿（註）聽的時候，她往往笑起來，並且說道：“他真是個詩人。”於是學校裏大家都叫他作“無人知的詩人”了。何以“無人知”，沒哪個解釋得出，但綽號向來是這樣不求甚解的；而且那怕最不合情理的綽號，一叫出名，也改不掉。不過最近兩年以來，沒人叫夏霍甫什麼綽號了；和叫綽號正相反——衆人因為聽說他向某雜誌投了些詩稿而且在上面登了出來，於是都敬重他。詩的內容是什麼，我不知道。夏霍甫並且常寫些論文對我們宣讀——這恐怕纔是衆人把他敬重起來了的主要原因。他是黨外的人，從來沒入過共產青年團；但是毫無關

（註）女學監，看新俄學生日記。

係，他的文章總是驚人的。將天底下隨便什麼題目出給他作文章，他沒有哪一次不博得稱賞的。

這個夏霍甫，一時半刻的不離開我，後來我真被他纏的受不了了，於是就問他到底想怎樣。

“你給我下地獄去(註)”，只聽他說。

正當其時，有幾位女同學把我叫走——叫我出去划船，我記得是——我便把夏霍甫撇開了。

夜間當我們都上床去睡的時候(開會的期間，我們睡在密哈爾斯基家的左近一個稻草貯藏所裏面)，我聽見某人說道：

“你打算選哪一科，夏霍甫？”

“下你的地獄去吧！”

“我是把你當作朋友，好心問你呀。”

“不管朋友不朋友，照舊給我下地獄去。”

次晨我們正在池裏洗澡，這夏霍甫一絲不掛，走到了我面前，說道：

“我要找你替我做一件事。你願意做就做；不

(註)這固然可以譯為“揍你的蛋”之類，但我審這樣譯，

下同。——江。

願意做，你就給我下地獄去！”

“嘿，夏霍甫”，我答道。“我們二人都讀完了中學，受過所謂教育，如今你的嘴裏總離不了這套話，倒有點令人詫異呢。你無論要我做什麼，我自然都辦得到，但是——”

“傻瓜！”夏霍甫忽然自己對自己嚷了這麼一聲，撲通一聲，跳入池中，游泳開去了。

那時勿落卡·師墨卽（註）站在附近，我便問他道：“夏霍甫究竟是怎麼了？”

“我也說不清”，他說。“許因為他進不了大學吧，但是百分之九十是爲了斯達西亞·微利波羅斯基的緣故。你想必是知道的，她是——”

“且慢，師墨卽”，我打斷他道。“從前我揍過你不只一次了，我想你不至於還想嘗嘗 Kopf-schmerz（柯普甫——喜買耳茲）吧——”

“得咯，得咯，我不想再嘗了，”勿落卡說完，便急忙鑽入水中去了。我們學德語 Kopf-schmerz 來代表打破頭的意思；每逢勿落卡講旁人的壞話

（註）又一同學，見新俄學生日記。

的時候，我們總是用這個字來警告他。不過夏霍甫也真是一隻怪物；他不知是哪裏缺少了點什麼。

六月十四日：

我到工廠裏去訪范克·伯圖可夫(註一)，聽說尼可伯多日(註二)在那裏當社會學講員。

我對范克說道，“這一定於你大有幫助吧。”“倒不見得大有幫助，我恐怕”，范克說。“爲什麼不？他難道不是一個好人嗎？”“從你那學校的立足點來看，也許不能不說他是個好人；但是這裏的情形很不同呢。”“爲什麼？”我問，心裏有一點惱了。可是我並沒得到回答，因爲那時湊巧來了一個人將范克一把拉走。范克在工廠裏真忙，忙得和稠人廣衆中的一名義勇兵一樣。有千百樁事都得他一手經理；許多人跑來拉他——會兒往東，一會兒往

(註一)從前是個在街上賣紙煙的人——看新俄學生日記。

(註二)尼可伯多日係尼可來·伯特洛微出·歐日可夫之短稱，看新俄學生日記。

西；要想和他談話，再也辦不到。（而我正是找他談話來的。）而且有他媽的成千帶萬的黨（註）務工作等他去做。當我正同他談話的時候，一個瘦長條子走了進來，范克一見就責備他道：“你到這裏來蕩點什麼？”“我不是來蕩——我的意思是說——”“你的意思是說？你今天晚上的職務是什麼呀？”“唔，你瞧，我有一件事要問你。”“唔！唔！唔！什麼事？快說！我沒有功夫耽擱，”范克嘴裏這樣說，兩隻眼一直望着鉅。那人於是說了：“唔，聽我說。我這裏有一件事。……是件秘密的事。是關於我想去種的一塊地。……”

“嘿，你怎麼了？這是到了春天纔談得到的呀。現在我沒功夫管這個。我說，百希加！與其蕩來蕩去的什麼事也不做，你何不去同那般舊思想的人去談一會子。把各種土地上該怎樣種菜和那一類的事講給他們聽——這是他們愛聽的。我自己從前也是個舊思想的人。”

“不過——我不很會演說。”

（註）黨是指共產黨——英譯者。

“噢，何必擔心思；包你幹得了。現在就去吧！”

那人果然去了，我便對范克說：“喝，你居然是個頭領呀！舊思想的人，是指誰而言？”

“那是我們對於季工的稱呼。他們總不肯入共產青年團，一日到夜，只想和旁人家吵嘴。我們得把他們組織起來纔成。……你又要什麼，瑞柯伐？”這時進來了一個小身價兒的姑娘——她戴了一頂非常大的帽子，看上去活像一柄張開的傘下面生了兩隻腳——她看了我一眼，於是說道：“我又是爲哥拉茜謀伐的事來的，茫克。”“怎麼，出什麼亂子了？”“現在她把庫耳考甫迷住了。今天吃這個男人的肉，明天喝那個男人的血；完全瘋狂了，這就是她！你爲什麼不去說說她。”

“要我送她去看醫生嗎？醫生都是該下地獄去的呢。我自己便做過醫生。”

“噢，你說過你到這裏來之前本是樂班裏的歌人呀。”

“歌人？是的，我也許做過歌人。這位柯斯提亞便可以告訴你從前我做過什麼。不過你不要認真，

你一定明白方纔我說的是玩話。”

“假使大家都像你這樣說玩話就好了！”瑞柯伐說，不懷好意的一笑。“可是我們該把哥拉茜謀伐怎麼辦？你無論對她說什麼話，剛開口她就‘Tra-ta-ta, tra-la-la’的唱起來，一面唱一面走開了。我甚至於忍嚇過她說要去報告區黨部，她聽見了也不過笑笑。事情已經鬧大了，不是兒戲了呢！”瑞柯伐說，這時候她很生氣了。“受損失的是工廠；因為她姘上了誰，誰的出貨便立刻減少百分之七十五。淫貨！Tra-la-la，怪不得你這樣高興！看看她在那裏的那付神氣，”瑞柯伐指着窗戶外頭說。

“哥拉茜謀伐，上這裏來，”范克提高了嗓子叫。“婦女部開會，你爲什麼沒去？區黨部的會，你何以也缺席？還有政治訓練班（註一）怎麼也不見你的面？這些你都看作一文錢不值嗎？而且你還得告訴我——我們的‘掃除無智識’（註二）工作交給誰去做呀？”

（註一）‘政治訓練’在下面有時譯爲‘政治經濟原理。’

（註二）參看新俄大學生日記林選合譯本頁二六六。

“怎麼，范克，你這是犯了什麼毛病了？”那女子在場地當中停着了腳說道。

“我並沒犯什麼毛病。可是農民扶助社，農民保障社，壁報，列甯龕，(註)‘都交給誰呢？’范克不去理會她，只往下說道，“合作社又怎樣？衛生部又怎樣？空軍化學又怎樣？兒童之友的工作又怎麼樣？你給我立刻到這裏來！”

我和瑞柯伐都走了出去。“這回該你聽她的‘tra-ta-ta’了，”她往外走的時候，嘴裏叨叨着。我不知爲了什麼，不想同她交譚。

在場地上我遇見了那個叫百希加的人。

“你何以對於種田有興趣？你是個農民嗎？”我問他道。

“我的父親許作過農民，”他馬上答道。“我可是什麼人呢？我們在工廠裏住了三十年了。”

“那麼你爲什麼同范克談起耕地呢？”

(註) Lenin's Corner, 又名“Little red corner”，其處有列甯的半身像，覆以赤旗，共產黨人開會的場所中均有之。——江。

“因為我不得不如此。”他慢吞吞的說道，同時忽然間很懷疑的瞟了我一眼。“你是什麼人？你是黨內的還是黨外的？”

“我是黨內的。”

“噢，那麼，不要洩露了消息吧，”他急忙的說，於是走掉。

我有許多事要向范克譚呢。

六月十六日：

維克多·夏霍甫真是一隻怪物。他今天來看過我，起初半天不作聲，後來忽然問道：“你選定了哪一科沒有？”“沒有，還沒十分選定。你選定了嗎？”“沒有，我也沒選定。你現在忙的是什麼呀？”我便告訴他我在溫習社會學和數學，預備去應大學的入學試驗，但是他不等我說完，忽然打斷我的話頭道，“嘿，假使我託你一樁事，你能替我辦到嗎？”“那要看是件什麼事。”“噢，那我就說明吧。我有一位哥哥。我不知道現在他怎樣了。他失蹤了已經六年工夫。唔，你看——連我也不知道是爲了什麼。無

論怎樣，他將來如果出現，我這裏有一件東西，要給他。”

“是件什麼東西？”

“並非什麼有關係的東西。不過是一本小書。我相信我一定會遇見什麼事，倘若真遇見了，我想請你把——”

“我曉得了。可是你難道沒有父親嗎？”

“我不——相信我的父親。你雖然是個該下地獄的大傻瓜，爲人卻還誠實。”

“你的臉子真他媽的厚，夏霍甫”，我氣得很厲害的說。“你去找一個比我聰明的人吧。我雖然和你一樣，是個該下地獄的大傻瓜，可是你那種鬼頭鬼腦的事，我倒不能替你辦。”“你不替我辦嗎？”“不替你辦。”“好吧，你就給我下地獄去！”他說罷就站起來，在房間裏踱了一小會兒，於是又探頭往門縫裏一張，回轉身來說道：“你真不替我辦嗎？”

“老早同你說過了。給我下地——。你難道不來打攪我就不行嗎？”

“要是我在你面前下跪，你肯不肯呢？”

“你要是下跪，我就要把爸爸叫進來，兩個人笑一個飽。”

“聽我的，柯斯提亞。你叫不叫，我都不在意。隨便什麼事也不在我的意。不過我一向曉得你是個好人。現在我對於你提出最後的請求了——你難道不肯答應我嗎？”

“噢，憑什麼這是最後的請求？你身上要出什麼事了呢？”

“哦，我想——我恐怕要出事。無論如何，那是你不能了解的。你簡直是個球。”

“球，什麼球，他媽的？”

“圓溜溜的東西……沒有邊緣的。”

“你自己是什麼呢？”

“老實說，這不值得討論。無論怎樣，我要交給你一本小書，將來假使他出來打聽我，就請你把這書交給他。”

“好吧，我就這樣辦。可是我要問一句——這不是什麼反革命的東西吧？”

“不，決不是什麼反革命的。你明白？你可以打開來讀它一個痛快淋漓。不過千萬別給旁的人，或者讓旁人看見。我不願意你這樣。”

維克多·夏霍甫於是交給我一個小包，走了出去。我當然立刻把它打開來，只見裏面有一小本古書，首頁上的題目，文如下：

日歷，

基督降生一八零三年

維達利·費道洛微支·夏霍甫斯考王子

下面便是歷本，還有一小張摺起的紙，這紙因為年代久遠了，已經變黃，上面用花體寫着以下的幾個字：

余之後裔，務須做共濟社友（註），至囑至囑。

共濟社友的事，我聽見過些。我記得他們常在夜裏開秘密會，擎着長劍，你撩我，我撩你；於是有一個人躺到一口棺材裏去裝死，其餘的人便圍攏去，拍打他的光頭，表示他已經真死。我們學校裏的一個

（註）Mason

教工(註)告訴過我們，共濟社友們雖自稱爲“自由共濟社友”，其實他們大多數是資產階級中人。

我把夏霍甫家的歷本翻看下去，看到不少有趣的東西。比方說，其中有這麼一首詩：

福哉憐貧者。
止淚乃智人。
天堂般歡喜，
只在此人心。

以下還有同樣筆跡的若干條記事（想來必也是那個夏霍甫斯考王子手寫的）：

二月二十日。——余之農民提摩非·伊帕陶甫，因懶惰被管事鞭責。余賜之藥，背上傷處，當可治愈。但果能收效與否，亦殊難言耳。以銀幣百又十枚購一棕色馬，名喜鵲。

決將農民三戶售與哥靈斯基。渠先付余銀幣八十枚，全價爲三百枚。

二月二十六日。——報載國軍已與法蘭西

(註) 俄文是 Shkrab (Shkolnyi Rabotnik, ‘學校工人之簡稱’), 學校教師也。看新俄學生日記。

人接觸，於昨日下午開火，今日夜半始停戰。

購斑文牝馬一匹，當付銀幣百廿枚整。

又購詩篇一冊，係一五六四年舊寫本。

三月廿四日。——婢女費克盧希加有淫行，令鞭責之。已與以藥。

天堂般歡喜，

只在此人心。

(共濟社歌)

三月二十一日。——余僕希道加，去之上帝矣。此藥何無效乃爾。須再以六戶售與哥靈斯基。渠親提議之也。

五月四日，余因各甫日爾加脫逃登一通告於新聞報；但初八日渠自動歸來矣。所需之藥，已交管事。余名下之農民提摩非·伊帕陶甫，死於此月初三。渠實一善良，老誠，勤於工作之農民，願上帝憐恤其靈魂。

新聞報載稱：土耳其政府公布，此後所有詔令文件，一律改簽“法蘭西大皇帝及大帕帝夏”，以前所用“法蘭西朝廷”之名稱，決廢止之。又巴

瓦利亞公主奧古斯塔·阿瑪里阿與寶哈奈結婚於慕尼黑城。寶哈奈已被波那帕特任爲意大利總督，並易名爲由塵·拿破侖。波那帕雖爲其濟社友，固一賤種與篡權者也。

六月十六日，余之田奴被鞭責者二。一爲管事，對於主人失敬故；一爲女婢費克盧希加，又犯淫行故。皆賜以藥。

六月二十三日。——在所愛之嘉禾別墅中書此。窗外花園，萬紫千紅，遊目其間，不禁憶及不朽之加勒利耳·德若文最後之詩句曰：

光陰若湍流，捲去古今

多少帝王偉業，英雄圖謀。

Indictum 1—10. Sun circle 3—7. Moon circle F. 1—19. Basis G. Epacta H. 1—0. The Limit —Omega.

其餘的與此相彷彿。裏面到處是古昔的那種煙瘴氣的東西，但是有一件事實非常顯而易見——那個老地主動不動就鞭打他的人民，打了之後，又給他們藥，而這種舉動，他叫作“憐貧”。

關於從前這種田奴主，我從書上也讀到過不少，但是能令我看出他們真是一羣畜生的，莫過於此日歷了。

我非問夏霍甫不可，他這種舉動用意何在，倘若他不肯解釋給我聽，以後最好給我滾遠一點。我覺得這一小本書是農民的血和地主的假慈悲的眼淚浸透了的。這個夏霍甫斯考王子，顯然是地球上自有生民以來的第一條惡棍。

六月二十日：

我正住在佛斯柯瑞散司克地方婦母的家裏，今天(註一)得到了一個有趣而且頗有點荒唐的經驗。我把我的時候很用了些在樹林子裏亂跑；我成心要獨自個兒遊蕩，讓我覺得自己好像是個野蠻人，隨時隨刻可以碰着一個對頭——比方說，一隻犀牛或者一匹野駱駝之類。

昨天(註二)我把身上的衣裳一齊脫下來，藏在一棵空心的樹幹裏面，於是手裏拿一根又粗又長

(註一註二)這兩處必有一處是英譯本錯了。——江。

的棍子，開步走去。我在什麼書裏念過，一個美國的獵人曾這樣過了兩日。他說你假使不去碰樹林子裏住的那些東西——鳥咯，獸咯，蟲咯——它們也決不會走近你。

起頭是很愜意的，微風吹着，我在軟活的青草地上緩緩的步行着。我自然不希望碰見誰，免得被人家笑，但是我是無論什麼都想試一下子的，所以也管不了那麼許多。從前在學校裏上體操功課和行日浴的時候，同學們除了短褲之外，的確是什麼也不穿——但是這畢竟和完全裸體還很不同。

(註)

我走到了一條小溪，便在溪旁邊太陽照着的青草上面，伸直了身體躺下去。不到一刻功夫，長脚蚊蟲咬起來了。起初我還用手拍它們，但是一會兒又記起那個美國人來了——他是從始至終，抱牢了什麼生物也不殺害(除了他吃的鱒魚而外)的主義的。於是我就起身離開了那塊地方。不料長脚蚊蟲追了上來。最後我只得跑，直到找着了一塊沒

(註)看學生日記林強合譯本頁卅八。

有蚊蟲的地方；那裏也有一條溪，兩岸全是沙土。稍停蒼蠅又來和我大為難了，可是我耐着煩一面趕蒼蠅，一面行了個長的日浴。那時候太陽正在落山，我心想現在離家已經有四哩多地，再不動身回去怕就來不及。於是我便沿着小溪走，愈走水面愈寬，已是一條小河了，後來走到了有砍下的枝條的地方，我便改變方向，朝正右一棵鋸過的松樹而行。我照着我所記得的原來的路走，想回到我藏衣裳的那棵樹。這回可真糟，我竟找不着那棵樹了；樹的確是有一棵的，形狀也和那棵很相像，只是樹幹裏面不空。於是我又走向小河旁有砍下的枝條的地方，步步留心，另換一條新的路走去，這條路我以為總是對的；孰料我忽然間看見一羣鄉下姑娘迎面而來；我便躲在一叢短樹後面，大聲喊道：

“快點走過去！”

她們只是尖聲的笑和叫喚。

“大家看，天底下沒有這樣不要臉的男人家，穿着娘胎裏帶來的衣裳在樹林裏走！孽孽麻往他

身上抽啊!”

來的人是一大幫，而且我看見有幾個已經從我的背後圍攏來，另幾個並且真在那裏探麻。我便舞動手裏的棍棒，對她們喊道：“看見這根棒沒有？還是躲開吧！”

她們簡直不管，叫着笑着走近來，直到用長的枯枝可以抽着我了，我這纔提起腳來就逃。起初她們還假裝追我，後來卻停了下來。我在樹林子跑了半天，冷風吹來，我真不知道該怎樣纔好。最後我跑到了一塊沒有樹遮蓋的地方，這裏的光線足些，我抬頭一看纔知道太陽就要下山了。我從舊史詩裏讀過，古代的騎士常把耳朵貼在地上，聽聽敵人是否追趕了來。於是我也這樣做。這也許是極愚蠢的舉動，可是我倒要知道，假使旁人處了我的地位，他有什麼高明的辦法。我把耳朵靠在地上聽，居然聽見聲音了——牛羊叫的聲音，於是知道有羣牲口走近來了。我高興得非凡，因為我明曉得既有一羣牲口，必定有牧人跟着。稍停果真來了一羣牲口。可是我一看便覺得驚訝，因為那牧人不是跟

在牲口的後面，而是在它們的前面步行，手裏擎着書讀，鞭子拖在地上。

我對他喊道：“嚶，同志！”他大概吃了一驚，不過沒表現出來，他問道：

“什麼事呀！”

我把我的冒險講了給他聽，請他給我想個法子。“那棵空心樹是怎麼一個樣子的呢？”他問道。我便對他說樹是很寬很深的，全樹林子只怕沒有和它一般大的了。

“那一定是枯日加溝旁邊的那一棵，”他說。“一定是那一棵。來啊，非力普！”

一個穿大馬甲的男孩子從牛羣的背後走了出來。牧人把他的馬甲脫下來擎給我。“你至少可以把下體遮蓋起來吧，”他說。

我把馬甲穿上，牧人囑咐那男孩子把牲口看一會，於是陪我去找那棵空心樹。我們一同走着的時候，我把牧人端詳了一番。他是個很年青的人，我問他道：

“你讀的是本什麼書？”

他遞了給我。原來是屠格涅甫的父與子。

“噯，你都看得懂嗎？”我一個不留心問出來了。

“怎麼會不懂？”牧人欣然的說。“不懂我也不來讀它了。”

“你從哪裏得來的呢？”

“從農業森林工人協會（註）借來的。”

“噯，你是個會員嗎？”

“我當然是個會員。所有的牧人，連做季工的也在內，都加入了工會。難道你以為牧人就不算人嗎？你是做什麼的呢？”

“我剛從中學畢業，現在正預備進大學。”

“哪一科？”

“我還沒決定呢。文科吧，也許。”

“我在數理科。”

我吃了一驚停着了。“你的話是什麼意思？”

“今年冬天，我是大學二年生了。”

“可是——你是個牧人呀。”

（註）英譯本僅用會名之首字母，原本想亦如此。

“是的，是牧人又怎麼樣？夏天我是個牧人。冬天我是個大學生。”

“噢，我這可明白了。貴姓？”

“我的姓姓得古怪——是我分拏金。所以同學們都叫我‘拏金的人。’”

“但是，我倒要問你，你從中學畢過業嗎？”

“沒有，我起先進的工人部，後來轉到數理科。喏，這裏是你要找的那棵樹。”

“果然是那棵樹。我便把衣裳拉出來穿在身上。牧人立刻回轉身去看他的牛去了。”

六月廿六日：

我遇見了絲羅伐·獨比雷，她開口第一樁便把她很高興的一件事告訴了我——她學速記了。“在速記學中，”她說，“最要緊的是熟練；至於用什麼符號，那是毫無關係的。”她特別覺得快活的是她曉得她將來能希望獨立，不再靠她家裏的人。她家裏的事，照舊很糟。他們已經打過好幾場官司了，可是她的爹決計無論如何不走開，而她的娘也

不想撒手。(註一)

我把維克多·夏霍甫講給絲羅伐聽，她也以爲夏霍甫是個怪人，而且許有神經病。我心裏有點不快，因爲我沒把他的書帶在身邊，否則可以拏出來給她看了。

我們正要分別的時候，絲羅伐站得遠遠的和我握手，忽然之間她說道：“勿賴得倫 (註二)，你是個男子，所以你恐怕不能夠了解我獨立了是怎樣的快樂。你是男性心理，所以你不容易明白革命給女子造的福。”

我覺得有點趣。

“你怎麼能知道，”我問道，“女子在革命之前是怎樣感覺的呢？”

“我的本能可以告訴我，”她很懇切的說，“那是生就的，跟着娘的奶一齊吃到肚皮裏去的——”

(註一) 絲羅伐是日記者的女同學。關於她的家庭情形，看學生日記林張合譯本頁二四七及他處。

(註二) 這是撮取列寧氏姓名 (Vladimir Lenin) 的首音混合而成的名字。看學生日記第一日日記，及他處。

你是永遠了解不來。到了現在，女性的心理已經整個兒翻轉來了。女子在從前千百年間，完全倚賴了男子；她是鎖在男子身上的；於是忽然間——。不瞞你說，我很知道你們男人家——連最好的男人家也在內——對於姑娘們存了什麼心。你們所要的，不外乎玩弄她們一下，跟她們同居個把星期，然後把她們丟掉。”

“你何以知道？”我聽了很詫異，所以問道。

“這種事我看的多了，所以知道。男子——天之驕子——和女子玩膩煩了，便鼻子朝着天走開，好像沒他的事一般。而這種敗類以後卻看不起女子，把那和旁人發生過關係的女子，簡直看作犯罪似的。利亞卓夫，你可知道，”絲羅伐很生氣的說道，“現在甚至於在英格蘭，一個閨女若是犯了那種所謂罪，便莫想再進所謂體面的家庭？”

“但是這般人活該下地獄就完了，絲羅伐，”我說，“那是資產階級的——”

“不然，這個道德律在全世界還普遍，所以是個問題。哼，甚至於在我們的工人寄宿舍裏面，女

管事見了‘這種’閨女還不由自主的朝她作鬼臉。但是話也不必說得那麼遠。且問你自己是怎樣的？你在這方面的見解是健全的嗎？你毫不介意一個姑娘同一個男人家同居過嗎？”

“我實在不介意。”

“這是誑話，”絲羅伐叫了出來，“其實你很介意，困難就在這兒。但是除了兩性間的關係之外，還有旁的重要之點呢。此刻我沒有功夫去細說；但是記清楚我們女子現在是解——放了，我們再不是你們的奴隸了，你們這般自命不凡的天之驕子！我們和你們平等了；豈但平等，我們超過你們了，因為我們能夠養出新的人來——這件事你們便做不到。而且我們在各種事業上都要力圖進步——我們要做工程師，兵士，發明家，美術家——我們就在你們自以為最擅長的事情上打敗你們。”

“每個頭腦裏過燃着的火把，”我說。

“什——麼？”絲羅伐說，忽然止口了。

“這是我聽見一個演說家說的。他是這樣說

的：‘每個頭腦賽過一個燃着的火把，每顆心賽過一個 Oriflamme，每個思想賽過一桶炸藥，’我們倆都笑了起來，於是絲羅伐又問道：

“可是 Oriflamme 究竟是什麼東西？”

“我也不知道。是個兩音節的字吧，我想。可是你剛纔說的那番話並不是你自己肚皮裏的話，你肯不肯承認？”

“你這是什麼意思——怎麼叫不是我自己肚皮裏的話？”

“我是說你想必是從哪裏聽了來記牢的。得了，承認了吧！”

“自然，有許多話也許不是我的，”絲羅伐說，“但是只要我覺得那是我自己也要說的話，不就完了嗎？我老早同你說過，你是不會了解的。革命給女子造的種種禍，是無論哪個男子永遠不會了解的。”

“可是你決定了將來做什麼事沒有？”

“我打算去學醫學。”

“如此說來，你將來是要作醫生了？假使五年

之後，我走進你的診療所，說道：‘醫生，我肚子痛，那時你將要把我怎樣呢？’

話剛出口，她一把捏住我的頭頸，拚命的搖我，直到我叫出下面的話來，她纔放手：

“哎呀，絲羅伐！放掉我，不然我可就要告訴你的所有的病人，你是這樣替他們治病的！”

六月三十日：

我剛走進工廠的空地，范克看見了，打開窗對我喊道：“柯斯提亞，到這裏來！我有一件工作給你。”等我走進委員室，他便說道：“你看，我們和我們的季工起了點爭執。我派剛耶·琪日同志去調話，不料他們幾乎把她的頭都打開；百希加你是曉得的，又太沒有能耐。工人裏面有些個是很好很謹慎的人，受過政治訓練。但是另外還有一個老腐敗——這個人算是他們的工頭。他們稱呼他‘頭兒’，唯他的命是聽。你若談到宗教問題，他們簡直連靜聽都不肯。你剛開口，他們就提出種種問題質問你。他們先問：‘你是相信什麼的？’如果你說你什麼

也不信，他們就答道：‘不對，你不過是對着門上掛着的那紅布條子禱告，而不對神像禱告罷了。’他們還說，你的神名叫加拉馬拉(註)，並且叫你替你的神驅些石像，用農民的血去喂它們。”

“可是現在，范克，總決不至於還有這種人吧！”

“他們是從麻利斯基省那塊地方來的；而且也並不是個個人那樣頑固。不過他們的工頭卻是，大家並且都服從他。今天是星期日，你去了可以看見他們都在大宿舍裏面。剛耶·琪日已經去向他們演說了。你與其蕩來蕩去的一點事不做，不如同百希加一齊到那裏去吧。”

百希加和我還沒走到大宿舍，已經聽見遠處叫鬧的聲音。我們走進了點，看見一羣工人坐在一堆木板上面，另有一個披紅圍巾的少女——這當然就是剛耶·琪日——正和一個老頭子辯論得很激烈。“我們不願意和你們這批加拉馬拉信徒有來往，”只聽老頭子叫着說，“政府，我們是贊成的！你

(註)Karl Marx.

們讓我們去就是了！柯爾札克當權的時候，我們就表示過是站在哪一邊的了！”

“且慢，阿叔，剛耶想打斷他的話頭。

“我並不是你的阿叔。我們這一夥人是相信上帝的。我們不像你們——旁人掣出一塊紅布條子給你們看，你們就跟在後面作走狗。上帝罰你們的靈魂永遠落地獄！你從哪裏來，就給我回到哪裏去。連你們閨女們也穿起長褲子來了(註)，不要臉的賤女人！下地獄的貨！”

剛耶姑娘一定是覺悟沒有說服老頭子的希望了，因為她這時把老頭子撇開，改向工人們說話了。

“同志們，”她說，“世界上的資本家正預備再和我們打一戰！國際的資產階級也準備再來干涉我們。所以你們必須專心的研究政治經濟原理。你們是做手工的，我是工廠裏的工人；無產者彼此必須攜手……”

百希加和我剛到場的時候，那老頭子忽然把

(註)或譯‘也學起男人家來了’——江。

手從剛耶的頭上伸過去，想拉掉她的圍巾，他嘴裏嚷着：“擎掉它，擎掉那反基督的記號。懺悔，你這一——。”可是剛耶一拳打過去，老頭子滾在地上了，衆人還沒笑完，他在泥地上把下半句話補足道：“巴比倫的淫婦。”(註)

“且看這講究體育的效果！”百希加低聲對我說：剛耶卻照常講下去，好像無事一般。“同志啊，資本家對工人的戰爭必須完完全全的消滅掉！真令人想不透，像你們這般赤色青年竟不願意加入共產青年團。我們工廠中的女子至少有百分之三十以上已經參加青年團的各種社會事業了……”

我們大家都沒注意到：那老頭子老羞成怒，早已走到這一羣人的那一面去。他出其不意，用一根棒朝剛耶的背上重重的打了下來。剛耶站立不穩，氣喘吁吁的，躺倒在地上了。百希加像隻活老虎似的，一蹿便跳到老頭子身上，他奪了他的棒，舉起來在頭上揮舞，嘴裏叫喚着：

“你難道講打嗎！”

(註)基督教聖經中語——江

“她不是先拏大拳頭打我嗎？”老頭子忿忿不平的說。

“哼，你們這般不講理的東西！”百希加叫喚道，一面叫，一面走近他們，拏着棒直舞。“我們來同你們譚譚耕田種菜，你們倒反拏棒打我們。……你們這般腐敗鬼！……我自己也是個種菜園的人呀！”

“這般暴徒！”剛耶帶着痛苦的樣子說。“而且正打在我本來有毛病的這一邊。該落地獄的東西！百希加，我們走吧。”

“別走，這樣硬走可不成，”我嚷道，走到老頭子面前。“老頭子，聽我的，你不知道蘇維埃的法律嗎？法律不準你打人。既然打了，你就得受罰。走，僭們到義勇兵營去！”

“我纔不怕你們這般反基督黨，”老頭子面不改色的說。“你說到哪裏，僭們就到哪裏。”

“隨他們去，”剛耶說。“跟我來，同志。義勇營不到這種事。走吧。”

七月四日：

我今日去看尼克伯圖日，得了一個很奇怪的印象回來。我且把我們的談話，越準確越好的記下來。

尼克伯圖日說，個個人具有他所屬的階級的特徵，不但他的內心如此，他的行為亦然。這話自然不錯，可惜的是他把這個觀念和旁的觀念攪在一處了。那時我們正譯着范克·伯多可夫。

“伯多可夫是一個，”尼克伯圖日說，“純粹的無產者。”

“范克從前開過小店，在街上賣過煙捲，這都撇開不論了嗎？”我問。

“自然可以不論。內亂的時候，連成年的廠工也在自己家裏造自動點火器，但是我們並不能因為這個便把他們算作手工工人。”

“也罷，可是你對於愛侖拿·尼其底克那又將怎樣說呢？”

“我的親愛的柯斯提亞，”他面上帶着憂愁的

樣子說，“我們都是無階級的智識者。從前我們是服務資產階級；此刻是服務無產階級。這種兩重的關係和教授法中的兩種關係一樣，一定會影響到我們的工作。”

“但是你現在的確是個勤懇的工作者，”我說道。“這還不盡夠嗎？”

“這的確還不夠。假使你想讓你的工作有百分之百的效能，你得在合式的空氣中重新出世，長大成人。”

“且聽我說，尼哥來·伯特洛做出，”我說。“我碰到過一個青年工人，名叫百希加·勃瑞哈甫的。他從沒到過鄉間，可是他一天到晚不停嘴的講農業。像他這個人，你又怎樣子歸類呢？”

“我看這並沒有什麼希奇，”尼克伯圖日說。“俄羅斯主要是個農業國，所以哪怕廠工都個個人多多少少的在土地上生了根。”

“那麼，你以為我是屬於什麼階級的呢？”

“你自己以為你屬於什麼階級，柯斯提亞？”

“我自己想做個無產者。”

“你屬於什麼階級，自然很難說，”尼克伯圖日沈思着說。“但是無論如何，你的日子總比我們的容易過。比方說吧，你對於生命和對於工人階級覺得負責，這樣便使你高興活在世上。至於我呢，比方說，卻不同了。”

尼克伯圖日在房間裏徘徊，嘆了一口氣。

“我的親愛的傻孩子，”他說。“生命已經強過我的頭了。我從前把生命看作一個笑話。你知道我是怎樣長大的嗎？這個故事，我應該從頭到尾講給你聽一聽，不過——我真沒有空功夫。但是要緊的只是這一段。我小的時候一做錯了事，我的爹總是用鞭子抽我，抽得我大聲叫喊，像個汽機。他然後把挑夫叫進來，兩個人一同把我扛到牛棚裏去。那隻老母牛真大真可怕；她一面嘴裏嚼着草一面用眼睛釘着我，從她的寬大的鼻孔裏吼吼響的朝着我出氣。起初我很害怕，後求我膽子大了，倒反置身槽中，從那裏往下把吐沫吐到牛的鼻孔裏去。我對於生命，也是這樣看待的。起初我怕生命，但是到了後來，我唾它——一直唾到它的鼻孔裏去！經

過很長的一段時間，老母牛總是忍耐着，照常嚼她的草。後來她一定是被我睡的厭煩起來了，有一天便氣鬨鬨的叫。她叫了好一晌工夫，我在槽裏面簡直嚇得半死，無論何時，總提防着她用犄角來觸我。但是老母牛始終沒來碰我，喊了半天，它又回到那永遠吃不厭的草去了。‘啊啊！有了！’我心裏想，於是我抓一把乾草在手裏，搓得粉碎，認準了牛的鼻孔灑過去。一會兒我覺得瞌睡來了，不知不覺的便在槽裏面躺下去睡着。正在那兒做着好夢，忽聽見一聲像雷響或者開砲的聲音，彷彿房頂整個兒倒下來了。我一吓便跳了起來——睜眼一看，你猜是什麼？原來是牛打嚏。這可讓我大生氣了，索性一大把一大把的乾草往牛的鼻孔裏直拋。你相信不相信？那母牛莫明其妙的看了我一會兒，於是慢慢的轉過頭去，把尾巴朝了我。”

“沒有下文了嗎？”我問道，眼睛裏彷彿活潑潑看見小尼克伯圖日坐在槽裏面，正拏乾草末子朝着牛灑。

“不幸的很，沒有下文了，”尼克伯圖日說。

“而且還不幸的很，這個比方和我一生的境遇一直對到底。我的生活也和那隻老母牛一樣。”

“這是無意識的話，尼哥來·伯特洛微出，”我說。“你的生活決不是那麼糟。人人都愛你敬重你——”

“並非人人這樣——此其所以糟也，”他打斷我說道。“唔，我不該把令人氣短的話說給你聽”（其實他何嘗說了什麼真叫我氣短的話），“現在讓我結束，講個小故事——偉人傳記體俄國歷史——給你聽。”

“我不愛聽故事——但是你要說就儘管說吧！”

“其實絲毫不是故事，”他說，“是關於我的一位相識——一個名叫羅曼諾夫的公民——的實事。此人有好幾個兒子，生下地後，他就照着俄國歷史上次第出現的大人物給他們起名字——這裏所謂歷史，至少是從前學校裏教的歷史。此人的頭幾個兒子，叫歐來格，以高爾，和斯維阿陶斯拉夫，但是他們都是出世不久就死了。羅曼諾夫自然不

肯就這樣停止。以下的本應該叫以望，但他因為以望的暴虐出名，所以沒用；鮑瑞斯·哥都諾夫的名字也沒用，因為他是篡位的；伐希利·舒斯基又沒用，因為他是個僞君子。但是此公很尊重米迦耳，為的是他登位以後，俄國纔從多年的無政府的局面轉為和平，所以他的長子便叫米迦耳。愛來格隋的名字他也沒起，因為愛來格隋雖然有‘柔和’的美稱，另外卻沒有什麼與眾不同之處。大彼得也是他所佩服的，所以次子的教名就叫彼得。保羅是個瘋子，當然又不用。他給第三子起了亞歷山大的教名，去紀念歷史上的天命亞歷山大；頂小的兒子叫尼古拉斯，是紀念尼古拉斯那位‘太平天子’的。他這樣的把十七，十八，十九，和二十世紀起頭的偉人都紀念到了；這個喜歡兒子的爸爸，又常叫米迦耳‘十七’，彼得‘十八’，亞歷山大‘十九’，尼古拉斯‘二十’。”

“這哪裏是俄國歷史，”我鄙夷的說。“這不過一串沙皇。”

“對啊，我的親愛的柯斯提亞，這正是我的意

思；歷史一門功課，從前就是那樣子教的。不必說旁人，我自己就那樣教過——自然是說在從前的學校裏面。但是我的故事還沒完呢。大爆發來了以後，一切舊的觀念都顛覆了，用個比方來說，都化爲塵埃，飛到天上去了。丹尼乾的軍隊在賈利陶波耳攻打一個飯店的時候，米迦耳，彼得，和亞歷山大都很悲壯的死掉。城破之時，他們都喝醉了，據他們的父親說，他們是被多數黨人的祕密隊槍殺的。現在只剩下尼古拉斯沒死，不過他的名字所紀念的那個尼古拉斯‘聖’人，早已在埃開特林堡附近的一座樹林子裏燒掉，從那時起，他的父親覺得尼古拉斯也跟着倒起霉來。比方說尼古拉斯想製皮鞋油吧，結果只做成什麼也不像的黑漿；帶一口袋麵粉到那裏去吧，一定會給管糧食的偵查隊捉到；謀事吧，剛到手就許忽然間裁員。因爲日子很不容易過，羅曼諾夫公民便決計把名字改爲馬賽雷索夫，並且天天和尼古拉斯麻煩，叫他也改。可是尼古拉斯抗議道：‘無論如何，我是不改定了。’馬賽雷索夫無可奈何，只得暗地裏嘆道：‘咳！當初我

爲什麼沒把他的名字取爲列昂呢！’列昂是紀念誰，你自然明白。而且私下裏他的確叫他的兒子列昂。”

“你的故事，我聽不懂啊，”我說。（其實我是一點不愛聽。尼克伯圖日的談話，與往常完全不同。他這個故事，我著實聽不下去。）

“到底你的用意何在？”我問他道。

“我的親愛的柯斯提亞，老實說吧，有一個問題時常擾亂我的心胸——這就是俄國智識階級的問題。但是我們改天再討論吧。”

這怎麼會扯到智識階級上面去了？自己平素佩服的老師忽然變爲隨嘴說糊話的，看了焉得不心痛。難怪范克·伯圖可夫不以此爲然。

七月六日：

絲羅伐時時刻刻把她的速記簿子帶在身邊，一有機會便把所聽見的話速記下來。我和她談話的時候，她總是不停手的寫。我把尼克伯圖日和我的談話，講給她聽。

“假使我是個小資產階級者，我將要說這位先生‘這裏出毛病了’，”她指着她的心窩說，一壁仍在寫。我覺得羨慕她，並且問她照她的意思我可以擊什麼作永久職業。她勸我學外國語言——例如法文英文，說我學好之後可以做翻譯的工作。但是我想我未必有這付耐心。

七月八日：

我今天弄得非常尷尬。自從那天工廠裏鬧事以後，我總沒見過范克·伯圖可夫，直到今天，我纔到他那裏去。我走到的時候恰巧是休息吃中餐的鐘點，委員室裏面，滿滿一屋子的人。但是范克立刻看到了我，高聲叫道：“這裏又來了一位青年——他也是一個游蕩專家。”老實說，范克對我談話時那種新的命令式的派頭，我是不喜歡的。我承認他是個活動分子，手邊堆滿了黨務工作，可是他不應該藉口這個便那樣子朝着我嚷，至於究竟哪裏不好，連解釋一下也不。

“不要這樣的叫喚，范克，”我說。“你現在已經

成了習慣，動不動就擺出張百倫式的臭架子來。”

“你頂好說給我們聽聽，”他說，“你上次對於做季工的工人是怎樣處置的。”

“我不是你的屬員，連你的區黨部我也不屬，所以你沒有指揮我的份兒。”

“噢，我知道了！”范克說。“可是無論你屬於哪個區黨部，上次你總幫我們對付季工來着呀，萬料不到事情沒完，你不怕羞的跑走了。”

“無論怎樣，要對付那般工人是不可能的，”我答道。

“什麼事不可能？天下沒有不可能的事，”范克忽然憤憤的說，“像你們這批人，只有遊蕩是可能的。那個老頭子不是至多只是他媽過去時代的鬼魂嗎？我自己已經和做季工的演說過，知道他們裏面很有些於青年團有用的人。而且他們也願意加入，不去求得老頭子的許可。虧你們這般人倒跑到我這裏來說什麼不可能。”

這時我總覺到，那天和我一同去對付季工的那個百希加，也在委員室裏面。他眼睛看了地站在

那裏，顯出非常之窘的神情，兩手直搓他的小帽。我看了更加氣得了不得。“你說話活像一個軍閥和帝國主義者，”我對范克說，“我是反對這個的。等你頭腦清楚點的時候通知我一聲，那時我再來找你說話吧。”

“噢，你這中學畢業——”范克說，其時我已經背轉身出來了。百希加也跟着我出來。

“他天天這樣說話嗎？”我問他道。

“聽我說……這是唯一的方法。衆人都是無智識的。所以他非如此不可，”百希加說。“這工廠整個兒靠他調度。但是，你要知道，他並不是一天到晚罵你的，”他欣然的說，自己一個人微笑。“他有時候真是非常的心慈。不過是他們要把他調走了呢。”

“他將要到哪裏去？”

“他們把他送去進國家經濟學院。你明不明白？他將來一定成一個行政專家——總裁。他是這種的角色！”百希加傲然的說。這，我倒不知道。范克也沒高興告訴我。原來他也要到大學裏去了。百

希加這個人，我倒愛看些。

“那麼，你的那一塊地的事，你同他說過沒有呢？”我問道。

“沒有，還沒說過呢，”他勉強回答我；“他太忙。”

“讓我幫你一把，”我說。“我們何不一同到圖書館去，借點章程——”

“不必，不必，這是件祕密的事情，”百希加急忙的說。

“既然我們倆都是青年團裏面的人，怎麼這件事還是祕密的呢？”

“話固然不錯；但是——。你知道了也許笑我，”他喃喃的說。“等着吧！將來我完全告訴你就是了。僑們下次見面的時候。”

七月十三日：

一件可怕的事發生過了，現在我還有餘悸呢。我正在街上走，忽見靜巴爾拿在街的那一邊狂奔，臉上的顏色灰白，神情非常緊張。我追上去把

她拉住。

“出了一樁不幸的事了，”她說，“義勇兵剛纔來叫我就去。夏霍甫在斯達西亞·微利波羅斯基家裏大門裏邊用槍把自己打死了。”

我一聽見她的話，兩隻腳幾乎站不起來。到了這個時候，我纔明白他近來那種希奇的舉動和他所說的“將要有什麼事發生。”我跟着靜巴爾拿跑到斯達西亞家裏去。大門口站了一大羣人，但是把門的一個義勇不放他們進去，只讓靜巴爾拿和我兩人通過。門道裏面什麼也沒有。夏霍甫已經被抬到一間空屋裏去了。那情景我一輩子忘不了。一個很長的屍體擺在空屋子的地板上。面孔是沒有了的。稍後我纔聽說夏霍甫用的是他自製的鎗。他的頭炸得粉碎，連鎗也在他的手裏炸壞了；這必定是他把火藥放得太多了之故。一個義勇坐在窗檯上，擎着一本簿子在寫。一個穿大衣的——這人是醫生——在那兒檢驗屍體，把應該記下的說給義勇聽。我看了不過一分鐘，救護隊到場把屍首放在抬床上抬出去了。但是那情景依然還在我的眼

前。

“我們在他的衣袋裏找到一張名片，上面有你們學校的名字，”旁人向義勇兵替靜巴爾拿過了名之後，義勇兵便對她說。“還有這件東西。”他又拏出一個小包來，上面寫着“頌交康斯坦丁·利亞卓夫。”我就開口說那是給我的。

“既然如此，我們必須帶你去問話，”義勇說。“因為這個自殺的人不像常例，沒留下‘與旁人無干’的絕命書。公民利亞卓夫，可不可以請你跟着我來。”

我跟他去到義勇隊，現在剛從那裏回來。他們把我盤問了許久。他們問我同他的交情如何和這一類的话。他們還問我是否知道他同斯達西亞·波利波羅斯基的關係，但是我答云不知。他們把那個包兒打開，但是因為裏面沒有什麼於他們有用的東西，便將它交還我。我卻還沒看過它呢：只知道裏面有幾首詩。夏霍甫給我的那封信，他們只抄了一段，他在這段裏說出他的真名字並不是夏霍甫而是前王子維克多·安德瑞耶維其·夏霍甫

斯考，並且說他進我們的母校之先就已經不得已改名了。我這纔想起他新近給我的那本日曆：那裏面的夏霍甫斯考王子一定是死者的祖父或曾祖。

我覺得非常不快活；到范克的工廠去，又嫌太晚了。

七月十四日：

我在工廠裏沒碰到范克；時已停工，卻遇見了百希加·勃瑞哈甫從正房子裏走出來。他看見我，立刻神色飛揚，把我一把抓着，欣然說道，“我們到樹林子去吧。”我一個人正覺得氣悶。所以高興的答應了他。走路的時候，百希加談個不休，我大概是屢次無精打采的回答了他，所以他後來終於問我道：

“你今天很沒有精神。有了什麼不如意的事嗎？也許是你的女朋友跟了另一個男人家走了吧？我也常吃這種虧，”他不等我回答便接着說道。“每次我正想和一個姑娘勾搭勾搭的時候，總有一個漂亮的哥兒捏了來——而我總是被丟在腦杓子後

面。女孩子們真是些傻——子！”他一面說一面搖動他的手。“她們所要的只是一條夾得砥平四直的新褲子，新領結，而且這哥兒還得會說秀氣的話。傻子們對於這些事，永不從社會方面去着想。”

“但是她們不是個個如此的，”我說。

“但是其餘的也並非一定高明呀。比方說那個瑞柯伐姑娘吧——她，你是認識的。有一回我簡直不管三七二十一對她說了，‘嘿，你不能夠讓我愛你嗎？’你相信不相信？她立刻惱了，幾乎到區黨部去告。連范克也不能夠使她安靜些。她那麼起勁的咒罵！”

“你不該這樣做，”我笑起來了。“你得第一先找她出去散步，談談風花雲月，或者請她看影戲，撲抱她一下——你不能夠心裏想要什麼馬上就有什麼呀。”

“找她出去散步！她連呼吸的時候都沒有！記清了，老弟，她是個活——動——份——子！（這四個字他念咒般低聲說出來。）她手裏的黨務工作幾乎和伯圖可夫的一般多。看影戲！撲抱！你得有功

夫纔能夠幹這些事。”

“如此說來，你是想‘——二——三——勞駕!’這麼一說，便什麼都到手了。天下哪裏有這麼便當的事。但是我們這是到哪裏去啊?”因為這時我們已經走過了城市很遠一段路，所經過的是一大片野地，從短樹豐草之間直行，至於所去的地方，則只有百希加知道。

“你不是在打聽——那塊田地嗎，”他說，“我們此刻就是上那裏去。不過是老弟請你聽清楚了，這可是件祕密的事。我只告訴過剛耶·琪日——因為她爲人可靠。這下子你該明白了吧。”

“你是以爲我也可靠嗎?”

“倒不是爲了這個。我貪圖你進過學校，可以幫我打算。”

百希加也不管地上怎樣，只向前走；他大邁着步，穿過叢林，跳過泥塘，褲子上襯衫上都濺滿了泥，連我的也不免。最後他停着腳了。

“這兒，”他說着便蹲下腰去。只見一堆落葉下面，藏着一顆頂上生了霉的大香菌。“你看!”

“看見了，可是怎樣呢？這不過是一顆蟲蛀了的老菌，”我很詫異的說。“此外，我看不出什麼來。”

“這並不是一顆爛了的菌，”百希加用自信的聲調說道。“這是個種子菌。這一種菌——他們都不知道怎麼樣養活。可是我曾在一本書上讀着過，菌是我們的天然富源之一——蘇聯（註）的富源之一。所以我認為應該把它系統的發展出來。香菌應該好好的看護着，像小孩子一樣。香菌不是和人一樣，由母親生出來的麼？你且告訴我。”

“也許，”我說，拚命忍着笑，“但是這又怎樣呢？”

“我也不知道。不過我已經把它們試驗了一個夏天。你且想想看！”他說，一面用手指頭數——“醃菌，乾菌，酸泡菌，作菜的菌——香菌也能夠裝罐頭嗎？”

“我想許可以。連調味用的加肥（譯音）醬還有

（註）英譯本用 U.S.S.R. 縮寫式，全譯出來太長，姑以

“蘇聯”合二字了之，下仿此。

一種是用菌做的呢。”

“那麼好極了，那麼再加上——罐頭菌。而且他們說世界上各國除了俄國之外沒有哪一國有香菌。”

“我實在不知道——也許沒有吧。”

“我可以包你沒有。你且想想看，養了香菌運到外國去賣，我們要賺多少錢！”

“非常之賺錢吧，我想。但是你是怎樣養菌的呢？”

“這兒你看！最要緊的東西，我還沒指給你看呢。”

百希加移開了幾堆落葉，於是我看見大菌之旁生着一些小菌。

“小菌是從種子生出來的，”他說，擺出一付自以為是的神氣。

“自然是從種子生出來的，”我說，“不過菌總是這樣生長的——大菌的四周圍，必定長些小菌。你所說的人工培養法在哪裏呢？”

“你難道還不懂嗎，你這傻瓜！”他不耐煩的

說。“第一，我找到這顆大菌。”

“以後怎樣呢？”

“第二，我培養它。”

“我不懂你是怎樣培養它。”

“第三，它生出子孫來。”

“我看它是無論如何要生子孫的，你看護不看護全不關事。這是花粉輸到子房裏去的影響。你讀一讀博物學便可以都知道了。”

“花粉，子房，博物學！”百希加瞧不起的樣子說。

“嗚，你們這般有學問的人！但是你們竟不明白我用水澆過它嗎？”

“你澆過嗎？”

“自然，一點不假。每天傍晚我做完了工之後，總到這裏來澆它。”

“我恐怕這完全是無用的工作——白費光陰。你不是說除剛耶之外，沒對另外的人說過嗎？”

“是的，沒對另外的人說過。”

“那麼你頂好不要告訴另外的人了——他們

聽了，一定要笑你呢。”百希加大大的不快，回去的時候，他一路閉口無言。

文化促進之任務

七月十八日：

我們在學校裏開了一個追悼會，所有可以找到的男女同學們一齊都到了，此外還有家長們。靜巴爾拿顯然是很擔心，的是怕有人又學夏霍甫斯考的榜樣，所以她決定把這種傾向趁早阻止住。許多男學生，家長，和幾個大學預備生都在會場中演說——唯有我沒說話。尼克伯圖日也被請，最有趣但是同時又最不可捉摸的要算是他的演說了。假使沒有絲羅伐在場，他的演說詞我必定沒法子記錄。和平常一樣，她帶着筆記簿，把這篇演說從頭到尾用速記法記在上面，今天她把謄錄出來的本子給了我，說隨便我拏它作什麼用。所以我現在就把它附在我的日記裏面。

絲羅伐·獨比寧

速記簿第三十二冊

歐日高甫：是的，我承認我是個知識階級中人。我做了一生一世的知識者，而且我巴望我死的時候仍舊是。我並不以為可恥，雖則（以下不明）。

一位家長：對不住，我得打岔歐日高甫同志。蘇維埃當局對於知識者的態度，斷然不是仇視的。不但是不仇視，而且是和仇視正相反。在現在這時候，全蘇聯都開足了馬力，建立社會主義的基礎，智識者不是被看作阻礙者而是被看作合式的——

歐日高甫：我這裏說的不是蘇維埃當局。我知道官方對於知識階級的態度是那樣的。但是我另外還知道這可不就是普通人民的態度——普通人民始終是把知識者當作雇傭的兵或工人般看待的。他們這樣看待也許不算錯，但這不是我所爭之點。我只要告訴每個人，每個人，每個人——像無線電裏頭的布告員所說——現在已經沒有知識階級留存下來了。所以何必還為它費心思呢？

斯達西亞·微利波羅斯基:瞎話!無意識的話!

歐日高甫:現在也許還有單個兒的知識者,可是沒有知識階級這麼一個階級了。從前是有過知識階級的。但是比方說吧,這裏有一顆寶貴的金剛石——這叫做柯以諾爾,我想是——它在地上打碎,成爲一萬或者八萬碎屑屑了。試問能不能再把這些碎屑屑湊合起來膠成一塊呢。知識階級的遭遇,正是如此的。現在知識階級下場了,不是因爲已經用不着它,而是因爲它本身已經不存在。所剩下的,只有粉碎的碎屑屑,有限幾個單個兒的知識者。這並不是個反革命的觀念;這不過是件事實,我們必須認清它,讓它教訓我們從此廢去那個可恨的名辭——知識階級。

同一家長:對不住,我得再打岔歐日高甫同志。事實和他所說的正相反,現在有赤色專家代表知識階級。沒有誰批評過他們一個字,說他們裏邊有反革命的傾向,所以我希望歐日高甫同

志把話說得切當一點，不要引起題外的爭執。

歐日高甫：我很抱歉，不過我說的是切當的話。讓我往下說吧：同志們，不要再用“知識者”的稱呼去罵人家了，因為知識階級自身已經沒有了呢。它已經完全全的消滅了，和紳士階級，貴族階級，以及舊日的文官一模一樣。現在所有的是“奈普人”（註），和專家，和蘇維埃雇主，和新律師，至於從前的知識階級卻下台——永遠下台了。我們所謂知識階級，是指一羣促進文化的人。但是現在所剩下的舊知識者，何嘗是在擔任這個職責呢？工程師們此刻是在工人的指揮之下工作。工程師們自身哪裏還代表什麼新的社會運動？並不！還有律師，醫生，和從前的市政人員，這些人是在現在的運動裏面工作着嗎？你將要說，至少學校教師是的。但是學校教師一直是佔知識階級中最低的一層；他們離知識階級的上層中層還遠得很。因為如此，所以

（註）Nepmen；新“資產階級”之謂。N.E.P.是英文新經濟政策——New Economic Policy之縮寫。

最近幾年以來，學校教師們倒還能夠伏伏貼貼的跟隨着共產主義者。我們必須兩隻眼看清了事實，同志們！現在是共產主義者在樹立新的秩序，新的社會生活的形式；現在是他們在做文化促進者。

數人之聲：說得好，說得好，歐日高甫！

歐日高甫：至於智識者共同代表的那個羣，已經被人當作一個無用的東西毀滅掉了；他們是被歷史自身的邏輯程序毀滅掉的。倘若你對我說，知識階級正在同蘇維埃當局合作，正在服務蘇維埃當局，我便要回答，你是看錯了——因為那不是知識階級全體，只是裏面的幾類，幾個人。歷史已經把知識階級打成了百萬千萬個碎塊了。有些個碎塊子現在住在外國，蒙塵含垢，已經使人分別不出哪是塵垢哪是金剛石本質。其餘的碎塊子留在俄國，在蘇聯，他們分道揚鑣，各行其是的樣子，你們都可以看見。有些同哈姆賴特一樣——這一種人我且慢講；另有些人同福音中的馬大（註）一樣，選擇了算作比

較好的道兒——他們抱的是‘有奶便是娘’主義，而且不止認一位娘。這一類人的本性已經消失；一天到晚營謀的是薪水，酬勞金，額外工作費。在這時常鬧荒年和失去了日常起居所必需的東西的新生活狀況之下，他們的頭腦完全喪失了。如果你把這些位先生們二十年前的照像拿給他們看，他們怕要來不迭的逃走，說此一時也，彼一時也。且想想看——這些人一年到頭忙的是找一間住房和一個可以糊口的位置，此外沒有生活的目的！像動物般的爭奪生活上的必需品：腐化之極，不但葬送了理想，而且也葬送了一般知識上的興趣！你們說這是美國化，這是一種新拍子。這完全是糊說！美國人所貪的東西，頭一件是幹事業；至於金錢，不過是幹了事之後的結果。可是我們的所謂美國化的智識者卻不然，他們拚了性命和旁人家搶錢，哪怕損人利己，暗箭傷人也不管，他們匍匐在地上，朝有權者磕頭，他們看見了可刮錢的就刮，事發了坐在監牢也

(註)女子名，見約翰福音第十二章——江。

不在乎，只要出了監牢還可以再刮——至於實際上的工作究竟是什麼，一點不在他們的心上；而且他們也無須乎有什麼主張，意見，因為那工作本不是他們自己的工作。他們都是這樣作人，難怪到處只見腐敗官僚的派頭，“管——他——媽——的——呢”的派頭，難怪各種智識界的出品都非常頹陋。這一切和美國有什麼相干？而且即使這的確是美國派——莫忘記我們的知識者在從前可並不是服膺這種美國理想的，他們並不是爲了這種美國理想而賣身的！決不是，他們從前是爲了“人民，”爲了農人工人的利益，爲了普通教育，爲了舊日的進步的理想而奮鬥。現在如何，當這種種可以掙了來實現的時候一到，他們卻發見他們的舊理想是被認爲“過時”的了，他們的旗幟同旁的破銅爛鐵一齊在舊貨攤上出賣了，他們的理想並不比老式的女衣服更值錢了。知識者現在已經成爲頑石鏽鐵，了無生氣，我們非想點法子讓這一堆行屍走肉再活轉來不可。而且最不堪的是這些位先生們把一部分新

的青年知識者也帶到泥塘裏去——

聽衆中一個聲音：讓他們落地獄去，我們用不着他們。

歐日高甫：我想怕你們用得着他們去建設新的世界呢。但是真有關系的還不是這一部分知識者的前途。從無論哪方面看來，這一部分是沒有希望的了——他們所走上的路是奈普人的路。他們將要替新的資產階級制禮作樂，說教立法。但是，親愛的同志們，另外還有一部分呢，還有些塊破碎的金剛石呢——這些人是和你們一路的，他們走着你們的路，沒有看不起你們的心理，沒有不便明言的目的，沒有自命不凡的驕氣——他們把自己的唯一資本全心全意的獻給革命了。這資本便是他們的頭腦。這些人大都是位卑的人——學校教師，醫士，技術家，土地測量家，農業導師，和一些旁的。此外我們還可以找到少數大學教授，著作家，科學家，畫家，戲劇家——這就是說，住在都城和通區大邑中的工作者。但是這少數人又不是我所關心的。他們究竟

和我先提起的那地位較卑身分較低的一部分知識者另是一類。我現在所說的當然是革命前在社會上做過事的知識者，在舊式學校中受過薰陶的人。不可避免的人世潮流，已經把他們放在哈姆賴特的窘境了。你如果要找他們，只須到十字路口去，便可以看見他們在那裏上了十字架，生活澎澎湃湃的從他們面前奔躍過去，把新的創造的力量激發出來。……這般被釘在十字架上面的人，試問能做什麼呢？同志們，我們這般知識者早晚都得上十字架為止——不是中央政府把我們送上去的，是民衆自家的怒潮駭浪把我們衝打上去的。

聽衆中一個聲音：題外的話少說吧！

歐日高甫：這些賽過船沈了落難的人，終須自己問自己道：存呢還是亡呢？活着呢還是不活了？（註）這些便是跟從了革命的知識者所問的問題。……你自然可以活着，假使四圍的人都愛你信任你，而且因為知道你的行動和言語，是你對於生活取了不苟且的態度和你心裏

頭燃熾着進步的慾望的結果，於是他們注目的看，傾耳的聽。但是如其旁人對於你沒有信仰，沒有愛，沒有信任心了——你一定免不了自問：‘存呢還是亡呢？’而且自答道：‘我情願亡。’

會場中一個聲音：去你的吧，我們不要聽這提倡自殺的宣傳！

歐日高甫：讓我把話說了。這並不是宣傳。我們從前同專制政體面對面打過死仗，下過監牢，充軍到過西比利亞，千辛萬苦，早已把自己磨練成鋼筋鐵骨的好漢。像我們這樣的人或者還站立得穩，不至於被哈姆賴特式的疑問壓倒在地上。但是那年紀較青，經驗較少，意志較為薄弱的人又怎樣呢，他們當然是非壓死不算數。不過幾天之前，我們眼見這樣的一個年紀青青，缺少經驗，經不起風浪的知識者與人世長辭了。我說的是維克多·夏霍甫。他受不住這窘境的壓迫——他死了。

斯達西亞·微利波羅斯基：無意識的話！

(註)這便是上面所說的哈姆賴特的窘境。

歐日高甫：我的見解的確如此，諸位同志！我們知識者都好像是在監牢裏面度日如年，吸不着一點半點的新鮮空氣，而你們卻以為這是應分如此的。我們和空氣，被一座厚厚的牆隔開了。從前我們也是吸新鮮空氣的呀，現在卻不準我們吸了，好像是以為我們沒有吸空氣的份兒，好像是以為我們可以在沒有空氣的以太裏面生活，而那有空氣和亮光的世界，已經不復再是我們的了！我曾經考究過共產青年團（註）——那個新人物製造所——看見它正放射着再燦爛，再美麗不過的光。我們卻是什麼呢？是割掉的手足，無用的碎片，一片空虛，海內的亡命人——啊呀，天！這不便是我們嗎？

一個聲音：他是個灰色的人！（註）

筆記簿第三十二冊終。

（註一）英譯本只用縮寫式“A. G. Y.”

（註二）英譯本‘灰色’作‘黃色’。看新俄學生日記林強合譯本頁四二。哈姆賴脫係莎士比亞的有名劇本，日記者在中學時與同學們扮演過，由尼克伯圖日導演。

這篇演說裏面，有許多話我是莫名其妙的。我而且不懂尼克伯圖日爲什麼這樣牢騷。即使知識階級真真消滅了，那又有什麼要緊呢？不是連他自己也說過，共產主義者正在推進人的生活嗎？至於遺留下的知識者被釘在十字架上云云——這純粹是糊說霸道。尼克伯圖日自己就在做事情，而且博得一切人的敬仰與信任。他似乎真有點頭腦不清楚呢。至於維克多·夏霍甫的自殺，這完全是另一件事。尼克伯圖日用他爲題目來說話，又是大錯特錯；因爲從夏霍甫的信和筆記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他的自殺與尼克伯圖日所舉的理由實在沒有相同點。我已經預備站起來辯明這一點，但是終於決定了不去多事。說來可怪，我近來看見尼克伯圖日的時候，愈來愈懷疑他了。

我把夏霍甫的信讀了一遍，決計把它掣給絲羅伐看。

七月三十一日：

秋季一天比一天近了，它一到，我的大學學年

也就開始；每想到了這個，我心裏有說不出的難過。

父親近來一直有病，我在這一個月裏，迫不得已，已經到佛司柯瑞散司克向嬸母借過好幾次錢。

八月三日：

我去見靜巴爾拿，因為我要問她對於尼克伯圖日的演說有何意見。

“我現在正忙，”她說，“過些時候我們再來談尼哥來·伯特洛微出和夏霍甫吧。不過有一句話你得記清，利亞卓夫。舊的知識階級之外，現在另有了一個新的知識階級，這一個點，尼哥來·伯特洛微出忘記提起了。”

八月十五日：

選科的問題，愈來愈迫切了。一起頭的時候，我自然得先進空額最多的科和系。到了學期的當中或者第二年級之初，據他們說，我可以再轉入旁的無論什麼科。不過我遲早總得確定究竟入哪一

科，因為我如果入了數理科，將來就得做一輩子的物理試驗，算一輩子的數學命題，那可不是玩的！

另有一科裏面包括歷史和攷古學，民族學和藝術。這一科我不歡喜，因為我不願意消磨一生一世的光陰去摸索過去。真使我感到興趣的是現在。而且像范克的工廠裏那一批工人在革命前的生活，並不是很容易探訪的——他們簡直就不很高興講給你聽。只有在戲園子外面排着隊買票的時候，可以聽見有些人賭咒的說從前可愛，而且告訴你“在沙皇統治之下”一切是怎樣的好法。工人們比較更感到興趣的是將來的發展——將來的生活大致上是怎樣組織，和對於每個工人的影響是什麼。關於這個題目，我已經和工人們講過多次了。連做季工的人也是對於將來更感到興趣。研究攷古學豈能使你多知道將來。因為這個緣故，我是反對攷古學的。

醫科也並不能激起我的興趣。我覺得我自己這塊材料，不是做醫生的。（“說‘阿！’”“出氣！”“坐下！”“把大便掙給我看看！”——這種事我幹不來。）

文科或蘇維埃法律科又怎樣呢？法科是分爲若干系的，有刑法，商法，和國際法。學了法律，我將來可以望做一位法官，或者一個蘇維埃的主席或秘書。最有趣的當然是做外交代表。但是這事涉及無產階級的紀律問題。一個無產者不該打算怎樣纔於我個人有利益（否則我可一天到晚睡在牀上或者天天在影戲場裏鬼混），而應該打算我怎樣纔能應付無產者共和國的迫切的需要——在這困難的過渡時代，無產者尤其應該這樣打算。他所選的職業，必須是於國家最有益的，即使他個人覺得這職業乾燥無味，或者竟苦不可言。

真的試驗，便在這裏。假使我們中學裏的教師高明些，我們現在必不至於這樣疑疑惑惑的了。但是從我在前衛隊（註）的經驗看起來，我管理男孩子的本領真比無論哪位教師的都大。男孩子們情願的服從我，我無論叫他們做什麼，他們總肯高高興興的去做。而且區黨部也承認我們的前衛

（註）前衛隊，在學生日記林強合譯本中譯作先鋒隊，見

隊是最好的裏面的一個。我又已經看出來，只有近代人物纔能夠用哪唯一的正則的無產階級的章法去教兒童——那些半死的老式的知識者可不能夠。這一層不是連尼克伯圖也親口在演說中承認過嗎？而且一位近代的教師必須對於政治經濟原理以及中國的政治的情形都很熟悉，纔回答得出兒童們所要問的種種問題。勃地尼考甫·斯外特洛甫的書，我讀得幾乎背得出，講到柯維蘭柯，我也頗知一二。可是我們的那般教工裏面卻沒有誰知道一點半點中國政治情形。政治經濟原理呢，他們也是完全茫然。記得有一次我問我們的唱歌教師露兜維加·嘉洛甫那道，“先生，誰是我們的政府？”她答道，“多數黨人。”你儘管把人民委員會和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註）解釋給她聽，可是一點用處也沒有，她聽了只是笑。下一輩的人所以不能夠交給這種人去薰陶訓練，就是這個緣故。而我

（註）在原本中，人民委員會只用俄文的簡稱 Sovnar-kom (Soviet Narodnykh Komissarov)；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則以首字母 V. Z. I. K. 代表之。

所以決定做教師，也是這個緣故。（等我讀完了大學，‘教工’這個名稱或者也該消滅了。）但是這又引起一個問題——教什麼的教師呢？我已經躊躇了許多時候，現在結論我應當做個社會學家。但是既然如此，我便不能不知道點文學，所以我決定進文科了。

八月十八日：

父親病重，臥床不起，據醫生說，他害的是心膈炎。阿賴希加·豈金常來看我們；他的娘已經去世，現在他是住在靜巴爾拿家裏。他同父親爲了上帝的問題常常辯論。父親說他雖然不相信教會的儀式，卻以爲上帝是有的。

“且想想看，”父親說，“假使沒有上帝，世界上這種東西怎麼有得了呢？你要說什麼細胞不細胞。但是細胞又是誰做的呢？細胞不能夠自己跑出來呀。你難道不懂？”

“細胞是宇宙間的物質構成的，”阿賴希加答道，“而物質便是無始無終的運動。所以並用不着

一個上帝。”

“這是無意識的話，”父親說。“比方說吧，我不久就要死了，但是我知道我死了以後到哪裏去；我知道我不會完完全全消滅，什麼也不剩下來。總有一點什麼東西留存着，裁縫裁完衣服還剩下布頭呢(註)。可是等將來你死的時候——你能夠希望什麼呢？”

“我的希望很多，”阿賴希加欣然的說。“先說第一樁吧，我簡直就不會死。”

“這叫什麼話？”父親笑着說。“你並不是不死的仙人加希琦，不是嗎？我們已經把神仙故事送到爪哇去了，是不是？難道你想接它回來嗎？”

“這和神仙故事毫不相干。我所說的純粹是科學。他們剛發明了返老還童法。將來個個人都可以望要增加多少就增加多少歲年紀。而且等到我是老頭子的時候，他們包已經發見了不死之法。”

“你自己怕用不着這不死之法呢，你這小傻瓜，”父親說。“那時包你活得太疲倦，太膩煩，簡直

(註)說話的人葉裁縫，看新俄學生日記。

不想活下去了呢。而且即使人人都不死，試想想看，世界上有那麼多的人，將怎樣的不舒服。他們得你謀殺我，我謀殺你，纔會有地方住。這樣便可以使他們不死了吧。哈哈！”

“就算如此吧，”阿賴希加很興奮的說，“可是這個長生不老法，不妨只讓特別某種人實用呀。而且我還有一個希望是你所沒有而且不能夠有的。”

“那是什麼？”

“我的工作，我的思想，我的觀念都不會死的希望。”

“但是我有信仰，而信仰也是不會死的。”

“信仰當然會死：大家看出來信仰於生活無益的時候，它便死了。”

“大家怎麼會看出信仰於生活無益呢？”父親笑着說。“信仰把勇氣給你的靈魂，把和平給你的心——世人許是你的仇敵，但是有個至高無上的主宰照管你，愛你。”

“困難就在這裏，信仰在實際上是一點效果也沒有的，”阿賴希加叫道——他叫得這樣的響，我

只得囑咐他輕點說。“你的至高無上的主宰似乎他媽的一點不照管你。你沒看見過，我從前同漂蕩人(註)住在一起的時候，是怎麼樣誠心的禱告，我懇求上帝讓我在街上拾到一個錢口袋，或者至少讓我碰見一位太太帶着手提包走過來。又如我母親死的時候，我還相信——但最好是說我還希望——冥冥中有個神靈，所以我那時跪下來禱告了——‘不要讓母親死，不要讓母親死，如果你答應，我以後永遠愛你，上帝。’禱告又怎樣，她還是死了。還有我臉上的這些小疱兒。求上帝把它們去掉，當然難不倒他——可是他並沒給我去掉！後來我便再也不禱告了。現在我回想起來覺得笑得死人，但是在當時，我幾乎哭出來。至高無上的主宰，哼！”

“這些事不能證明什麼呀，”父親說。“上帝並不是非替你去掉小疱兒不可。你應該去找化學家，讓他在你臉上擦點碘酒。你方纔一直說的是無意

(註)看學生日記林混合譯本頁四五至四八，及他處。林先生

譯‘漂蕩人’為流氓。

識的話——連半條好道理也拏不出。”

“就算如此吧，”阿賴希加嚷道，這時他攥了一把剪刀在手裏，“讓我把手剪開，你來求上帝立刻給我治好。”

“放手，你這傻瓜，”我說道，並且把剪刀奪下，因為我知道阿賴希加的生性是非常容易激動的。“你不妨提出旁的證據。而且你不應該讓我父親着急。現在我們閉會。”

阿賴希加每次來的時候，他們總是這樣的爭辯。

八月二十日：

今天我把夏霍甫留給我的信件翻閱了一些。這裏面有以下一信：

利亞卓夫，——你知道我求智識的心是怎樣的強烈。我一向是下苦功，不讓懶惰和萎靡戰勝我。我的用功，是抱有一定的宗旨的。而且我的成就也很不差。各雜誌接受了我投寄的詩。我的文章也總能夠惹起許多興趣——這是你素

來知道的。

我必須把我所感覺到的，明白點說給你聽。有話說而沒人聽，是件痛苦的事。現在我作為和你說話，其實還不是和自己說麼。

你是個圓圈；我是個三角形。一隻角置於過去，一隻角置於現在，第三隻置於將來。我不能夠擺脫過去（因為我從前是個王子），我不能夠加入現在（因為我是個不可救藥的頹廢者），而將來是無意識的（這是我的哲學思辨之邏輯的結論）。

我死了之後大家將要怎樣譏評我說我，全不在我的心上。不然的話，我必定不這樣做了。因為世界雖然有客觀的存在，但是從我的方面說來，我的意識一消滅，世界便也消滅了。哲學家裏面，有一個人曾說“世界即我。”他說得太過分了。世界不就是我；對於世界的感覺纔是我。

我毀滅我的肉體，就是毀滅我的意識。我完全有權利毀滅它，因為我的出身如此，而我現在又這樣的百無聊賴，痛苦非凡。

你們大家將要說我太對不起我的家屬——
即我的父親和我那似乎存在又似乎不存在的哥哥。老實說，我藐視這些，藐視一切——藐視你們，藐視我的父親和哥哥，藐視地獄和魔鬼。我落不了地獄。所以一了百了，什麼都沒有了。

蝸子被火圍住了的時候，會用尾把自己蜇死。不過我並不是簡簡單單一隻普通的蝸子——我是個三角形的（這是蝸類的一個新‘種’；把它報告給你的博物學同志們聽吧；也許你們因為這個發見得到點什麼獎金獎牌之類。）我是被我自己的幾隻角的火給圍住了。

世界究竟是自作自受的。我的意思是說人類是。這個思想使唯物論的味道非常酸辛。但是自尊的人又決不能因為這個於是歸向唯心論。

數學的和必然的偶值（這自然是相矛盾的話，但是唯其矛盾所以深奧），把一羣原子和分子趕上了一條路，成為所謂生命。殆走到了某點，這條路斷了——於是它只等於白走。生命不過是一種謬象的說明辭。生命的目的是快樂與

享受，這個目的必須讓人人可以達到，連世界上最低的整個兒無產階級也不分智愚賢不肖，一齊包括在內。這便是我的革命學說的根據。

但是我現在走到了我的意志所選擇的那個終點；而我的意志當然是無上的。利亞卓夫，快快活活的過你的生活——假使你知道怎樣過。不過我也不必替你擔憂，你本是個滾圓的擦了油的球，你像槌球戲裏面用的木球一般，什麼門都溜得過去。

假使我的哥哥出現，想要看看我的筆記和詩稿，就把這些交給他；無論如何，莫將它們拿給我的父親。

致同志的敬禮！

前王子，今蝸子，

維克多·夏霍甫斯考。

我把這信仔細想了一遍，得到下面的結論。夏甫斯考是他的門第和出身把他逼死的。這是沒法子補救的事。心裏記牢了那些事，他遲早之間非自殺不可。

但是他的人生觀有幾分可以應用到我身上來呢？這是個合理的問，因為我也是一個堅信唯物論的人。

一個人的意識自然和死一同停止。但是承認了這個事實不必一定想死，這二者之間還相差着很長的一段路。一個人只要滿意於他的生活和意識，自殺便成爲絕對無須乎的事。所以我結論夏霍甫斯考是怨恨他的生命，他雖然說他有一定的目的——甚至於是個革命的目的，但那是騙人的話（不然就是他的錯誤的想像）。他簡直是恨他的生命和生命周圍的一切東西；他恨他自己，所以覺得他所處的地位是蝸子的地位。我同朋友們談論過許多次，自殺究竟是意志強固還是意志薄弱的見微。但是我研究了這信之後，纔明白的結論自殺是意志薄弱的見微。

讓我舉個例吧。我們在打靶練習會裏面爲了俄國或許要和波蘭開戰的事有過劇烈的討論。主要的討論點是我們的步隊和他們的步隊在實力上究竟是怎樣的一個比較和（假使開戰）紅軍會不會

輸給人家。(這個戰爭是可能的，因為英帝國主義者以張百倫為頭兒，正在那裏竭力煽動波蘭國宣戰——而且在波蘭本國，資產階級也正得了勢。)照波蘭步隊的編制，每連有四架普通機關鎗，這樣分配的機關鎗便代表他們的步隊的射擊總能力。至於我們的步隊的射擊能力，卻集中於一個特別的機關鎗連，所用的是自動式機關鎗。因此之故，我們如果拏一連正式的波蘭軍和一連紅軍相比，便看出我們的敵不過人家；但是從另一方面說來，我們的小隊若單獨論起來卻比波蘭軍中同等的小隊來得有力。又波蘭的步兵所受的訓練是進攻方面的多而防守的方面少。(這是當然的，因為將來一定是他們先向我們進攻。)但是他們的防守戰術聽說也在積極習練中——所以假使我們奪取了他們的戰壕，他們包要用刺刀來反攻。這一切都顯見得他們決不是個可以輕視的仇敵。(不過無論怎樣，結局總一定是我們打勝，因為我們知道是為什麼作戰而他們並不知。)現在且這樣來假設吧，我獨自一個人站在自動機關鎗旁邊(其餘的人假定

都已經打死或者被衝退)，而波蘭人帶着手榴彈從四面把我包圍起來。到了那個時候，我將要怎樣做呢？如夏霍甫斯考所說，一個蝸子被火圍攏了就要蜃死自己。我那時所處的地位，豈不正是被火圍攏的地位。但是我是否要學蝸子，殺死我自己呢？決不肯。我將照常的開鎗打，到最末了一顆彈子也用掉了纔罷——在這個期間，我的伙伴也許能夠衝上來救我。即使不然，我最後還可以用刺刀，等到精疲力竭，再投降也不嫌晚。因為即使做了俘虜，我還能夠於工人農人有用。不過這自然是假定我沒被他們殺掉的話。假使反之，我竟在包圍之中先自殺了，我便得承認我是先敗到了無以復加的程度，是半個大錢也不值，換言之，那是表現我不是個強者而是個弱者，而在生存競爭之中，當然是弱者被淘汰。

但是我果真是個強者嗎？固然也許不是；不過我有唯物主義與共產主義的全付力量作我的後盾，所以我不覺得像夏霍甫斯考那樣的孤單無助。

說也奇怪，我依然覺得夏霍甫斯考死得可悲。

假使他不是貴族出身，未必不可以作個大有用處的人呢。(註)

八月二十六日：

昨天我到范克的工廠裏去，看見他們正在委員室裏面大討論。他們的那個叫費都繞甫的委員長，正在用話挽留范克。

“你難道不明白嗎，”他說，“他們要是把一切活動分子都調走，各工廠的文化工作便要停頓。機器走在半中腰裏忽然讓它停住，這是什麼意思呢？男女工人們剛剛感到積極的興趣——而我們的主要組織者要去做大學生了！我不是不知道這是受教育和教育如何如何。你到了那裏之後，有些個他媽的教授們堂而皇之的給你講功課，再過一晌，連你說話都文縷縷的不像普通人了。這些固然都很好，但是我們哪犯着爲了它情願把大事弄僵？他們

(註)這下面還有夏靈甫抄錄裏面的詩若干首和“‘共濟會的’默想若干條。英譯者說它們沒有多大的意思，便刪去了沒有譯。

應該等個一年兩年——現在的確是非常不合式的時候。”

“這話一點不錯，”瑞柯伐姑娘憂愁的說；“你走了之後，工作便都散場了。沒有人有你這樣大的力量。拏哥拉茜謀伐來說吧。請問誰管得了她？她現在已經又在那兒勾引格爾金了。”

“得啦，少說吧！”范克憤然的說。“怎麼你們這般人連最簡單的事情也不懂？且想想看，你們說的那叫什麼話——你們好意思說這是馬克斯式的討論嗎？第一要知道，世界上沒有什麼東西是一成不變的——一切東西都不停的改變，換上新樣子——這種‘人之初’的智識，難道我得再教你們？年青的一輩人現在慢慢長大了。你們得照管一個少年人，發展他的新的心靈；而且從現在起，你們也得試試看，不要非有一個固定的導師便不能動攢。發昏了，你們要我做你們的保姆嗎？你們難道沒想透，要保姆看護，要把一個人擺在上面做監督，便是唯心論者的態度呀。無產階級能有什麼樣子的呀——你們的保姆從哪裏找去？你們的忙亂完

全是無須乎的。我是到經濟學院去工作，你們可以在這裏照常做你們的實業工作。瑞柯找和勃瑞哈甫，都應該送到工人科去讀書。”

“說得有理！”百希加·勃瑞哈甫嚷道。“我們剛纔是糊嚙了一頓舌頭。范克——和我們裏面其餘的人都該受教育！”

人散了之後我問范克道：“你是不是有點捨不得離開工廠？”“‘捨不得’，‘可惜’，”范克鋒利的說，“你現在該把這一類的字眼兒去個淨光。你這是從哪兒學來的？是從屠格涅甫嗎？什麼事合理，什麼事適合當時的需要，我們就應該做什麼，而且照樣的把感情也用在上面。你真是個怪物，”他加說，說時很懷疑的看着我。“你現在並且也該把精神振作起來了。現在你是不是天天去做那六小時的工作呢？”（註）

“還沒有呢。”

“趕快做吧。光陰是不肯等待誰的。”

我想他的話說得很對；但是不上幾天工作也

（註）參看十月五日的記事——江。

就要開始了。

九月三日：

父親還是病重，我又到佛斯柯瑞散司克地方找孀娘去借錢。回來的時候，我在火車上遇見了去年夏天幫我找衣服的那個牧人。他也正往城裏來。

“你的工做完了嗎？”我問他。

“還沒有做完呢，不過我有事情，不得不進城去。這不是容易的，特別是因為我在城裏沒有地方住。”

“這一夏天，你可以得多少錢？”

“我可以得一百羅布的錢，另外還有食物，和做鞋的皮。這並不算多——每匹牲口他們應該給三羅布到五羅布，不過我並不是貪心的人，所以沒去計較。這樣我也勉強過去了，以後我可以再找點工來做。”

“你到了之後，住在哪裏？”

“沒有一定的地方。哪裏可以住，就在哪裏住。”

“話雖這樣說，你總不見得能夠在街上過夜吧。”

“到了萬不得已的時候，爲什麼不能夠在街上過夜？寬街旁邊的椅子上睡睡，也就成了。”

這時候，一個沒有鼻子的人走上車來，跟着他的是個男孩子，身上穿得破爛不堪，手裏擎着小帽；男孩子便到每人面前替瞎子討錢，用小帽子接着。那個瞎眼睛，沒鼻子的人，臉上紅紅的，一看見便可以知道他喝多了酒。他們走到我們的面前的時候，瞎子忽然兩腳發軟，一屁股坐在牧人的大腿上了。

“小心點，你這鬼東西，”牧人說道；“你難道站都站不穩嗎？”

“你是誰，要來教訓我？”瞎子說道。“不要認錯了人頭，我經過的戰爭大概足有二十五次，我流過血，因爲受了毒瓦斯把眼弄瞎的。所以我不能夠讓你這樣一個年紀青青的小鬼頭來教訓我！”

“我不是教訓你，不過我不願意讓你坐在我身上。”

“你們聽這位大先生的話!”瞎子說。“你如果嫌這裏不舒服，爲什麼不坐汽車走?像你這樣一個生蟲子的小小混蛋也配和我說話!”

“如果你的眼睛真瞎，你怎麼會知道我小小和生了蟲子?”牧人說。

“我瞎不瞎於你何干?我還沒有鼻子呢，你倒有一個。我既然沒有鼻子，你有什麼權利帶着鼻子走來走去?我該打你還是不該打你?來，來，回答我!現在到底是平等，還是不平等?你對我說吧——這是平等，還是不平等?”

乘客都在靜聽，有些甚至於從旁的車間走過來看。

“你是個可憐的廢人，可是你倒和我纏個不休。如果你看不見我，你怎麼能打我呢?你還是給我走開吧。”

“你說我不能打你!”瞎子說。“我馬上打給你看。”

他果真抓住了牧人胸前的衣服，給他一陣好抖。這時牧人向他的手腕打了一拳，響的一聲瞎子

躺在地上，嘴裏狂叫道：

“我是個有羊癩瘋的人！我是個有羊癩瘋的人！救命！救命！”

車務員跑了過來，把瞎子領走。許多乘客因為收人動手打了瞎子都憤憤然。但他一點不理會旁人家，只對我說道：

“他一點也不瞎。他和你我一樣，看得清清楚楚。今年夏天我讀了許多書，其中有一本我在身邊帶了三天功夫，要想把它看懂。不是有一個叫列昂提·安得列夫的作家嗎？”

“是列昂尼德·安得列夫吧。我們在學校裏讀過他的紅笑。那本書糊說竊道的真可以。”

“也許我記錯了，列昂尼德就列昂尼德吧。他有一篇題目叫黑暗的故事。你沒讀過嗎？裏面是說一個政治犯因為要躲避警察的捉拏，便到一個妓女家裏去藏身。他是個沒娶過親的男子，素來不喜歡女人。他自己覺得這件事非常了不得，就向妓女誇耀他的貞潔，妓女對他說道：“我既然是個壞女人，你怎麼敢做好男人？”那個瞎子就是如此。爲什

麼因為他自己把髒病惹上身爛掉了鼻子，旁人就不該有鼻子呢。列昂提說的話真無意識。這種人該送到特別的拘留所去受治療，不能聽他們在火車上跑來跑去。我真不懂一個人怎麼會寫出這樣的小說而且還能夠印出來。我作了描寫生活的東西，倒反沒人耍。”

“你描寫什麼生活？”我追問道。

“各種東西。我描寫過森林部，說它怎麼怎麼腐敗。還描寫過一個從前的地主，他先前怎樣被人趕掉，後來又怎樣回去。他們給我一封回信，說這件事本地的當局早已曉得了，而且這並沒有什麼違法。真叫我莫明其妙，地主不是已經廢除了嗎？總有什麼地方出毛病了呢。”（註）

“你應該加入一個鄉村通訊團。”

“我也知道，不過我沒有空功夫。”

這時候，陪瞎子的那個男孩走回來了，唱着一

（註）據英譯者觀察，這句話是原著者對於本國時局的批評。

俄羅斯的監謗者如此沒眼睛，我看非從神洲輸入些不可——假使肯，真乃兩便。

首歌，這歌被我記了下來：

善心的人們請聽，
我今天還沒吃飯。
善心的人幫幫我，
我沒有錢住客棧。
鄉下頭家裏，
我們望下雨，
天天好太陽，
巴望也無益。
我的娘和姐，
急得人人哭：
“黑雲永不見，
小麥都曬枯。”
可憐的娘說，
“哎呀我的乖，
今年沒收成，
冬天把餓挨。”
我說“娘，再見，
爹爹，我去了；

去到城裏頭，
活好死也好。”
現在夜間我玩牌，
白天出來蕩，
家裏挨餓的苦情，
編個歌兒唱。

男孩子唱完了就擎着帽子到各人面前討錢，
牧人把他叫住，同他談起話來。他不情不願的
回答牧人的問話，一望而知他是急着往旁的車間裏去。
但是牧人偏不停嘴的問，而且伸過手去想把他拉
住。男孩子一閃，撥轉身跑走了。

“我們應該捉住他，”牧人說。

“你想把他怎樣？”

“我不想怎樣他，但是我們可以把他送入兒童
之友社，那裏的人會找點工作給他。”

“這不見得有用處，”我說，心裏想起來我從前
遇見漂蕩人的經驗了。

“誰說沒有用處。他們正在組織兒童樂隊。
……車到站的時候，你幫我把他擎住。”不料離站

還有兩哩地，那男孩子便從走動着的火車上跳下去了——這是我們最後一次看見他。

九月九日：

今天我在大學各處的道兒上徘徊了許久。各處還祇看見有限幾個大人——幾乎一個人也沒有。一個帶眼鏡的人走到我面前來，問道：“你是本城的人呢，還是從鄉間來的呢？”

我對他說了我是本城的人，他便問我能不能夠讓他到我家裏去住一夜。他說是從列甯格勒轉學來的。但是我所得的印象，覺得他不曾是個一年級生，於是問他到底有多大年紀。

“啊，這樣容易看出來我年紀大了麼？”他說。“我也知道我不是個童稚了。我在各大學裏已經混了將近十年，至今還沒找到合式的專科。”選科的事於我是有興趣的，於是我便同他大談之下，後來我並且帶他回家去。他所有的行李是一條稀破爛的毛氈。他在列甯格勒進的是地理科，以前還在加羅學過法律。“你預備在這裏學什麼呢？”我問他

道。“我預備入醫科，”他像煞有介事的說。他雖然帶了眼鏡，體格又很瘦小，但是總竭力擺出一付尊嚴的神氣。

“一個人必須自尊，”他說。“只有自尊纔能讓旁人尊重你。”

“倘若醫科又不中你的意，你將怎樣呢？”

“民族學，行政法，經濟學等等，我還沒試過呢，”柯瑞盤諾甫。古斯考甫斯基（這便是他的大名）說。

在蒙裏的時候，父親向他問起他的雙親。

“我是很不一樣的父母養出來的，”他說。“我的父親是神甫，母親是女伶；我自己是什麼，現在我還不知道。我打算再讀五六年書然後看吧！”

“內亂的時期，你做什麼來着？”我問他。

“樣樣做過。起先我打過仗；後來我在一個醫院裏作工；更後來我隨着宣傳列車旅行各地；更後來我替白軍做廚子；再後來我又在赤軍中做拋炸彈的人。”

“這些時候，你一直讀書嗎？”

“有空的時候，我是讀的。我總帶着書走。”

我在地板上爲他鋪了一張蓆，當我們上床睡覺時，他把毛氈捲兒擱在蓆上打開來，果然不假，裏面有五本書。這些書他小心的放在枕邊，然後脫下褲子，仔仔細細的疊好，放在蓆下面。我笑起來。

“不要笑，”父親說，“他做得很對。褲子上的確最少不得褶痕，放在身底下壓也的確是保存褶痕的妙法。”

“我倒並不是爲了褶痕，”柯瑞盤諾甫說，那時他正躺下去，打開了一本書。“我完全是爲了經濟問題。我這條褲子，穿了五年了呢。假使我不天天把它弄乾淨摺好，它早就沒了命。新褲子我哪裏買得起呢？我的津貼不夠用，而且我的身體又弱，做不動鐵路上的工。”我們上床已經有一會兒了。忽聽見他笑起來。

“什麼事好笑？”我問道。

“這個他媽的德國人，”柯瑞盤諾甫笑着說，“寡稱女子們沒有靈魂，所以也不能夠有天才。”

“這話說得很對，”父親哼哼着說。“我從沒遇

見過有靈魂的女子。”

“你讀的是什麼書？”

“是那個名叫葛尼格的德國人作的，書名是兩性與品格。”

“如果是講兩性的，讓我也讀一讀。……但是父親你真叫我詫異！你已經活了一輩子，卻不肯把女子和男子平等看待。這是缺少政治良心的表徵。”

“你還是個孩子呢。假使你看見過像我看見過的那麼多女人家，你決不會那樣說了。”

九月十五日：

今天我們聽到費道饒甫斯基教授的蘇維埃法律第一講。同學們早就把他恭維得不得了，現在他果然顯現出來是個第一流的演說家。他的第一講有許多地方是和我的見解一致的。

“假定，費道饒甫斯基說，‘有一個人走進來，一起頭就咒詛現在俄國的生活。這個人許是個遺老，或者是個喪失了一切財產所以在那兒發恨的

地主。他將要說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根本上就沒有法律，將要說這裏一切的事情都是搶奪和無法律的狀態。無論你提出什麼理由來，他仍舊力持他的見解，這是因為他的全部心靈是資本主義的心靈，這心靈完全建築在過去之上，所以不能夠和現代的狀況相適應。假使你教他把他喪失的產業老老實實舉出來，他包不肯明說他喪失了產業或頭銜，社會地位或月薪有三百戰前盧布的位置；他只肯說他喪失了俄國。他將要說這個抽象的俄羅斯，這個法律執行得很好的舊俄羅斯被多數黨人葬送了，將要說俄羅斯現在絲毫沒有法律了。你儘管有許多很透澈的道理使你自己信得過事實與他的話正相反，但是你沒法子說服他那麼一個論敵。但是我們所講的問題既然是俄羅斯，我得從生物學引例說明。

“俄羅斯正在經過一個很大的震搖的程序。這個程序有時候是殘忍的無道理的，但是這毫無關係。俄羅斯現在夢醒了——這纔是重要之點。五十年前你可以說：‘頭枕着北極，腳踏着高加索山嶺’

的神聖俄羅斯是睡着了，永遠醒不轉了，’但是現在你不能再這樣說。她今天是被螺旋牽引機，飛艇，和電氣化劇烈的震動起來了；睡了幾許世紀之後，那個名叫神聖正宗俄羅斯，弱而又強的國家，終於打開她的眼睛了。

“我剛纔不是提到生物學嗎？有一位蘇維埃科學家曾經用一個美西螈（Axolotl）做了些試驗。美西螈是一種雙棲動物，如果我沒說錯，是屬於 Triton 一類的。這種雙棲動物的肺很不發達，這正是它們和同類中較高一級的 Amblistome 主要不同之點。那位科學家用甲狀腺去喂美西螈，結果居然把美西螈變為 Amblistome。蘇維埃法律的制定和它的滲入民衆因而組織成一種新的法律心理，假使我拿來和上述的生物學的程序相比擬，我想並不是過分的。

說到這裏，費道饒甫斯基就開始比較蘇維埃法律和國際公法，他說得如此之好，我們大家都歡呼起來。講演完了之後，忽有一個紅髮的義勇兵裝束的人走上講台，直奔教授的講座。以前我並沒注

意到他，大學裏有義勇兵出現，我看了著實詫異。祇有帝政的時代，大學裏纔駐有警察，爲的是敲打參與政治的大學生。

“什麼事，因志？”費道饒甫斯基問道。

“是關於——那美西鱈，”那個義勇兵蹣跚不安的說。

“怎麼樣呢？”

“你說美西鱈如果用甲狀腺去喂，就可以變爲 Amblistome。但是此外還有一個法子呢。”

“我卻不知道，”費道饒甫斯基說。“現在只有過少數的試驗，過半數而且是失敗了的。這雖然和我的講演沒有多大的關係，仍請你把所知道的另一個變種法說給我們聽。”

“是這樣的，”警兵說。“你得把生物的環境改變過。我親自做過的。美西鱈的肺爲什麼不發達？是因爲水裏面以及它在水池中吃的植物裏面都含有養氣。這養氣必須去掉。”

“你怎樣把養氣去掉呢！”

“這件事極其簡單。我們得在水池裏添上滾開

的水，並把植物擊掉。我是這麼做的。”

“可是那個美西蠟沒死嗎？”費道饒甫斯基笑着問道。

“沒死！”義勇嚷道，並且舉起拳頭來在棹子上一打。“它照常活着！要緊的關頭就在這裏！它的肺發達起來，變爲 Amblistome 了。”

“噢——”費道饒甫斯基說。“但是你沒讓它吃苦嗎？”

“我自然讓它吃了苦，”義勇兵不很情願似的說。“但是我達到了我的目的。我創出了一個高一級的生命。那個 Amblistome 還在我那裏，它至今還活着呢。”

“但是你爲什麼穿軍服？”教授問道。“你是個大學生，不是嗎？”

“是的，我現在在這裏求學。但是我也在義勇軍營裏面服務。我沒得吃的，所以工會的工人交換所委我在他們的行政處辦事。”

“妙極了！”費道饒甫斯基說。“這位同志剛纔告訴我們的一番話，讓我自己的觀點又得到一次

證實。一個明白的合理的科學觀念，終久會得到證明，種種的困難和阻礙，完全擋它不住。新的法律心理正從四面八方滲入民衆，它到後來必能夠發出光亮，照耀大千，將世界上一切國家的最大的思想家所標出的目的和理想，實現出來——這乃是徹底的文化革命，從前的腐朽不堪的法律概念都要被它打掃乾淨，送上垃圾堆。同志，你真是個了不得的人，”費道饒甫斯基說，拍拍那義勇兵的肩膀。“時時刻刻找新路走，不要盲目的跟着已成的權威。你不過在義勇隊裏面吃一口苦飯，卻創出了 Amblistome。假使你是吃甲狀腺的，你的成就還有限量嗎！”

“他將來一定做得成人民委員（註）！”有人從大講堂的背影喊道，這時那義勇兵小心的一步一步的從講台上爬下來。

九月二十日：

大學裏有一個叫考孫采甫的同學。他住在手

（註）英譯本從原本用俄文簡稱 Narkom.

日海加寄宿舍，我就是在那裏第一次遇見他的。他是研究蘇維埃法律的，希望將來做“行政者”而且做位置很高的行政者，因為如他自己所說，蘇聯非常需要好的行政者，但現在只有很少數，所以非常不夠用。我相信考孫采甫可以成功，而且他的前途許非常遠大。因為第一，他是個很有口才的演說家，他一上了臺，大家都張着嘴聽他講。而且他還是個善於觀察的人。比方說，昨天我們正從街上走過，看見前面一個穿得整齊的公民和一個同行的太太也者忽然停了腳。考孫采甫和我，於是也停下來看。原來是一個工人從地室中運出些長鐵條，一根一根的裝在他的車上面，每運出一根的時候，就會把路遮住，讓人走不過去。我們站了一會兒，那穿得整齊的公民說道：“你不能够快點嗎，車夫？”工人停了一停，把他打量了一下，於是說道：“你可以等等呀，書手。”

考孫采甫聽了哈哈大笑，笑得個個人撥轉了身體來看，那位太太也者也撥轉身體，輕蔑的說道：“這個人一定是吃醉了。”

“不然，太太，我並沒吃醉，”考孫采甫說，“不過我非常喜歡觀察民衆的階級意識，連最輕微的表現也在內。並沒有什麼旁的。”考孫采甫的譁吐，就是如此。

“記清了吧，利亞卓夫，”他說。“那個車夫的自尊之心，全蘇聯幾乎沒有哪一個人沒有。”這話說得很對——非常之對。考孫采甫哪怕隨便說的話，有些也令人驚異。他的身體高大，一頭灣曲的黑髮，看上去活像個西班牙鬥牛的人。

九月二十一日：

這將要是我一生最困難的時候。幾天之內，父親必死無疑。

我問阿賴希加·豈金他對於死有什麼意見。“對於死？”他說。“劈頭第一件麼，我就不打算死——將來必定會有點什麼發明，讓不死成爲可能的。但是假使我非死不可呢，我死就是了。不過我要掙着來福鎗死在戰場上。而且最好是奏着樂。”

“這不是我所要問的。我相信死和生一樣，純

料是一種生物現象。一個人死了，他化爲若干原子和小電子散在宇宙間各處，於是這些電子又聚攏，創出物質來，而物質便是生命的源泉。你不記得亞爾馬克費師（註）的解釋嗎？”

“記得的，可是怎樣的？”

“我是在疑問，組成某一個肉體的電子有沒有完全照原樣子重新聚在一處的可能？重新成功一個活人的身體，比方說。或者重新成一個我？你以爲這是否可能的？”

“誰他媽知道這個，”阿賴希加說。“不過我相信一件東西死亡了之後，就永遠死亡了。你不該去愁它。你自己剛纔說過，那是一種生物現象——既然如此，討論它有什麼益處呢？”

“但是你怕不怕死呢？”我所以問他這個，是因爲在過去幾天裏面，我覺得彷彿有一隻冷冰冰的手擺在我的胸前——這一定是父親將要去世的那個念頭。這是不是死的恐懼呢？如不是，它又是什麼恐懼呢？”

（註）這是他們學校裏的數學教師，見新俄學生日記。

“不，不，”阿賴希加說，“我想我不怕。我同那般漂蕩者住在破地窖（註）裏面的時候，有一回其中有一個男孩子死去了。他是忽然間支持不住了死掉的，事先並沒有一點預兆。衆男童把他從壁角落頭拉到火面前讓他暖和一下，並且摩擦他，可是他的身體仍舊冰冷。大家沒疑心到他是死了，因為他躺在那裏露着牙齒彷彿是在笑。一直等到發臭了，大家纔相信他沒有活過來的希望。於是大家把他拉到一個不透氣的地方去，把他扔在那裏。可是沒有誰心裏害怕——大家一直照常玩紙牌。

“我也相信怕死是件傻不過的事，”我想了一想就說。但是你心愛的一個人——比方說，像我的父親——要死的時候，便很不同了。你決不能夠站在他的床前，辯論這是將要照着如此如此的程序融解了的物質。而且這還涉及一些旁的問題。比方說，他好着的時候，我不知怎的並不很注意到他；我是說我固然也有點注意到他而且還很喜歡他，可是就全體而論，我是過我自己的生活，他在那裏

（註）看新俄學生日記林張合譯本頁四五至四八。

面連個位置也沒有。這是件可惋惜的事。因為父親的見解思想雖和我的不同——他具有另一種觀念形態——但是在各種事體上，我以前很可以同他多談談多商量商量來着。

九月二十三日：

* * *(註)

(註)這三顆星是英譯本裏就有的，並非重譯者怕違反了中國的“文藝政策”所以刪去一段文字也。

卷 中

九月廿五日：

我剛從佛斯瑞柯散斯克地方孀母家裏回來。她很哭了一陣子，不住嘴的說替我擔心以後怎生過活。現時連我自己也看不清前途如何，父親死後，一切都和從前不同了。

孀母給了我三十盧布。

九月二十八日：

今天我遇見了尼克伯岡日，我帶着點疑心看他，因為自從他那次演說以來，我的印象是（雖則我無法證明）維克多·夏霍甫斯柯的自殺和他有點關係，在旁的事情之外，我還告訴他我要入文科。

(不過我沒同他說明爲什麼。)

“希望上帝指點你莫走這條傻路吧!”尼克伯圖日疾呼道(不過我哪裏用得着什麼上帝指點我。)
“你爲什麼倒不想做工程師,柯斯提亞?”

“我不想做那個,”我說,這時數學又從我心上掠過了。“我一想到對數表就頭痛。我爲什麼要做工程師呢?”

“爲什麼要做工程師?爲什麼?”他嚷道,以下便叨叨起來了。(我早已看明白,他近來往往爲了些小的事就叨叨起來。)柯斯提亞,你難道沒看見我們四周圍的時事嗎?你是個近代人,而你還要問我你爲什麼要做工程師嗎?這一切改造,一切無線電設置,電氣化,合理化——目前已經辦成功的這一切,只不過是將來跟着來的極小極小的一部份。這個廣大的國家在不斷的大規模的建設工作方面還得大大的發展。這種工作得費四五十年功夫去進行,並需要很大一批的人合作。而這批人是都得受過特別訓練的呀。如果我們不教民衆讀書,如果我們不去大規模的發展電氣化和合作事業,民衆

會起來反對我們，從背後踢我們。而且他們將很有理由這樣子做。這是誰的話你總該記得吧？虧你還在這裏談什麼文學！”

“剛纔你自己親口說的，得‘教民衆讀書’。”

“讀書——自然，不過不是讀文學書，我的親愛的柯斯提亞。”（每次他叫我‘我的親愛的’，我簡直就恨。）“無論怎樣，你千萬不可以帶着文學的眼鏡去看近代生活——尤其不可以教旁人這樣做。下一輩的青年人——像你從前在前衛隊所對付的那一批男孩子先鋒（註）——你打算教他們什麼呢？用得着你去告訴他們嗎，由塵·昂尼金是一批‘異贅的人’裏面的第一個？或者要你去說託爾斯泰一心巴望老人掌權的社會和自然經濟，像年青的女孩子吃多了餅之後巴望吃酸白菜一般？難道你相信這年頭兒還有誰要看朵斯陶益夫斯基的那一套精神的戲法兒？或者這一輩新人還有半分心思想看契訶夫的嘔語？你弄錯了罷，柯斯提亞！大家也

（註）這裏的‘前衛隊’，張友松先生譯為‘先鋒隊’；‘先鋒’，他譯為‘初步工作黨員’。看新俄學生日記頁二八九。

許讀這些書，而且讀了還許覺得有趣味——不過是他們已經不需要這些書了。它們實在不過是以文學為職業的人們，文學專家們，和書獃子們的玩藝兒呢。這些文學眼鏡兒已經把知識階級葬送了，那末請問為什麼又把它們架上？大家得生出健全的眼睛，用這樣的眼睛，去看生活，哪能再套上文學的面網呀！”

“那麼你的意思是否以為舊文學已經毫無用處了呢？你剛纔是那麼說來着啊。”（我是用了十二分譏諷的口氣去說的，因為假使舊文學已經無用，那麼尼克伯圖為什麼他媽的教我們文學？）

“是這樣的柯斯提亞，你聽我說。正正經經的研究文學，能把人引上自剖自省的路。這不能算是壞事，假使本人有他自己的意志，不讓文學，比方說，比電影戲更能夠影響他。但是假使他做得太過分，不從生活而從書——比方說，托爾斯泰的書——裏面去找‘安身立命’之道，那麼，他的生活將成為文學的而不是天機的，而文學的眼鏡決不會讓你受到什麼益處。關於這點，你只須想想看契訶

夫作品中的英雄，或者隨便那一個旁的知識分子，甚至於把維克多·夏霍甫斯柯分析一下也可以。”

“維克多我很記得，尼哥來·伯特洛微出，”我著重的說。“不過我疑心他的死另有緣故呢。”說時我對準了尼克伯圖日的臉望着他。他似乎窘起來了，顧而之他。但是這也許是我看錯了。我們靜默了一兩分鐘，他纔輕輕的問道：

“你疑心的是什麼呢？”

“噢，我並沒有什麼特別疑心的。不過讓我們回到原題目，你是不是以爲一個人什麼書也不必讀？”

“噢，沒有的話！我不過是主張不應該把文學當作一種教，事事去請教它，像我們這般知識分子那樣。書當然是要讀的，不過要讀得有系統，而且不可把文學和生活混作一件事。”

“靜巴爾拿，”我說，“想得便和你不同。她說旁人替我們收集的最關重要的生活經驗我們從文學裏可以得了來。”

“事實是事實，作家的結論是結論，二者決然

不同。但是這自然只是個普通的討論，我並不想硬叫你採取我的意見。”

“說到這裏我們便分別了。尼克伯圖日的談話是模稜兩可的，不容易曉得他到底相信文學還是不相信。我想他是迷迷惑惑的墮入五里霧中了。我看了他便想起某次我在工廠俱樂部中聽見的一個演說的人。他時時刻刻使用外國字，我們沒有一個人懂得他。最後有一個人站起來問道：“什麼叫統籌？”“那是——那是，”演說的人囁嚅的說，“不過你們要曉得，一下子就把它解釋出來是頗不容易的。那是個概括的名辭，裏面包括許多個不同的觀念，要想給他下個簡單的定義，很難很難。”

那一次終究沒有誰（連我在內）懂得他媽的半個字。尼克伯圖日談文學，也是這樣。（這事令我詫異，因為在學校裏的時候，他的話總是非常清楚，非常聯貫的。）

十月一日：

我就要有一天得搬出我住的那間屋子了，因

爲連房子都要整個兒拆去了呢。(註一) 我不知道以後到哪裏去，錢也差不多分文沒有了。

我已經將聲請書送去了，請求住寄宿舍，可是我不知道能否有效果。另外還上了個聲請書，是要求津貼的。

十月三日：

今晨我到毛日海加寄宿舍去看柯孫采甫。時候很早，大多數的人都還在夢鄉中。只有一個人臉朝天花板躺着，拚命的吸麻霍爾加煙，另一個人肚子朝下倒躺了，兩臂支起，手放在耳朵上面，忙着用什麼功。

“你簡直該拏刀來切斷，”(註二) 柯孫采甫被我叫醒了之後說道。“這學生寄宿舍與其說是寄宿舍，不如說是毒瓦斯工廠。你早晨起來，便可以

(註一)理由不明——也許是那個城的市長正在投資造什麼大道吧——江。

(註二)極言其難堪也。

(註三)畜生。

知道今天餐室裏給你吃的東西和昨天的是一樣。……起來吧，你們這般畜——！”（註三）他一邊嚷，一邊把他床上的枕頭朝着頂靠近他的一個人擲過去。“起來，加拉貝德（註），你這貴高原上滾下來的人糞，再不起床我可要拉掉你的被條了！”

“你知道最近關於瘧病的謎嗎？”這阿米尼亞人從被窩裏把他那東方的頭鑽出來說道。

“什麼謎？說出來給我們大家聽。可是你要說得滑稽，不然我們罰你去拏開水。”

“這是個新謎——很逗人發笑的謎，你猜這謎怎麼說？……四圍都是布，瘧病在當中。懂不懂？”

“怎麼一回事？”

“你們打不出嗎？謎底是柯孫采甫擁被而眠。”

“原來你是糟踏我！”柯孫采甫嚷道，跳在那高加索人的床上去了。另幾個人也跟着擁上去，大家胡鬧了好幾分鐘。忽然間一個中國人從門縫裏把頭鑽進來，用中國人的口音嚷道：

“趕快，把你們的襯衫，手帕，襪子，被單都檢

（註）阿米尼亞人之俗稱。

在一塊兒，洗衣服的女人在外邊等着呢。”

“哈，汕香來了！搶吸淋！（註一）西戈爾加·巴拉斯姆！”大家嚷道。

“兄弟們，趕快，那中國人是來取你們換下來的衣服的，”房間裏有一個學生嚷道。

“快快把要洗的衣服檢出來！”那中國人嚷道。
“你們向我借的羅波（註二），什麼時候還我？”

大家都笑起來了。柯孫采甫穿好了衣服，同我一塊兒走出去。在過道兒中，我們碰見一個披紅圍巾的女齋夫，她的手裏擎着個刷子。柯孫采甫對我擠眼睛，走上去用手摸着她的腰。

“放手，柯孫采甫！”她嚷道，而且幾乎用刷子打了他一下。

“今天夜裏，你上不上過道兒裏來？”他低聲對

（註一）汕香——玉祥（馮玉祥）；搶吸淋——張作霖。俄國

小說家會形容中國人說不像俄語，我譯書的難道不可以趁機會形容他們俄國人念不清中國人名嗎？所以你看，我的確是很愛國的。——江。

（註二）盧布。

她說，把我撇開了。“你一定來，好不好？”他又說，把她推到壁角去。

“什麼過道兒！”那女僕用了很不自然的聲音嚷道。“你這魔鬼！你已經把曼耶忘了嗎？”

“曼耶怎麼樣？”柯孫采甫用了怪肉麻的聲音說。“她怎麼樣？我要的是你，不是曼耶。你肯來嗎？”

“不要釘着我像蒼蠅似的！”她假裝冷笑道。“你爲什麼尋着了我——我是金子打的嗎，還是什麼？”

“你比金子打的還好！”柯孫采甫親熱的說。“你哪裏是個普通的姑娘家——你是個女王！今天夜裏大約十二點鐘，我在這裏等你。我們走，利亞卓夫。”

“你爲什麼同她去纏？”我們走上了街的時候我說。“你不會愛她，也不會娶她，那麼爲什麼不讓她幹她的呢？”其實我是很羨慕他，所以有此一問。

“噢，”柯孫采甫說，“人生只有幾十年功夫，豈能碰過一個女人便娶一個。對於這種事情，大可以

不必太認真了。不記得那句成語嗎：‘見了老鴉儘管打，也許打中一隻鷹’？”

“這話是什麼意義？”

“不外乎叫你對於女子不用太認真。摸得到什麼就什麼好了。”

我沒有功夫和他再往下談這個題目，因為我還有更要緊的事問他。

“告訴我，柯孫采甫，”我說道，“你以為他們會不會允許我入寄宿舍和給我津貼——假使不，我該怎樣辦纔好？”這個問題於我，比女子要重要許多倍。

“你應該照常幹下去；奔走，四處找人，”他說。“石頭不漏縫，水哪裏流得通呢。此外你還得牢記在心：無論如何拚着你這條小命去幹，成功卻是保不來險的。如果想要不失望，你得先替你自己弄到一種心靈上的免疫性。”

“這是什麼？”

“這就是說，你得在心理上保一種失敗險。在你心裏的深處你必須相信你是包可以成功的。但

是同時你還得假裝你自以爲成功不了，時常準備着和最不好的厄運去碰頭。你該對你自己說，‘我是進不了寄宿舍，也得不到津貼的。’假使將來真的如此，你便不至於覺得所受的打擊分量太重了。”

“假使我所要的東西居然到手，我自然因此格外高興些，”我說。“不過困難的是一個人怎能夠同時又信又不信。”

“讓我回答你，這樣去做就是啦。讓一部分的你相信，另一部分的你不相信。事實上應該讓哪一部分指揮你的時候，便讓哪一部分佔上風。你同那些有力量提拔你的人說話的時候，該假裝自以爲所要求者是正當不過的，而且還確信他們無論如何總得答應你；同時你自個兒心裏不住的說：‘他們一定不會理會我，他們包不會理會我。’這個便是我所謂心理保險。”

“這真是他媽的一個好法子，”我說。“以後無論碰到了什麼困難，我一定試試看用它去對付。”

關於寄宿舍和津貼，大學都沒確定答覆我，他

們只對我說將來可以再去問。但是我既然已經預備好了被拒絕，所以這就攔倒並不能夠害得我着急。

十月五日：

父親死了將近三星期了，我還不知道自己的前途如何。問題是這樣的：我已經離開了原先的根據地——學校——但是還沒到達新的根據地——大學。在學校時代，作我心理上的奧援的那個集團，現在已經等於不存在。有時，特別是在夜間，我覺得對於那一段過去的生活時代有一種說不出的懊惱。大學自然比學校是個大得多堅強得多的團體，不過我還沒能夠沒進去。我在集會和研究班裏試着說過話，不過我自問是失敗了——至少我覺得似乎是失敗了——因為大學裏雖然有些極其無智識的人在開口說話，卻也有些非常聰明的人，這般人的頭腦和智識，比我們學校裏無論誰要高許多倍。我要想趕上他們，不是容易的。

我在青年通訊股裏面做六小時的強迫的社會

工作。我們替新青年(註)做文章，做好了大家拏來共同討論。這和我的心理尙合，因為我覺得我的筆下還來得。

但是我的主要的困難是更加屬於個人方面的：我沒錢用。孀娘給我的三十盧布已經用完，假使得不到津貼，我不知道怎麼纔好。我去找過工作，但是很不容易找得着。

十月十日：

我站在大學的一個過道兒上的時候，臉上一定是一付餓容，因為那時有一位少女走到我面前問道：

“今天沒吃過飯吧，兄弟？”

“你說着了，”我說。

“那麼，跟我來呀。”

“哪裏去？”

(註)我這麼一譯，彷彿中國的新青年(和中國的“白話文”

一樣)一起頭便是共產黨人陳獨秀玩把戲了，哈哈！

——江。

“你等等自然知道。我們去賺點錢。”我跟她走，走，一直走到一家影戲院。這戲院小而且僻，但是外面卻圍攏了一大羣人。映演的片子叫哀梨塔。

“我爲什麼要上他媽那裏頭去？”我說。“這片子我已經看過，而且即使沒看過，餓着肚子看也不是什麼好玩的事呀。”

“你跟着我走就是了，不必辯論。我們寄宿舍裏面的人都說，‘聽維若的話，包你是對的。’維若就是我。”

她從衣袋裏抽出兩張優待券來預備着。

不到一刻功夫，一位公民挽着一位太太的手臂走過來了。維若走近他們身旁，問道，“公民們，你們要買什麼價錢的票？”那男人有點窘起來，看着他的太太也者^(註)說道：“我——我不知道。一個盧布一張的——還是貴點的？”

那個太太也者說道：“不必，不必，一個盧布一

(註) 共產黨人普通對於男子女子一律稱‘公民’(Гражданин),至於‘太太’(Дамы),乃是對於多少有點資產階級的派頭所以他們不以爲然的女子的稱呼。

張的就已經夠貴了。何必浪費呢？”這時那公民忽然叫道：“管它什麼價錢，與你何干？”他並且狠狠的看了維若一下。維若扯扯我的袖子說道：“這位同志和我已經買好了票，可是我們又不想去看了。把你的錢交給我，我可以立刻替你去弄票子。”

那個太太把維若從頭到腳打量了一番，於是說道：

“這般人簡直該送到義勇兵營去辦。”

這話剛出口，維若對她發起狠來了：

“什麼？義勇兵營？爲了什麼？你不該說這種話呀，公民！這簡直太糟踏人了！我好心代你去買票省得你排着隊等，你倒把我們當作騙子。你有什麼理由這樣子隨嘴亂說？”

於是那公民對他的太太說道：

“不錯，你實在沒有什麼理由可以那麼說！”

他正預備把錢掙出來。但是那個太太提高了嗓子叫道：“不成，這種事發生過不止一次了。馬利亞·大衛賓甫那早就給我說過，她說像他們這種人應該立刻就送交義勇兵營。”

這時維若又對着她跳起來了，她把兩隻手放在衣袋裏面，嚷道：“好吧，就到義勇兵營去。你們爲什麼不來呀？哈哈！原來你們怕起來了！那麼你們何必還要瞎恐嚇我們呢？來呀，趕快來呀！”

同時呢，她混身到下在那兒直抖。我不知道該怎樣做纔好，覺得很尷尬。那個太太四面看了又看，心裏明白了她實在無能爲，於是她扯扯那位公尺的手臂，兩人一同走開了。

“這兩個該下地獄的東西！”維若說，而且在他們背後叫道：“不要忘記告訴馬利亞·大衛賓甫那，她是個天字第一號的大——混蛋！”……“嘿，”她轉過來對我說，“這次沒入港。你知道不知道，假使他們真把義勇兵叫了來，我們免不了要吃苦頭呢。但是我們且離開這裏——大家都在朝我們看。”

我們走開的時候，我對她說道：“但是你聽我講，這不是欺騙嗎？我們這不是似乎在作三隻手的事嗎？”

“並沒有什麼欺騙呀，”維若說。“他們出一部

分的錢，戲院子收下這優待券，這也是付過錢了的，你真是個傻瓜。所以你還是不要開口吧。”

我們到了另一家影戲院。這裏的票房前面，也有一羣人排隊等着買票。一分鐘之後我們看見一位帶眼鏡穿皮馬甲的同志走了來，領着一個約莫十四五歲的少男。維若迎上去。

“你們要什麼價錢的票？”

這個人一定是一見就猜着了，因為他只哈哈的笑並且說道：

“你是在這裏弄點錢花花吧，同志？”

維若神色不變的答道：

“並不是，這位同志和我本想去看的，但是現在我們改變計劃了。你要什麼票？”

“八十五寇配克一張的，”這位同志滿面笑容的說。“要兩張。錢在這裏。”維若接過去就直奔票房，排隊的人們朝她嚷道：“喂，公民，排着隊等。你不該搶着先買呀！會輪到你呢。”

維若回頭一看，說道。“我為什麼要排着隊等。換票的權利，我總該有吧。”

不知爲什麼，他們大家都不說話了。（假使我自己在那兒排着隊等，我倒不會不作聲。）維若把頭鑽入小窗口，稍停，她擎着兩張票走過來了。

“票子在這裏。是第六排的兩個座位。這是找來的零頭。”

那位公民很和藹的看着她，說道，“真是個好姑娘！你是什麼大學的？”

“國立第三大學。我們走吧。”

那位公民在她背後叫道：

“喂，公民！就沒有這麼一個大學呀。”

維若連頭也不回，叫道：

“隨它去好了。將來總有一天會有的。”

我們轉過了那條街，維若數數手中的銀幣，問道：

“你想吃什麼——香腸還是乾酪？”

“我想吃香腸好。”

“我們已經賺了九十寇配克——所以不必再說什麼欺騙不欺騙的話了。優待券是四十寇配克一張，那是我借來的。把這八十除去，還淨剩九十

寇配克。到店裏去買犯不着——他們沒有學生吃的香腸。還是到攤兒上去買吧。”

在攤兒上我們買了二十寇配克一磅的香腸兩磅半，麵包兩磅，值一寇配克的四塊糖，十一寇配克的契佛奈茲煙捲，兩盒火柴，兩根鹹黃瓜。

“好了，讓我們上你那裏去飽吃一頓吧，”維若說。“你在哪裏住，你的姓名是什麼？”

我都告訴了她。

“你不住在寄宿舍裏也一樣，”維若與高采烈的說。

“你從來沒被人家看破過嗎？”我問。

“噢，自然被人看破過，”她笑着說，“有一回一個太太也者——就像我們今天看見的那個——看破了我，叫喚起來。不幸附近果真有一個密爾吞(註)，他便走過來，一把拉住我的袖子，問是出了什麼事。我把我的大學證摺給他看，但是那個太太還是不住口的叫喚，說我要搶她的錢。我沒法子想，只得聽話到義勇兵營去走一遭。我嚇得幾乎哭出

(註)俗語——義勇兵也。

來，但是幸虧那時候影戲散了場，裏面走出來一大羣看客。我用力一掙，鑽到人堆裏頭去。密爾吞被大家擠住了動彈不得，我便趁機會轉一個灣逃掉。我這纔明白過來，知道我的跑是打錯了主意，我其實該堅持和那個太太一同到兵營裏去。無論怎樣，她決找不出我的罪名，那時我便可以反過來咬她一口。世間沒有再比太太們更討厭的東西了。”

我們倆到了我住的小房間裏面，把所有的包兒統統放在桌子上，打開來大吃。等到樣樣都吃完了，維若說道：

“現在我要坐到你腿上來了。”

“好吧——只要你的身體不太重。”

“你覺得吃力了，告訴我一聲就是，”維若說，這時她坐下去辯論起來了：“你說什麼‘欺騙’，是不是傻瓜？”

“並不，我仍舊以為我們做了錯事。無論從哪一方面去看，總是有人受了損失。我們花了旁人的錢了。”

“錢這樣東西，”維若說，“是資產社會遺下來

的。而且專就今天的這筆錢而論，我們不是用工作弄來的嗎？我們的工作，身體方面的和精神方面的都有。既然工作了，當然該得到報酬。假使我們是躺在床上，等着香腸往我們嘴裏掉，問題便大兩樣了。餓着肚子不必譚道德。但是我們現在已經吃足了，所以我們儘可以談——道——德，說——仁——義吧！”

她說得這麼俏皮，我止不住吻她。她立刻從我身上跳下來，改變了聲音說道：

“不要這樣開玩笑。你們暫時分手吧。你想到我們的寄宿舍去的時候，可以去。”

十月十五日：

柯孫采甫今天來看我，他一看我足有兩天沒吃飯了，便說道：“那麼可讓我把你怎麼樣呢？我可以帶你上一個地方去，那裏他們有東西給你吃。不過你得會跳狐步舞纔好。”

我大奇怪，幾乎奇怪煞。

“你會跳嗎？”我問。

“我是樣樣會，”他說。“這年頭兒，假使一個人不是樣樣會，他就算完結了。你另外總還有一條褲子吧？”

“有，我正想把它賣掉呢。”

“真笑得死人！兩天沒吃飯了，還沒賣掉它！來，來，這樣的站着。”說完他便把一隻手抱着我的腰，教我狐步舞。我老踩着他的腳指頭，因為我從沒跳過舞，而且隨便什麼舞，我向來是看不起的。

(註一)

“你真是個笨牛，”他罵道。“再試試看：——二——三——四，——二——三——四。”等我多少有點會了，他教我跟着他唱：

棒喝黨人街上走，

看見女子就去勾。

我們這樣的舞了下去。我覺得非常之尷尬，因為我不但以爲自己所做的事與革命家的事與觀念形態(註二)不相合，而且是已經餓得頭痛心慌了。

(註一)參看新俄大學生日記一九二四年元旦日記事(林張合

譯本頁七九至八三)。

最後柯孫采甫說道：

“現在成了。刷刷你的衣服，換上那條褲子吧。”

我照樣做了之後，二人一同出去了。在路上我對他說：

“我決想不到我會去跳狐步舞。”

“恐怕你也決想不到會兩天沒飯吃。我猜想你以為跳舞是革命者不值得去做的事。但是現在不是顧慮這個顧慮那個的時期。共產主義的軍政時代已經告終了。此刻是新經濟政策時代。我們在旁的東西之外，也得學習經商。既然如此，我們為什麼不也學跳舞？尋快樂是於你的靈魂有益的，我們並沒有都得過僧院生活的必要。而且跳舞給你極好的機會可以同女子們接觸得更親密一點。跳舞簡直可以讓女子——融化！不過你得記清——不要着慌，時時刻刻保着清楚的頭腦。假使你踩着他們的腳指頭，並沒有什麼關係。”

(註二)‘觀念形態’(Ideology)，林茲譯為‘理論’，例如頁八

三行三。

“假使踩了，該怎麼樣呢？”

“最要緊的是不要告罪。說句笑話就得，或者裝假錯在你的舞伴。”

我們走進了一層資產式的房子，一位年青的小姐飛跑出來，她管柯孫采甫叫尼克斯，把他拉了就走。我脫了外衣，像個傻子是的在廳上站了一會兒，我幾乎要跑走了，但是注意到廚房的門是大開着，我於是伸首進去看，看見桌上有些切好的香腸。想也不想我便走了進去，抓了幾片香腸拼命往嘴裏塞，塞得幾乎透不過氣來。於是我急忙的嚼，一面又抓些往衣袋裏送。這時忽然聽見一個人進來的脚步聲，回頭一看，只見一個胖女人目不轉睛的朝我望着。

“你要什麼東西，公民？”她問道。

“我——我是同柯孫采甫一塊兒來——”我說，一面把沒吞完的香腸往嘴的兩旁邊推，“跳狐步舞的。”

“假使是爲了狐步舞來的，你該到派辟利阿耶甫家去，不該上這兒來。找我們的按一下電鈴，找

他們的按一下。我得老實說，常有些不三不四的人跑來找他們。”

“我不是來找你的就完了，”我怒氣直沖的說道。

“那麼，你到我廚房裏來幹什麼？”她問。“這裏的瓦器差不多都是我的，哪裏是派辟利阿耶甫家的。而且我決看不慣你們那狐步舞。”她忽然把嗓子提高了嚷，並且不轉睛的朝我看。“一個長鬍鬚的怪樣子的人”（這時她看到了我的兩頰）“跑到我廚房裏來糊攪，然後整夜的去跳，叫——等到出了什麼事，倒也要我負責。我不能再讓你們鬧下去了，青年人。你等着瞧吧！”我正要對她說給我下地獄去，忽見柯孫采甫衝進來。

“你這是他媽的往哪裏去了，柯斯提亞？”他嚷道。“我正想把你介紹給大家，回頭一看，你卻蹤影全無了。來吧！”

但是那個太太仍舊抱怨道：

“我們這裏有人連白糖都沒得吃，你們倒一夜到天亮跳狐步舞——”

“誰沒有糖吃？”柯孫采甫問道。“我可以替你弄點來啊。你要多少磅？”

“你真能夠弄點來嗎？”她問道。

“隨便你要多少都辦得到。這不過是因為食物處的組織暫時出了點毛病。糖其實有的是。”

他把她要的磅數寫在他的小簿子上面。然後我們走入一間大屋子，那裏面有一張布置好的餐枱，幾對男女在跳舞，音樂是從一部留聲機器發出來的，那留聲機沒裝喇叭，樣子古里古怪，屋子裏雖有一架鋼琴，倒反不用。

“先吃點點心吧——這可以增加你的勇氣，”柯孫采甫說，把我領到餐枱面前。這裏我看見一位年青的小姐穿着很短的衣衫。

“瑞瑞，”柯孫采甫說，用手指着我，“你可以同他先來。”

我們對酌了幾盃白蘭地之後，我的頭有點暈起來，但也是因為喝了酒的緣故，我覺得不像以前那麼拘束。於是我就大吃冷魚，覺得味頗可口。魚裏面有骨頭，我吃到了便吐在地板上。

“你的吃相不好看，”瑞瑞說。“魚骨頭你不會放在盤邊嗎？”

“這有什麼要緊，”我說：“爲什麼拘拘於這種過了時的儀文？哼，我有四天沒搵飯了，還叫我把骨頭放在盤邊！”

“你的談吐也欠文雅，”瑞瑞說。“你爲什麼不說‘吃飯’，倒說‘搵飯’？”

“左右是一樣的意思呀。你要跳舞嗎？”

她什麼也不說，只把手搭在我的肩上。留聲機依然軋出同樣的調子，起初我還跟得上，不料剛過了一小會兒，我又覺得頭暈起來，差一點沒把瑞瑞撞倒。我雖然記得柯孫采甫吩咐我的話，竭力想不動聲色，但是漸漸覺得尷尬起來，和初來時在門廳中一樣。

“來跟我跳，”另一個少女對我說，但是剛舞第一步我就踩了她的脚。

“哎呀！放小心點，”她叫了出來；“我脚上可有鷄眼。”

“一位繚繖的姑娘哪裏會生鷄眼？”我慫勸的

說。“而且你也應該把腳躲開我的呀。”

“噢，是嗎？你真是個了不得的人，”她說着便走開了。我覺得厭煩起來，遠遠的在角落頭一個人坐下(本想回餐棹，可是獨自一個人已經走不過去了)，眼望着他們大家興高彩烈的跳舞。

“真傻！一百二十分的傻！”我心裏想。

“柯斯提亞，你爲什麼不跳舞呀？”一位年青的小姐說，並且在我的身旁坐下。我詫異她何以知道我的名字，但是立刻明白那一定是柯孫采甫告訴她的。

“因爲這是一種愚笨的反革命的娛樂，”我答道。她很詫異的用眼釘着我看。

“反革命？爲什麼？這裏面絲毫沒有反蘇維埃的意味。許多共產主義者都跳狐步舞呀。”

“哼，假使他們幹這個，他們便是假的共產主義者，”我怒氣沖沖的說。“這種無意識的舉動，應該停止。”

我一定是說得很響，因爲舞蹈和留聲機忽然間都停止了，一切的人都圍着我站攏來。

“怎麼啦，柯斯提亞？”柯孫采甫說道。“你是忘其所以了呢？還是喝多了白蘭地？”

“你原來是相信共產主義的嗎？”瑞瑞姑娘說。

“問得真無聊，”我說，站了起來。“我是個大學生和共產青年。”

“很好很好！但是請你記清楚，我是相信上帝和狐步舞的！”她嚷道。“沒有什麼人——你聽不聽得見？——沒有什麼人阻攔得了我。你聽見沒有，共產青年？”

“我聽得清清楚楚，”我說，此時我忽然清醒起來了。“而且我也明白了，這不是我呆的地方。喏，把你們的香腸掙回去！”

說時我便把衣袋裏的香腸片都掏出來，拋在桌子上面。

“哈，”瑞瑞說，“原來他偷香腸來着！”

“嘔，這不算什麼，”柯孫采甫說。“我立刻把他領走。不要忙亂，小姐們。這都是因為他喝多了白蘭地而且許久沒飯吃——”

我們怎樣到了街上，我記不清了。只記得柯孫

采甫給我的訓辭裏面的一些斷片：

“你把你到那裏去的真目的忘記了。你的真目的不是去吃嗎？你不把你自已塞飽，反倒鬧一場亂子。我倒不懂，你何以不簡直對他們講馬克斯！旁人家是要隨自己的心尋快樂，你是去果腹的，不料你倒大鬧了一場。我承認他們是過去時代的一般可恥的遺民，但是這樣一來之後，我不能再帶你去了——那怕帶你去吃一頓也不能夠了。”

“我也不想再去了。”

“但是你飯總得吃呀，傻瓜，是不是？”

“嘿，我說，尼克斯，”我忽然想起來問他了，‘你想同那般——女的發生關係的時候，怎麼向她們開口？’

“不要問這些傻話！”他急說道。不過照我看來，他那時也有點給白蘭地灌醉了。“你問的這叫什麼話！難道你不曉得，法子有千百條之多。但是主要的當然是哲學。”

“哲學和這件事有什麼相干？”

“我的意思是說哲學的根據。關於女人家，你

得永遠記清了這個公式：‘我拏出去是半個錢不花，她得到了倒當作寶貝。’此外沒有旁的了。假使你‘抱牢了’這個公式，包你可以事事如意，時時如意。不過有一件事我可得正正經經的向你說：在大學裏面，請你千萬不要叫我尼克斯。只有派辟利阿耶甫那裏的人纔這樣子叫我。”

“你到了那裏就換個樣子做人嗎？”

“你這句話是什麼意思？”他問道，臉上帶着吃驚的神情。“並沒有那麼一回事呀，不過大學裏的人都知道我是個演說家和活動的工作者，狐步舞的綽號，在那裏可萬萬用不來。”

“我一點不懂爲什麼用不來，”我說。“許多的同學，都被用人用綽號去稱呼啊。”

“不過我剛纔囑咐你的話，仍舊要請你記清。”

於是我們分別了。今天我頭痛了一天。

十月二十一日：

今天早晨，柯孫采甫到我這裏來了一小陣。

“你今天要做什麼事？”他問道。

“上午我要去找青年通訊股的同人，然後上讀書室；晚間我預備聽功課和上研究班。沒有旁的了。”

“搵飯的事怎麼樣？”

“今天沒有飯可搵。”

“你真是他媽的夠糟了，”他說。“現在我能夠替你想什麼法子呢？噢，想起來了，我有一位阿叔剛從鄉下來——他是個很有趣的人。我們找着他，吃他的晚飯去好不好？不過有一樁，你非喝浮德加不可——只有這樣纔能夠同他說得攏。”

“我沒喝慣浮德加。”

“不必擔心，你一喝動頭就會喝下去了。”

我們到一所旅館裏去，找着了柯孫采甫的阿叔——他是個很肥胖的人，兩眼突出像個蛤蟆，出氣的時候吼吼的響。

“辟瑞斯爲特叔叔，”柯孫采甫說，“我帶了一位同志來。這樣吃晚飯可以更熱鬧些。不過千萬別讓他多喝浮德加，否則他又要發揮他的觀念形態（理想）了。”

“好吧，我歡喜同他見見面，”辟瑞斯爲特叔叔說。“你的主意很好。可是他到底會不會喝酒？”

“你教他喝就是了。”

“上帝在上，我一準教他喝！好主意！我們去啊，姪子們！”

我們到了一家餐館，他們給我們端上晚飯和一大玻璃瓶浮德加。辟瑞斯爲特叔叔果真是個很有趣的人。每喝一盅，他必摸摸肚皮，說道：

“上帝啊！但願這不是我這箇造孽的人最後的一杯酒。”

三盅剛下肚，他便大講一種外國語，細聽起來，彷彿是法文和俄文混起來的。喝了第四盅之後，我的頭旋轉起來，我便說實在不能再喝了。

“這可不成，”辟瑞斯爲特叔叔說，硬勸我又喝了一盅。

晚餐完了，柯孫采甫說道：

“現在該來點啤酒和龍蝦了！”辟瑞斯爲特舉起拳頭，在桌子上碰的打了一下說道：“這決不是孩子話，是個有智慧的人說的話。姪子們，讓我們

到啤酒店去。”

我不記得我們在那裏面停留了多久，聽他們唱着歌，也不記得我們一共喝了多少啤酒。我只知道喝到後來我覺得難過了，沈沈睡去。起初他們還想叫醒我，後來也隨我去了。等我醒來，四面都是一片鬧鬧的聲音，和喝醉了的人的面孔，以及雲霧般的淡巴菘煙。考孫采甫和他的叔叔還坐在那裏，辯論着：

“普希金更偉大。”

“賴曼陶甫更深沈。”

“普希金更純潔。”

“賴曼陶甫更飄逸。”

“普希金更容易懂。”

“賴曼陶甫——”

說到這裏，考孫采甫一交摔在地上了，我怕得不得了。

“原來如此，”辟瑞斯爲特叔叔說。“讓我們雇一輛馬車吧。”

我們把考孫采甫擡到街上去，辟瑞斯爲特叔

叔喊起來了：“人頭馬！人頭馬！”

車夫一定是懂得了他的意思，因為他這麼一喊，果真有幾輛車趕上來。我們把考孫采甫放在一輛車的車廂裏面，車子把我們載走了。

我在半路就從車上跳下來，跑回家裏。

十月三十日：

我遇見了那個牧人，便一同到寄宿舍去找維若——維若就是有一回用影戲院的優待券幫我找了一頓飯吃的那個女學生。有九個人住在那間房裏，外表雖然是一股窮相，裏面卻非常清潔。牆上還掛着些畫。我們走進去的時候，看見考孫采甫也在那裏。我很懷疑的看着他，雖則我依然羨慕他的精神好。

他們正在談論婚姻問題。維若看見我，說道：“喂，柯斯提亞，我很高興你也來了，我們可以算是在這裏開茶話會呢。”

“讓我們繼續討論，”考孫采甫說。“把你對於月情(Lunology)的見解說給我們聽。”

“可是得先把這個名辭的意思解釋給他聽，”
維若說。

“月情，”一個名叫契楚脫加的少女說，“是在月明之時沈溺於戀愛中之謂——說得廣汎點，便是愛情。”

“但是主要之點是婚姻，婚姻，”考孫采甫不耐煩的說。他在這裏，又彷彿是主席的樣子。“我們剛討論到婚姻登記的問題。也許有什麼人能夠給我們一點新的見解。”

遠遠坐在房間那一邊的一個少年，這時開口說了：

“先回答我的這個問題。去年夏天光，我有一次正沿着鐵路走，我看見一些披紅圍巾的鄉下女人，肩上扛着大鐵鏟走了過來——她們想必是在鐵路上做工來着。一列貨車恰巧開過來，只聽那駕火車頭的人對她們嚷道：‘來啊，姑娘們，我可以讓你們白坐車，送你們回家找老公去。’‘不必談起我們的老公，’她們答道，‘男子漢多着呢。我們要的是金錢，不是老公。’火車是慢慢的走着，那駕火車

頭的人又叫道：‘你們這般傻女人家！沒有老公你們過不了日子呢！’‘沒有你們男子漢，我們也可以過得很愜意，’她們嚷道，‘只要有錢！’駕火車頭的人又接着嚷了些什麼話，可是我聽不清楚了，那些女人也愈走愈遠了。”

“你的主旨是什麼？”少女們喊道。“你的故事怪可疑的呢。”

“我的主旨是這個，”少年說：“這全部問題得另換一種眼光去看。那般女人家所說的話，你們應該過細想一想。假使女人們所要的的確是金錢而不是丈夫——另外我還聽見好幾個女人家也這樣說來着——那麼，婚姻究竟是否必要的，便成爲問題了。”

這時候少女們嘖嘖喳喳的鬧得頗厲害，我有好幾分鐘工夫，什麼也聽不清楚。最後有一個臉孔帶黑色而且長了點小黑鬍子的少女，粗聲粗氣的說道：

“方纔發表過意見的那個人，是主張認錢不認人主義，頹廢，和寄生。他提出的問題不值得嚴重

致慮。”

“爲什麼不值？”少年說道。“假使我們承認女人所重的是金錢，不是兩性衝動或者友誼情感，問題便非常嚴重。”

“你所倡導的，”契楚脫加姑娘說，“是淫蕩，自由戀愛，和豬狗般的床第生活。這種見解，在大學寄宿舍裏沒有份兒。”

“這是大抄盤主義，”小鬍子少女說。

“我的廢除婚姻的提議，絲毫不是主張淫蕩，”少年懇切的說。“它和登記不登記也毫不相干。我是主張假使一個少年和一個少女要結婚，他們應該受檢查看有沒有花柳病，只有完全健康的人纔許結婚。”

“這話完全不對題，”有鬍子的少女苛刻的說。

“別忙，我以爲此外還得有一種檢查：假使檢查出來兩方面中有一方面是爲了金錢纔想結合的，國家應該禁止他在這一兩年之內結婚。過了這個期限，他纔許結婚，可是必須首先得到特別的允許。”

“無意識的話！糊說霸道！”少女們叫道。“閉上嘴吧！夠了夠了！”

“我們今天晚上喝的熱開水，裏面有沒有東西可以攔啊？”維若說。“我們用什麼做茶湯？”

“他媽的，不必提起了！”有鬍子少女說道。“可是假使你歡喜，你可以喝杏汁。”

個個人笑起來了——因為所謂杏汁其實不是真的杏汁。他們把熱水掣進來，不放糖也不放茶葉，就這麼喝下去（我這幾天以來也是這麼來着）。至於他們所謂杏汁，只是這麼一回事——一個少女掣手指敲敲棹子，然後攔到嘴裏去，同時說，“很好的杏汁”；第二個照樣做，嘴裏說，“很好的紅葉汁”——這樣的說下去到說厭了為止。

“你對於婚姻抱什麼意見，柯斯提亞？”維若說。

“我想這既不是金錢問題，也不是登記問題，”我說。“我要想曉得你們姑娘家們有誰嫁過人沒有？”

“問得多麼傻。自然沒有誰！”有鬍子的少女

說。

“那麼，你們還辯論什麼？每人得等到結了婚一年半載之後，自己去決定。只有那時候我們纔能夠召集一個討論會，得到些真有價值的結論。”

“以後怎樣呢？”維若莫明其妙的問。

“你問的是什麼意思？”

“我是問假使一年之後你覺得不合式——那時你便離婚嗎？”

“用強力強迫無論誰同住，當然是不合道理的。”

“對，對，”維若說。“我明白了。”

但是我想誰也沒明白我的意思。

十一月一日：

我走訪范克·伯圖可夫，請他指教我以後該怎樣辦。我告訴他這幾天之內我有百分之九十九必定沒房子可住，我還告訴他我已經沒錢用，和前幾天我做過運木頭的工，但是這個工現已做完了。

“那麼，你是失去勇氣了嗎？”范克說。

“不一定是失去勇氣；但是我以後如何，真是個問題。這些日子我一直是跑來跑去的吃白食。我去請求過津貼和住寄宿舍，但是至今沒得到答覆。在這種情形之下，聽功課能有多大的好處呢？”

“你所負的社會義務怎樣了呢？”

“你瞧，范克，”我懇切的說。“我很知道我還沒十分賣過氣力，我也很知道現在各處社會的政治的工作正是如火如荼，和這全部的生活是說不盡的有趣味；但是我要請問你，一個一天到晚發生肚子問題的人，怎能加入這種生活呢？大家已經在叫我‘食客’了，因為我老是吃旁人的。而且還有一樁從前我們學校裏沒有過的情形——現在我每次站起來發表意見的時候，總覺得有人會難倒我；這裏的人似乎都是天生的來辯論的呢？並非我被他們嚇倒，有時我腦子裏還有些思想是他們都沒有的。等些日子你看吧。”

“你沒有氣短，這是很好的，”范克沉思着說。“但是你知道不知道你的毛病呢？你從前所屬的學校集團現在不夠作你精神上的後盾了。你手裏面

沒有什麼大牌可以拏出來和旁人比了。而且，你還過於抱個人主義了。”

“我怎麼會是個抱個人主義的呢？”

“你忘記了麼，在學校的時代，你總是喜歡把你自己的計策拏出去，全不能客觀的觀察問題。這固然也好，但是從另一方面說來，結果如何，你現在是知道了：你得重新來過。現在你做什麼社會工作沒有？”

“我替新青年編輯青年通信欄。”

“這不算工作！你應該到工廠裏去。此外你還做什麼沒有？”

“沒有旁的了——除了東去借錢西也去借錢之外。”

“哈哈，”范克說，“你真不愧為政治工作者！我說：你會不會管賬？”

“我不知道。但是我可以試一試。”

“毛病就在這裏：你不知道。但是且不去管它，一星期之後你再上我這裏來。我可以同我們同人去說一聲。”

十一月三日：

我住在裏面的那所房子，他們昨天已經在拆毀。我和牧人吃了點生伴薯蕷之後，出去找地方住。

“嘿，柯斯提亞，”他說，“我還摸不透你是怎樣子的人。不過我要預先告訴你把種種糊塗心思和惡習慣都去光，今天晚上我們要同婊子過夜去了。”

“你一定是瘋了！”

“我一點沒瘋。去年我幹過好幾回。婊子裏面有些很好的女子——她們不但騰地方給你住，而且給你東西吃。不過是以此爲限，沒有旁的了。你懂不懂我的話？”

我們在大街上究竟蕩了多久，我也說不清。不過是一直到很夜深的時候牧人纔走到兩個擦了一臉厚粉濃胭脂的婊子面前，說道：

“聽我講，姑娘們！你們帶我們去過夜成不成？”

“你們挈什麼給我們呢?”

“我們什麼也不給。我們只要個地方睡覺。”

“蠢東西!”一個孃子說。“真不要臉!”

“何必同這種流氓談話?”另一個說。“我們走開吧!”

過了一會兒,我們又擋着了兩個。

“我們同你們住一夜成不成?”牧人說。

“成,成,來呀!”她們說。“不過你們得先請我們喝瓶啤酒。”

牧人便從他的衣袋裏面掏出些零錢,給了她們。她們買了兩瓶啤酒,領我們到她們住的地方去。她們佔的是一個狹小的房間,當中用一條醜陋的布帳隔為兩小間。裏面有一股潮濕和肥皂的氣味。牧人脫下他的燠和的馬甲,放在地板上,躺了下去。

“你為什麼不躺在床上呢?”一個女子說。

“多謝你,地板上就可以了,”他說。“你也躺下來呀,柯斯提亞。”

“你們是為什麼來的呀?”那一個女子問道。

“我們是來睡覺的，”牧人說。

“我明白了！”第一個女子叫道。“你們打算一個大錢也不給我們，是不是？”

“滾出去，你們這兩個臭屁股！”那一個喊道。“你們莫想欺負我們——來，來，立刻出去。”

“你看他們多麼樂天派！”第一個女子叫道。“想叫我們白陪他們。”

“不要糊塗，達麻若，”另一個說。“他們一定是學堂裏的學生。可是你們總要原諒我們，同志，這裏不是不花錢的宿舍。”

“好吧，好吧，”牧人說，把馬甲穿上。“不要多說啦。我還以為你們是好姑娘，不料——”

‘讓你三天不搵飯，那時看你怎麼樣好法！’我們下樓去的時候，女人急叫着。

我們又在大街上蕩來蕩去，後來走到了一個水菓攤。牧人跑到攤兒後面去，從雪底下掘出些乾樹葉子來。我雖然沒帶手套，也照着他掘，不上幾分鐘，我們集攏了一大堆樹葉。“現在你可以把背心對着我的背心(註)躺下去，”牧者發令道，“用樹

葉遮上你的肚子。一小會兒我們就可以暖和了。如果想快點睡着，趕快作個禱告。”

“什麼禱告？”

“讓床下地獄去——我在這裏用不着它了呢——讓床下地獄去——我在這裏用不着它了呢。”我就這樣禱告，而且果然睡着了。

十一月十七日：

我住在考孫采甫的毛日海加寄宿舍中，這是第六夜了。這裏有一張空床。我在這裏偷住，舍監自然是知情的，但是他因為那張牀橫豎是空着，所以沒抗議。一切都沒有我以前想像的那麼糟。只要你不太怕羞，你總可以找到床睡和東西吃。但是同

(註)記得某三民主義革命軍官對我說過：某次革命失敗，他在廣東某處被槍。拘留所是在一個山頂上，到了夜間，氣候奇冷，睡覺的地上而且是潮濕的。守護者憐之，給他一個麻包絮寒，他便和另一個被囚者搭在身上，背對背的睡下去，據云過了一小會兒果然覺得暖和些。——江。

時我仍覺得氣短，或云不自在。我的四周圍都是生氣勃勃的，我因而也想做個更活動的份子——不過我的困難也著實很多呢。

我差不多專聽蘇維埃法律的功課，特別是行政管理系的。這裏的學生和文科裏的很不同。文科的男學生——女學生尤其——似乎比法科的更帶了資產階級的臭味——我所以覺得法科比較合胃口，許就是爲了這個緣故。姑舉一例——文科裏幾乎沒有一個剪了髮的女學生。蓄長髮是不合衛生的，而且也實在違反平民主義。所以我想決定轉入法科。

十一月十八日：

口頭新聞紙同人的會所中有一種集會，是討論各種大學學術問題的。他們的談論很可聽，雖則他們有一種仿效藍衫會的趨勢。我決定加入這個會，已和他們的活動分子叫喬治·斯吹姆格拉甫斯基的談過一次。他們似乎專訪問工廠和軍隊，並

(註)Blue Blouse

且打算去訪問農村。不過我覺得既然如此，他們便應該討論不只對於大學生而且得對於農民和兵士也有興趣的題目。

喬治讓我驚爲一個明敏的少年；他的一切言譚舉動充滿了狂熱的傳染的生氣。在旁的事之外，我還問到他在哪一科讀書。

“我是所有的科都進的，”他欣然的答道，其時有一位女學生從我們前面走過，他便對她招呼道，“喂，曼耶！你好啊！我要去訪你，也許就是今天晚上——還要帶幾本書和半磅香腸給你呢。”這少女脚步也不停，只笑嘻嘻的把頭點點。

“你怎麼能同時進所有的科呢？”我問。

“簡單得很。我是在法科註冊的，但是空的時候便去聽其餘的各種功課。你會下棋嗎？”

“不大會。”

“那麼你爲什麼不加入棋戲會？”他詫異的問。
“我還沒在那裏看見過你呢。”

“不過是我的本領的確有限的很。”

“沒有的話！沒有的話！……這裏來了——個下

棋的了，”他喊道，手指着一個戴皮帽子的長條子；於是又低聲對我說道：“從前他是個漂蕩者和小竊，現在他是大學生了。這不是很了不得的嗎？”

“誰要同我下棋？”那個戴皮帽子的人問，一面同喬治和我握手。

“利亞卓夫說他不會下，”喬治說，用手輕輕的觸我的腰，“其實呢這是句謊話！你立刻便可以看出來，他也是一個加帕勃蘭加！……看啊，看啊！”他嚷道，手指着另一個剛走過去的少女。“那是克拉佛·格柔霍爾斯基；去年我同她打得火熱，後來我躲開她了，現在她還吃醋呢。你們看，她看見了我多麼害臊。現在她不同我交談了呢！”

我覺得頗有趣。

“你自己便多少是一個口頭新聞紙，”我說。“不過我想不透，如果無論什麼科的功課你都去聽，將來舉了業，你做什麼去？”

“我也許作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的會長或者作革命法庭主席，或者至少作一個有名的詩人。”

“如此說來，你還會做詩嗎？”

“一點不假。你在一切壁報上都可以看到我的詩。我想起一樁事來了，星期三下午五點，你們可以都到馬克斯大講堂去。有一位叫古日衣甫斯基的教授，在那兒講行政法。不過他只是瞎說一泡，沒人摸得着他的意思。所以我們大家商量，好搗他的亂；他一開口我們便大聲的鬧。”剛說完，斯吹姆格拉甫斯基像電光似的一轉眼早已不見了。

“我們下一盤好嗎？”戴皮帽子的少年說道，我們於是走進棋戲室。

“你從前真是個漂蕩者嗎？”當我們等着棋盤出空的時候我問他道。

“誰說不是，”他說道，很欣然的。“我旅行了大約五年功夫，從一九一八到一九二三年。”

“漂蕩者還旅行各地嗎？”

“他們大部分時候是旅行的。可愛的地方就在這裏。那讓你覺得自由自在。”

“旁人不攔住你嗎？”我說，想起那次在火車上我同牧人要捉住那男孩子的事了。

“有時也有之，但是通常總是把他們再放掉。”

不過捉住他們也不是容易的呢。他們大都是躲在箱子裏旅行的。”

“什麼箱子？”

“有些火車間，底下帶着些大箱子。箱子是作什麼用的，我不知道。有人說是運狗用的。這種箱子很大，有時候容得下三個人。而且我們還時常在汽機下面旅行——所以捉住我們是不很容易的。”

“怎樣在汽機下面旅行？”

“汽機底下都有一根大管子，是作什麼用的，我又說不出。那裏面也可以進去；你進去了再出來的時候，便混身漆黑，和掃煙囪的人一樣；這是好玩不過的事！”

“你們怎樣糊口的呢——是討錢嗎？”

“不是，不是！”他說，孩子氣的一笑，“只有年紀頂小的人纔唱歌兒耍鑿匙向人家討錢。我們大都是靠偷竊。”

“你也偷竊嗎？”

“當然——沒有第二條路可走呢。”

“你被人家捉住過沒有？”

“自然不免。不過漂蕩者們有一句格言，叫‘不忌偷物，忌被人捉著。’所以我們都很當心，被人捉到的時候不大有，除非是那般幹‘公’的。”

“什麼叫幹‘公’的？”

“人家看守着的時候，你攔了一樣東西就跑，叫幹‘公’的。但是漂蕩者內部裏有一種運動，嚴厲反對這種‘公的工作’。一個真的漂蕩者決不幹這個。只要一個人被捉，全幫就都得吃苦。因為到了那時候，警察一定是四面八方的去捉拏，結果必有很多人被送入低能人的看守所。即使只在警察局拘留幾小時，也不是好玩的呢。”

“那麼他們到底是怎樣去偷——是做扒手嗎？”

“是的，有些人最擅長做扒手。還有些是叫作‘撈東西的。’我們有時候就幹這個：火車到了夏天，你想必知道，是開着窗走的；所以我們便在車站裏集齊，叫一個人站在另外一個人的肩膀上，火車一開，那站在上面的人便把手伸到窗戶裏去，撈它一個衣箱或是提箱。火車當然不能夠爲了這種小事停車。”

“但是你得老實告訴我，”我說。“現在你說得這麼起勁；可是你細想起來的時候，心裏不覺得難過嗎？”

“不，並不。當其時你覺得自由自在，而且你可以有機會看到許多新的地方和新的人。我們在他希堪特附近，有一座山洞，裏面是住了六七百人。這山洞很有一種組織，它有它自己的行規和法律。這些法律，大家是絕對服從的。不過這法律裏面並沒有那麼一條說要強迫誰永遠在山洞裏居住。一個人假使住厭了，他走出就是，無論誰不能夠阻攔他。可愛的就是這種地方，我回想起來還很快意呢。”

“你不恨不得恢復那種生活嗎？”

“現在的情形改變過嘍。荒年早已過去了，鐵路上有了秩序，火車也不像從前那樣的沒有人看管。而且我自己也長了幾歲年紀了。我正該趁此學習點本領，因為我想做法官。我覺得我們的法庭對於犯法者所抱的態度是錯誤的。犯罪的人應該受一種心理上的檢查，而且應該仔細的查明，是什麼

情形把他們引到這種地步，和什麼法子最能夠使他們改過自新。(註) 可是我們趕快下吧！——棋盤

(註)據德國弗蘭福特特派記者某女士的調查，蘇俄全國約有這種苦兒二百萬。他們是死於歐戰，俄國革命，西歐干涉戰爭，及俄國大飢荒的人所遺下的孤兒，所以“從表面上看來，這些苦兒存在，是鮑雪維克派所應受管的。”他們的形容憔悴，生活悽慘，不在話下。但“蘇俄政府及其他機關都努力計劃解決這個問題。蘇俄中央執行部的兒童委員會是專管苦兒救護的工作。一九二六年莫斯科城有一個特別委員會，專到街上去捕捉苦兒，把他們送到苦兒殖民地，在那天共捉了三七五〇名，第二年又添捉了二七九三名。……共產黨曾經發出黨的命令，叫每一個黨支部努力救濟苦兒，務須在一九二九年終，把苦兒都妥為救濟淨盡。牠的計劃就是送苦兒到殖民地，建築新的兒童院，並聯絡工會工廠，青年先鋒團，共產青年團，共同協作。政府的命令聲明任何人在街上看見苦兒，便可有權去捉住，並送他到中央母兒部的中央收容所。”可惜經費很缺乏，許多苦兒殖民地不過是困難就簡，勉強支持下去。(此據十八年七月八日上海民國日報附刊。)

有空了。坐下來——我包要下敗你。這是個好的遊戲，因為它可以益人的神智。”

我們坐下去下棋，可是他大話儘管說得好聽，其實並沒把我下敗。末了我們每人剩下一個王，結果是和局。但是他始終是很堅忍的，每走一著，要想許久。我將來一定要再和他下，三野·辟楚金是他的名姓。

十一月二十日：

寄宿舍的牆倒不算薄，可是聲音大了，隔壁就什麼都聽得見。近來這幾天，我注意到隔壁似乎有個女子急叫的聲音。起初我不去理會它，但是慢慢的人人都覺着了，聲音一來，便都停下來留心聽。

隔壁二五一號住的是一個已婚的男學生和他的妻及子；門上有個啓事，署名派車柔甫，這個派車柔甫，我已經在宿舍的過道中遇見過好幾回——他是個一張黑臉，相貌很莊重的一派人，還戴着眼鏡。他的妻呢，高得很又瘦得很，她每出去走過過道的時候，總是挨着牆壁走，活像怕碰壞了東西惹

起人的注意。聽功課的時候我也看見過派車柔甫好幾次，但是從沒看見過他的妻。我屢次問考孫采甫，牆那面的叫聲是怎麼一回事。但是他只聳聳肩膀。有一天夜裏，躺在我那邊的一個同學對我說了。“他是在那兒打他的老婆呢。”

“你何以知道？”

“我親眼看見的。有一天我從過道兒走過，湊巧他們的門沒關。我朝裏一看，看見她蹲在屋角，他呢，趕上來用手批她的臉。可是她一聲也不響。”

“那麼，我們何以會聽見她急叫呢？”

“我猜一定是關了門的時候她纔叫呢。”

“第一樁我就不懂，”我說。“你看見他打老婆的時候，何以不干涉？”

“他立刻把門關上啦，我什麼也沒來得及做。否則我定準要干涉的。”

“假使我是你，我當時一定打開門，告訴他不準再有這種無理的舉動。”

“固然不錯，可是你得知道，這裏不作與過問旁人的事情。”

“假定他在謀害她，也不作興過問嗎？”

“謀害自然不同咯。”

“有什麼不同。動手打和謀害是一樣的糟。”

我們的談話到這裏爲止，但是我心裏早打定了主意不能夠隨他去。等到考孫采甫和其他的人來了之後，我對他們大家說道：

“喂，同志們聽我說啊。我們隔壁有一個學生老是打他的妻，幾乎把她害死了。爲了什麼事，我不知道。你們也許知道，不過不肯說。”

“嘿，柯斯提亞，”考孫采甫說，“第一件事我就不懂，你爲什麼拏出這種官派來和同志們說話，第二，我看你未免太起勁了。你不能夠安靜點討論嗎？”

“好吧，我就安靜點說話。但是你們得明白，這件事必須馬上對付。”

“我們早就對付了，”考孫采甫說，“假使不是爲了宿舍的規則。照規則說，我們不得干涉旁人的生活，而且如果不得到本人的明白的允許，連旁人的房間也不準走進去。這樣纔可以維持均衡同

和平。假使有什麼人反對你六點鐘起床，跑到我們房間裏來抗議，你想必會告訴他下他的地獄去吧。”

“一個人天天夜裏在打一個長條子瘦脊脊的女人家，我不知道這還有什麼均衡同和平。至於我個人，等下次再吵起來的時候，我一定要走進去給派車柔甫一頓好打。”

“假使你想這樣幹，我可得提醒你一聲，”考孫采甫說，“你不過是個客，你住在這裏，老實說，是違法的。所以假使你要強出頭，結果不過是你自己先被趕出去。這既不是中學，又不是你的私人住宅，莫以為你想怎樣便可以怎樣。”

“這又是你那勞什子心理防衛嗎？”我帶着譏諷的口氣問。

“你愛叫它什麼就叫它什麼。我甯說這是自存。”

一個克瑞利阿籍的少年忽然間嚷道：“利亞卓夫和我一定要去打斷派車柔甫的鼻梁！”

“你要是那樣去做，你可是個傻瓜，”考孫采甫

不耐煩的說。“利亞卓夫，你倒同我說說，你怎麼會是這麼一個混身都是刺的刺蝟？我也不懂，我何必爲你這種人多操心。我給你找一頓飯吃吧，你偏去糊塗一泡；我正想給你找個床位吧，你又尋是非。這未免太笨了。”

“利亞卓夫！”那個小克瑞利阿人嚷道，那時他一定已經把我們和派車柔甫相打的樣子在心裏默想過了，“你從右邊揍他，我從左邊揍他。這樣子去揍，料他逃走不了吧。哈哈！”

“嘿，”考孫采甫結論道，“記明白了這個，我不站在你這一邊，也不站在派車柔甫那一邊。”

“那麼，你究竟站在哪一邊呢？”我冷諷的問。

“我站在寄宿舍規則的一邊，”他回答道。

十一月二十三日：

我已經向一切認識我的人借過錢了，但是我既然仍舊得花錢吃飯，我便決計去找絲羅伐，雖則我因爲從前和絲羅伐有過種種交情，實在很不願意向她去開口。旁人告訴我她在解剖系，於是

就到那裏去尋她。那裏我向來沒去過，剛走到衣物暫存室，便嗅着一股強烈的令人作嘔的氣味，使我驚異起來。有些穿白色外套的少女們走來走去，我便向其中的一個打聽絲羅菲達·獨比甯在哪裏。她對我說，絲羅伐正在忙着解剖一個屍體，我如果想看她，必須直接到解剖室裏面去。我用手指去遮鼻孔，但是立刻就只得掙掉了，因為我忽然覺得口裏有一股異常難過的甜味。

每個棹子上面都攤着破開的屍體，教授和學生們——學生們大都是女的——穿了白色的外套圍着看。在較遠的一頭，有個少女獨自個兒坐在一張舒服的椅子上面，下細的查驗一個屍體，同時翻看着一本書。還有幾個少女另據了一張棹子切開一個屍體的背部。我猜想是因為我不慣的緣故，這些東西讓我非常不好受，那氣味尤其。但是等到我的第一印象過了之後，她們那真誠的實事求是的研究態度，使我很驚奇。我站在那裏旁觀，覺得解剖室真像是一個忙得非凡的蟻羣，自己無所事事的置身於其中，只覺得慚愧。

“不曉得在哪兒找得着她，”我心裏想，但其時她正跑了過來，手裏握着一把解剖刀。

“喂，勿賴得倫，”她說，“你轉到醫科裏來嗎？”

“不是的，我不過想找你談一件事。”

“好吧，我們到衣物暫存室去談。不過是這裏的空氣可比那裏好。且慢。我這裏得到了一個可愛的死體，它分量輕，不十分胖；你要不要看它？”

“我不要看，過天再看吧，”我說，因為我覺得非常不好受（許是肚饑的緣故）。“而且一個死體怎麼會可愛呢？”

“有各式各樣的死體，”她說。“你假使得到了一個分解了的死體，那就很感困難，因為它身上的胸都亂七八糟，辨認不出了。我今天的這個，倒是個很新鮮的。”

“你在這裏不覺得難受嗎？”我問道。

“有時覺得，”她說，“尤其是灣腰灣得太久了之後；但是這是科學呀，科學的任務就是查驗一切。”

“教授第一次帶我們進來的時候，他說：‘你們各自都想像着，你們將要去的地方並不是個放了許多屍體的房間，而是一個滿開着花的花園，裏面盡是氣味芬芳的玫瑰花和木蘭花。從生物學上說來，死體和香花是同樣的東西——同樣的物質組成的原子。’我們照樣子想像，果然覺得很好。我確知道化學室裏面的氣味比這裏的難聞得多了。而且不管氣味不氣味，必須這樣你纔可以走到人體智識的門前，如教授所說。就全體而論，我已經弄慣了，而且我預料你也會弄得慣；只有一點不好，女學生們養成了吸煙的習慣。我倒訓練成不吸煙也不覺得難受的本領。我還不錯吧？”

“自然好極了。你是一位了不得的姑娘，絲羅伐，”我說。這時候我們已經走到了衣物暫存室，我也不覺得那麼難受了。剛纔我所以覺得那麼受不了，一定是不但因為有氣味而且因為驟然間看見那麼許多死體。

“我要向你討點東西，絲羅伐。”我說。

“你要的是什麼？”她心不在焉的說。“可是你

不想參觀我們的博物院嗎？我們剛走過肌肉部和骨部。來，來，讓我領你看。”

不等我回答，她早把我拉到博物院裏面去了。那個地方擺着許許多多玻璃瓶，瓶裏面盡是骨頭。

“看這個，”絲羅伐起勁的說；“這是 os temporale——太陽骨。這簡直是一百分難分解出來的骨頭。他們常說笑話，自殺的人總擊槍從這根骨頭打進去，成心毀掉它，省得解剖學家感困難。這裏的是尻骨——像個馬鞍子，對不對？再看這個！你知道嗎，這裏的一小塊骨，管全身的生長？你的兩手會不會長到碰着地，你的鼻子會不會生得三尺長，全靠這一點子骨頭。此外還有些難分解的骨頭——”

“等等，絲羅伐，”我說；“今天就到此爲止吧。”

“怎麼，你不要看一看筋絡和神經嗎？”她起勁的說，不理會我的話。“來，來，我們上那間屋子裏去。看看這個頭上面的面部神經；亂糟糟的真可以。再看這些筋絡——它們的樣子極像煮過的醃肉，所以我們稱它們爲——”

“噢，停停吧，”我說，“現在就這樣得了吧。我看得連食慾也沒有了，所以我想也無須乎要錢了。你知不知道，我今天上這裏來本想找你借五十寇配克。”

“你的神經真好像是豆腐做的，”絲羅伐說；“你走到露天底下去，便會什麼都忘記了。你出去了之後，可以用一點雪擦擦你的牙。錢的話，我可以給你一個整盧布。將來如果再有什麼事，你儘管到這裏來；即使我不在，旁的女同學們總都可以有錢給你。”

我出去走過空地的時候，不停的吐吐沫，因為我嘴裏有一種難堪的帶甜的味兒。但是我的飢餓終於佔了上風，我便上餐堂去。

十一月二十五日：

自從我到過解剖系的弧形大樓以後，我已經用另一付眼光來看文科法科了。今天我到文科的一個研究班去了一遭，現在我就把所得的印象記下來和解剖室作個對照。這裏的莊嚴的文氣直冲

斗牛的白牆和上面的高大的窗，起初很令我神醉，我坐在裏面，聚精會神，把教授講的話個個字聽得清清楚楚。現在已經是司空見慣不以爲奇了，所以有些不相干的小事，我也能注意到。

女講師正在討論詩人埃森雷。她的嗓子大概是出了點什麼毛病，因爲除了坐在頂前面的人以外，無論誰連一個字也聽不清。他們不斷的嚷“說響點！說響點！”但是嚷也沒有效果。聽講的學生們，穿什麼樣子衣服的都有。有一個人穿了黑的襯衫，帶一個大的白硬領。這種打扮的人叫作‘書架子’，另外有一個人穿了一件光板子羊皮而有裏子的外衣坐在那裏，似乎一點不覺得熱，而坐在他旁邊的那個人却連襯衫的扭扣也解開了。女學生一個比一個打扮得時髦。功課講到半中腰，一個黑皮膚的學生衝了進來；他是戴眼鏡的，鼻子彎得像鷹喙。他告罪，坐下去，把鄰座同學方格子布的小帽隨手掣起來一戴，笑笑，拍拍旁邊一位女學生的肩膀，拉出筆記簿來，放掉鼻涕——這些事他幾乎是一口氣做的！同時他又忙着在簽到簿子上簽

名。以後便是一大場吃醋的情形。鷹鼻子學生的旁邊坐了一個臉色帶黑穿着很短的裙子的少女，他們兩人之間，只剩下一條過路的道兒。這個男學生，眼鏡亮晶晶的，卻不停的用手摸那邊的另一個女學生，這女學生是個皮膚雪白，頭髮金黃色的怪物，嗤嗤笑個不停。後來那臉色帶黑的女學生忍無可忍了，於是走到男學生坐位旁邊，往他肩膀上一靠，低聲和他說了些什麼。白臉蛋的可又惱了，把鼻子夾在書裏面。一會兒她又靜悄悄的伸出手臂去，把那個人的小帽拿到手，往她的筆記簿下面一藏。這些事旁觀着再有趣不過，講演我簡直是一點沒聽。

十一月二十六日：

我們在三天之內把“活動新聞紙”排好，曾於昨日到兵房裏去。我以為是弄不好的，不料結果還算不錯。我們大家的精神都很好，喬治·斯吹姆格拉甫斯基扮演得尤其動人。我們坐在電車上的時候，每轉一條灣，喬治總是跳上跳下的不停，有一

次他又想跳到另一輛的月臺上去，口裏嚷他看見一位女朋友在那裏。

“你似乎和全城的人都是朋友，”一位女生酸溜溜的說。

“你吃醋了，蘭那，是不是？”他說。我們大家笑了起來，蘭那的臉紅暈得和國旗一般，說道：

“爲你吃醋是無須乎的呢——單在大學一處，你的女朋友就夠多的了。你可以放心，沒人能夠把你認真當作一回事——你這個人太會跳槽，太朝秦暮楚了。”

“我朝秦暮楚！”他高聲叫出來，弄得車上的人個個聽見了。“虧你有勇氣對我說這種話！這三個月以來，沒有一天不挖心挖肝的想你，你簡直不曉得吧。”

“你怎樣會想她想了三個月？”另一個女學生說，她正坐在一個地方，做出彈鋼琴的姿勢。“上個星期你親口對我說的，沒有我你過不了日子。”此言一出，不但“活動新聞紙”同人，甚至於連車上所有的坐客沒一個不掩口葫蘆。但是喬治似乎並不

介意。

“一點不錯，我的寶貝們！”他叫道，“我愛你們大家，罰咒我愛你們！我的確愛這麼許多的姑娘，這有什麼法子可想呢！”

“你說的是瞎話，”‘新聞紙’同人中那個奏六絃琴的加黎金聲音很粗的說道。“莫以為我不知道你真心想的是誰，……我知道的呢。”

“是誰，是誰？”喬治逼着他問。

“醫科一年生獨比雷，”奏六絃琴的人不慌不忙的說道，喬治·斯吹姆格拉甫斯基一聽這話，忽然間忸怩起來。但是沒有多久他又如常了，而我卻同青天聽了一聲霹靂一般，心想這假使是絲羅伐可怎麼好呢？這自然也許是另外一個同名的人，但是爲了不知什麼理由，我以為確是絲羅伐，不過我當時不便就問。

“你可錯了，”喬治解釋道。“她有一雙紅耳朵；這想必是凍出來的。老實對我說，同志們，”他對着全車的人說道，“你們以為一個人能夠愛上一個紅耳朵的姑娘嗎？”

“喂，喬治，聽我說，”蘭那說道，“你要不要我替你介紹一個藍耳朵的女子？她耳朵雖然是藍的，讀起愛森雷的詩來，本領倒很大。”

“謝謝你們一家門，不必勞駕吧，”喬治說。

“好了，我們下去吧，同志們，”他忽然說道；於是我們都下了車。

“活動新聞”扮演了起來而且進行得很順利，我趁斯吹姆格拉甫斯基一個人在後臺的時候捉着他問道：“告訴我，獨比雷姑娘叫什麼名字。”

“你這是什麼意思？”他問道，氣喘急急的。那時他正忙着脫去張百金的衣服，另化裝為賣看‘西洋景’的。“不管她叫什麼，你為什麼這麼留心？”

“我就是留心；老實對我說吧。”

“現在想討論這種事，你可真把時候揀錯了，”他煩燥的說，一面把花白的假鬍子很命的套在額下。“就告訴你吧——她叫丹雅——沒有旁的了。你也湊巧認識她嗎？”

“噢，鬧了半天原來是絲羅伐，”我冷淡的說。
“她和我在中學同學，我們很熟。是真的嗎，你同她

——唔，唔——？”

“糊說！糊說！”他說道，但是我看得明白，他露出了不自在的模樣。“可是你怎麼還不裝扮？就要輪到你上去唱滑稽歌了呢。”歌兒我是唱了，可是因為有事在心，自己不覺得有趣。不過就全體而論，赤軍是用了很友誼的態度接待我們的。

十一月二十九日：

今天我在解剖系的房子外面，約摸等了絲羅伐十五分鐘，因為我實在不高興走進去。那時候天黑了下來，細雪紛紛的飛，有一對男女在房子前面來回來去的走，當他們轉灣的時候，我看見他們接吻。

“怎麼揀這麼一個地方接吻，”我煩燥的想。那時絲羅伐正走出來。我向她問了晚安，立刻迎頭問道：“絲羅伐，你告訴我，你認識不識一個叫喬治·斯吹姆格拉甫斯基的男人家？”

“我自然認識，”她答道；“人人認識他。他這個人非常好玩，無論什麼他都學得頗好。”

“是的，他同時讀各科的功課，”我無精打采的說。“這種人，將來能有什麼成就？”

“他簡直是個活笑話，”絲羅伐說。“你知不知道，解剖室裏他也要來——不但來，還工作。有一位教授要趕他出去，但是他還是照常的來。”

“你告訴我，他同你相好嗎？”

“相好這個名辭太村了，”她憤怒的說。“你從什麼時候起，用這個名辭的？”

“沒有什麼用不得，”我也怒氣沖沖的說；“你莫想改換說話的題目。你很清楚我的意思是什麼；你倒想咬文嚼字。”

“我不懂你這種口吻是哪裏來的，”絲羅伐說。這時她似乎和我認真起來，我也覺到我們二人之間有了一條鴻溝了。“誰給你權利同我說這種話？我是你的嗎，還是怎樣？你忘其所以了，我的親愛的勿賴得倫。”

“你又想躲開話鋒了，”我說。“你為什麼不直捷了當的回答我——是，還是不是。你心上有斯吹姆格拉甫斯基嗎，還是沒有？”

“我不來回答這種問話，”她岸然的說。

“我明白了，你心上的確有了他。我記得就是了。”

“但是無論怎樣，用得着你擔心思嗎？”她問道。“我看你的膽子真他媽不小。照我看，你一定是有點糊塗了。且慢，你住寄宿舍的事，辦妥了沒有？”

“樣樣事情都他媽辦妥了，”我無精打采的說了一聲，便走開了。我本有許多事要告訴她和她商量，但是她假使同我這樣說話，我們以後只好是各幹各的。斯吹姆格拉甫斯基說她耳朵紅，完全是瞎話。我今天留心看來着。她的一雙小耳朵只是粉紅的，並非深紅，如他所說。他一定是故意這樣說，好讓我們上當。

絲羅伐一定是惱了我了，可是我毫無辦法。假使她定準要同斯吹姆格拉甫斯基相好(註)，讓她去

(註)‘相好’(Walk out) 在新俄大學生日記彙報合譯本中作

‘同去’。日記者從前有一同想同絲羅伐‘相好’或‘同去’，

學生日記頁一二〇。

就是了，沒有什麼可說的。

明天我一定出去找維若姑娘。

維若的故事

十一月三十日：

維若一半是無法無天，一半是天真漫爛，我有時候覺得她真像是一個剛從中學裏來的小姑娘。前一天她的一位嬌母從烏克蘭來，給她帶來了許多吃的。維若便在今天舉行聚餐，先期把我和她的一位女友尼烏爾加·柯希金都約了去。吃到半中腰，我一眼望見她的牆上掛了一張中國地圖。

“你這知道中國的事嗎？”我問。

“哈，我自然知道，”維若說。

“我們兩個人都知道不少。有一次我們爲了中國鬧得非常尷尬。”

“告訴我——是怎麼一回事？”

“不要告訴他！”尼烏爾加嚷道。

“爲什麼告訴不得？”維若說。“事情都早已過去了，說說有何妨呢。這事是這樣發生的。有過一

個時期，我同尼烏爾加不斷的上一個資產階級式的戲園子去看影戲，直到成了習慣；這戲園子的經理是我們的一位朋友——其實算不了朋友，不過也不去管它吧，我們是在那裏和他認識起的。”

“這些話並不對題呀，”尼烏爾加插嘴道。“你何不說給他聽，我們倆怎樣到中國去的。”

“等一會兒；我要照着先後的次序把故事全部講給他聽。我得老實告訴你，柯斯提亞，一年以前我們倆是一對大傻瓜，什麼險都想去冒。”

“你們現在已經不是大傻瓜了嗎？”

“現在我們是有學問的女子了。但是這種話不必說，我剛纔正告訴你那個經理——”

“你要曉得，柯斯提亞，”尼烏爾加又插嘴了，“他生就了一個老大老大的鼻子——”

“不要說他的鼻子吧，”維若說，“如果你老打我的岔，恐怕我到明天早晨也說不完。我得告訴你，我們在認識他以前，曾經到M. O. P. R.去請願，要他們委派我們去幫芬油香(註)。M. O. P.

(註)馮玉祥。

R.裏面的人先只拏我們開玩笑，後來看見我們不肯就歇，便斬釘斷鐵的回報我們了：我們得先從大學畢業纔能談旁的。被他們這麼一拒絕，我們心裏非常的惱恨，有一段時候，我們甚至於把功課也丟開了，天天到那個影戲院去看戲。……我們每次前往的時候，總是被領到一間包箱裏去。我們像貴婦人似的坐在那裏，口裏嚼着朱古力糖。

“你們的朱古力糖是從哪兒弄去的？”

“我告不告訴他呢？”維若說。

“好吧，就告訴他，橫豎你是預備樣樣告訴他，”尼烏爾加答道。

“我們就是在那裏找着的。我們每次在包箱裏坐下，總看見有朱古力糖擺好在那裏。不管三七二十一，我們吃它一個精光。有一晚我們正坐在那兒吃糖看戲，只聽見有個人走到包箱裏來，一屁股坐在我們的背後。‘這是誰呀？’尼烏兒加問道。那人答道：‘姑娘們你們不要害怕；我不會吃你們的。我是個很心慈的人。我的木乃伊總是對我說我的心很慈。’‘什麼木乃伊？’我問道。‘我自己的木乃伊格

麗體日亞·菲都爾卯甫那。’我們倆聽了都笑起來，但他還接着說：‘我所有的朋友，也都承認我是個再好沒有的少年。’一會兒電燈開亮了，我們纔看見那個‘少年’其實是個胖得不成樣子的男人家，他至少有四百多磅的分量，一個人足佔了兩個座位。我們越發覺得好玩了，等到電燈又關上了的時候，我們索性連影片也不去看，一味格格的笑。我們自然是立刻就知道，此公存了不良的心，但是我們既然因為不準到中國去，心裏失望得了不得，所以我們準備着幹旁的無論什麼冒險的事。而且這個胖子也真是非常逗人笑——雖則我不得不說他多少是個二等貨。”

“二等貨——這是什麼？”

“讓我說給你聽吧。那時尼烏爾加和我還沒脫掉中學生的習氣——例如這種喜歡冒險的心和那一類的事。我們管第一等的男人家叫亨利。亨利是長得漂亮，穿得時髦，懂得禮貌的男人家。次一等的男人家不好也不壞——我們就管他們叫二等貨。二等貨不必特別穿得好，甚至於梳不梳分頭

也不必計較，但是必須談吐大方，不用肉麻的字眼兒，纔算合格。第三種人呢，那叫苦力。苦力連衣服也不必穿得講究，因為你一見面就可以知道他是苦力。”

“這倒不容易叫人相信，”我說，“你們是蘇維埃大學生，不是資產階級的青年貴女呀。”

“話也有理，不過這是去年間我們在大學一年級的時候的事情，而且請你不要這樣子隨口譏諷人，不然的話，我可不肯把我的故事講給你聽了。閒話少說，那個胖子的確是個二等貨。影戲做完之後，他對我們說了：‘你們要不要我駕汽車給你們看？’我們自然要看，’我們答道。我真的極其想看看，他怎樣子上汽車——假使車子吃不住他的分量坍掉了，那時看他怎麼辦。我們於是走到街上的方場，他果然上了一個漆着黃條子的汽車。‘喂，進來呀，姑娘們，’他說。尼烏爾加正想上去，我把她一把拖住。那個二等貨說了：‘你們明天再來；我顯點本事給你們看。’於是他駕着汽車去了。等尼烏爾加和我回到這裏來，我便開口罵她不該想坐人

家的車。”

“這是句謊話，”尼烏爾加說。“你那回同我吵嘴，並不是爲了車，而是爲了我的手套有破洞吧。”

“不去管它，那回也許是爲了手套。總之，我們倆口角了半天，爭論坐汽車到底合不合觀念形態。我們都一心的想坐一回汽車，因爲我們從沒坐過。‘他敢怎麼樣我們嗎？’尼烏爾加說，‘我是不怕他的，下次他再向我們開口，我一定去。’我們這樣說了一泡子，也沒決定到底坐不坐。一兩天之後，我們又到影戲園去，照舊被領到包箱。二等貨已經坐在他的兩張椅子上面了。包箱裏另外還有一個蓋色頭髮的人，他幾乎不會說俄國話。我們問胖子這是誰，他答道：‘這是我的翻譯。’最初我們只覺得這‘翻譯’不過是一種聽差罷了，因爲是他在那裏一趟又一趟的跑餐室給我們拏朱古力糖和汽水。尼烏爾加和我，一連灌了它三瓶汽水。‘翻譯’看見瓶空了，又拏了幾瓶給我們，可是我們實在喝不下去了，只得不動瓶。後來我們又出去到了街上的方場，二等貨說道：‘怎麼樣，你們今天肯去兜個圈子

嗎?’這時我忽然放大了膽子跳上車，尼烏爾加也跟進去。汽車開了一一喝，快得同飛差不多。我們兜了很久，差不多凍僵了。於是二等貨說：‘現在我們可以到一個地方去煖和煖和。’一會兒我們便在一家餐館面前停下來了。”

“你們真是一對少見少有的傻瓜，”我說。“論理你們應該立刻就可以知道，那個二等貨是個奈普人，而他的‘翻譯’是個偵探或者外國奸細。我倒不懂起來；所有進了大學的人都成為老成持重的，而你們的舉動，卻同傻小姑娘一模一樣。”

“那是因為我們中國去不成的緣故——我們是說不出的懊惱呢。在大華酒樓裏面，他們先燙點酒給我們喝了取取煖。我剛在喝，看見那‘翻譯’低聲和侍者說了些什麼話。‘假使他再同侍者囁耳柔，’我說，‘我們可立刻就走。’二等貨這時裝出一種神秘的樣子說道：‘不要爲了他不痛快。這幾年革命以來，他的兒子，女兒，姪子，叔母，嬸母走散了二十七個，還有些小孩不在內，他至今四處尋找他們，希望骨肉團圓。’這時候‘翻譯’把眼睛往上遊，

眼淚淪了下來。‘你還丟不開嗎，老人？’二等貨說。‘我丟不開，’翻譯說，眼淚直往下流。‘我每想到他們，肚子裏像刀割。’”

“這是裝出來的，”我說。

“自然是裝出來的，”繼若說，“不過是樣樣裝得很逗樂兒。‘假使你這麼傷心，’二等貨說，‘我看你不如喝點什麼鎮鎮你的神經吧。喂，旅業工會的同志，’他對堂倌說，‘掣點甘松汁（註）給我們——我們的神經都擾亂了呢。’一會兒堂倌端上一大堆酒瓶，我看了覺得很樂，什麼也不管了。”

“那回你簡直喝醉了昵，”尼烏爾加說。

“我怎麼會喝醉的呢？”

“是熱酒喝醉的。我當時就留心到，你喝了之後頭腦就不清了。”

“也許你留心到，不過我並不會。……無論如何，後來我不想再喝了，我就跳了起來，拖尼烏爾加和我一同走。但是正當那個時候，‘翻譯’忽然面如白紙，往椅子背上一靠，牛似的喘起來。‘你們看，

（註）林張合譯本新俄學生日記頁七一譯為“額竈竈。”

這都是你們害他的，’二等貨說。‘剛纔我忘記告訴你們了，他一看見你們，就要想起他的那些失蹤的女兒們。你尤其，’他指着我說，‘讓他想起他的某一個女兒。你那女兒叫什麼來着？阿葛若費那，對不對？’‘她叫巴庫赤日阿那，’‘翻譯’喘着說，兩隻眼珠滾個不停。我非常害怕，決計停一會兒等他好了再走。他勉強振作起來，說道：‘我有七個女兒——一個個長得和天仙一般。她們而且是同年的。’‘她們的名字叫什麼？’尼烏爾加問道，因為她也覺得這個人可憐起來了。‘長得最美的那個叫巴庫赤日阿那，底下的是考黛黎阿，瑞珩，剛奈瑞兒，和那司徒夏。生日最小的那兩個——我的小寶貝女兒——我的小乖乖——我的寶貝心肝肉歇黑瑞若第和鎖辟格。……’”

“你的記性真不錯，”我說。

“‘我樣樣事記得清清楚楚，彷彿銀幕上演着一般。’‘是啊’，二等貨說道，‘歇黑瑞若第喜歡打木球，考黛黎阿專打檯球，瑞珩喜歡騎馬。巴庫赤日阿那呢，她是愛喝酒的。我看見了你，活像看見了

她。讓我們喝點什麼安安我們的神經吧。’於是我們喝了點甜酒，喝完，胖子又對他的‘翻譯’說了：‘現在你可以再把哥倫巴日亞叔母的事說給我們聽。革命起來了之後，他和她也走散了。’‘是的，我那可憐的哥倫巴日亞叔母！她真是個極好的女人家。自從世界創造以來，只怕就沒有過這麼好的叔母。你們且想想看；她總是領一百二十^(註)——兩份口糧！’說着‘翻譯’又佯笑起來了。‘一份給——我，我是她頂寵愛的姪兒。’‘你拏什麼報她呢？’二等貨用了認真的口氣問道。‘我總是帶點薄荷汁給她，’‘翻譯’說。‘這位可憐的老人家，沒薄荷汁簡直活不成。在那個年頭兒，連糖汁都不容易得到，薄荷汁更不必提了。可是我總想法子給她弄點去。’‘你是哪裏弄去的呢？’二等貨更認真的問。‘我從化學家那裏偷去的，’‘翻譯’說，兩隻眼朝下看。‘如此說來，你不是偷過國家的東西嗎？’二等貨說。‘不過我是把自己的木料拏給化學製造廠生火的呢，’‘翻譯’連忙說道。二等貨又說了，‘但是你得告訴

(註)不知道是一百二十什麼。——江。

我們，哥倫巴日亞叔母爲什麼那樣子捨不掉薄荷汁？這很古怪，是不是？‘沒有什麼古怪，’‘翻譯’含着眼淚說，‘這位老人家是被酒給管住了。她常說，“我的口乾得同奈阿哥拉沙漠地一樣了，不喝酒可過不得。”來，來，我們喝點香檳酒紀念她。’這句中聽，二等貨說，‘不過我不懂，你爲什麼要以爲她不在人世了。依我揣測，她一定還活着呢。’他們這樣的交談着，尼烏爾加和我兩個人喝酒，後來我們倆喝得爛醉，一切都糊裏糊塗的。我們在這種情形之下，被他們帶走不知到哪裏去了一遭。第二天早晨我就是在這張榻上醒轉來，這纔知道我的衣衫上面扣上了一個男子用的胸針。所有的女同學一定盤問這胸針是哪裏來的，但是連我自己也不知道。事情本來可以就這麼完了，不料女同學們又告訴我和尼烏爾加說，昨天深夜我們回到宿舍的時候，在過道兒裏還他媽大鬧了一場。後來有一位舍監趕了來，那時候據說我們嚷道，‘我們並不是常常如此的，偶爾荒唐一下子能有多大關係呢？’尼烏爾加和我一聽，覺得非常的難以爲情，

於是只得從寄宿舍逃出去，而且決計不再回來了。我們倆在街上蕩了整整一天，不知道怎樣處置自己纔好。後來我們到大學裏去，在那裏劈頭就碰見那個和我們同宿舍的工會女職員，她對我們說道：‘你們這兩位姑娘昨夜上那裏去來着？你們真是一對妙人啊！’尼烏爾加和我幾乎羞死，於是立刻又往街上直奔。我們兜來兜去的直到旁晚，無可奈何的仍舊跑到影戲院去。二等貨和‘翻譯’早已到了，他們同經理正談得起勁，一看見我們進去了，個個人大聲笑起來。‘你們要我們帶你們到中國去嗎？’二等貨說。這一定是因為我們頭一天晚上向他們說起了想到中國去的事。起初我們說不必，但是後來我們又答應了。他們果然把我們帶到車站。車票歸‘翻譯’去買，尼烏爾加和我先到婦女休息室裏去。半路上我們忽然遇見了一個駕火車頭的工人，這個人是尼烏爾加向來認識的。”

“我的父親是個駕火車頭的，所以這種人我認得許多，”尼烏爾加說。

“以後是如此的，”維若接着說道。“你上那裏

去，尼烏爾加？’駕火車頭的人說。‘到中國去，’尼烏爾加說；‘我們兩個人都上中國去。’‘有工作派你們到那裏去嗎？’他問道。‘沒有，’尼烏爾加說。‘那麼，你們怎能去？’‘我們從寄宿舍偷跑出來了，’尼烏爾加說。‘我說，你們且慢，’駕火車頭的人說，‘我覺得你們的話有點不三不四呢。跟我來吧，你們兩位姑娘。’他把我們帶到機器間去，裏面盡是又黑又髒活像魔鬼的男人家們。‘你們瞧，’他說，‘這兩隻鳥想偷跑到中國去。來，來，把一切的情形說出來給我們聽。’我們只說不願意回寄宿舍，其餘的話，一句不提。‘我看這不行呢，’駕火車頭的人說。‘我不能夠放你們上那裏去，還是立刻送你們回寄宿舍吧。’我們答言什麼寄宿舍也不願意去。‘假使如此，’他說，‘我得換個法子來對付你們。喂，廸斯洛甫，你把她們看好。’他走了出去，五分鐘之後，帶回去一個掛着手鎗，袖子上有青色袖章的人。‘嘿，你瞧，’他說，‘你是G.P.U. (註)的職員，我把她們交給你。現在你既然不在車站上值班，可否

(註)舊稱 Che-ka，國家政治指導局也。

請你把這兩隻鳥立刻送回她們的寄宿舍，從舍監那兒要張收條。假使她們想逃，你開鎗就是了。’我們一聽，幾乎嚇死，我的手脚都軟得和棉花團一般。倒還是尼烏爾加大着膽子說道：‘我們是研究蘇維埃法律的大學生，每人都受國家的津貼，你沒有權利開鎗打我們。’這時候他們大家都笑起來；那G.P.U.人說道，‘也罷，我不開鎗打你們，可是你們兩位姑娘得聽我的話，把我看作好像一位軍官或者布丹尼同志。快步——走！’我們到了寄宿舍之後，舍監就召集委員會。委員會問我們道：‘你們不願意住在寄宿舍裏了嗎？’我們兩個人異口同聲說不願意住了。可是一點用處也沒得，他們把我們仍舊送回這間屋子。事情傳遍了全宿舍，尼烏爾加和我更堅決的想逃走。

“但是何必如此呢？”我問道。

“你不知道，那時候人人打趣我們，他們甚至於爲我們編了一個歌：

——雙蘇維埃女生，
前去中國立奇功，

誰料良宵容易過，
大華飯店睡朦朧。

我笑起來了。

“你也覺得有趣吧，不是嗎？”維若說。“但是那於我們可非同小可。所以我們終於逃走。”

“逃到那裏去？”

“我們在垃圾廂，一個老女人家裏面，租了一間房子住。”

“你們何犯着到那種地方去？”

“起初我們不到大學裏去了，但是後來我們爲了領津貼，仍舊得去。在那裏我們被同宿舍的女生看到了，她們跑上來，終於把我們住的地方盤問了去。第二天早晨，一個代表團光臨我們的住房，他們衆人你一言我一語的把我們責問得無地自容，他們說我們沒有團體規則的觀念，說我們當不起大學生的美稱，又說我們應該把小資產階級的習慣去個乾淨。這更把我們攪惱了，但是末了有一個代表起來軟勸。他說偶爾這樣子荒唐一下並沒有多大的害處，但是倘若老是這樣子鬧下去可實在

不妙。‘你們自己必定也明白，’他說，‘你們是錯了，你們現在是自己正懲罰自己呢。你們能對於自己的舉動取這種批評的態度，實在好極，但是你們決不應該因此就像街上的叫賣販見了警察似的躲來躲去。假使你們自己不這樣做，你們以前的冒險，大家必定早已忘記了。’‘我們做得怎樣呢？’我問。‘你們不是偷跑了嗎？這樣一來，大家天然都在那裏疑問爲什麼你們有此一舉，於是你們成爲談話的題目了，而這並不是不可以避免的。假使你們以前頭腦清楚點，你們應該照常住在寄宿舍裏面，這樣便沒有誰多心了。’他的邏輯是對的，所以尼烏爾加和我當天便回到寄宿舍去。”

“就這樣完了嗎？”

“就這樣完了。不過委員會又對我們下一警告，說以後假使再有這種事，那就不但要把我們趕出寄宿舍，而且要停止我們的津貼。”

“理當如此，”我說。“許多的人連過夜的地方都沒有，而你們這一對天字第一號的傻瓜倒敢那樣子糊來。假使是我，我早把你們攆出去，不同你

們多說話了。”

“你一定不妄於這樣說，”維若說道，“假使你多少知道一點，我們在那個老女人家裏是怎樣生活來着。她每天要來嘮叨許多遍，幾乎把我們煩死，她要把我們介紹給‘幾個很有身分而且很有錢的先生’，我們知道得很清楚，這是條一滑倒便莫想再爬起來的道路。尼烏爾加和我時常趁夜間到寄宿舍裏來，站在過道兒裏哭。有一夜我們一直哭到第二天早晨。那時我們真是傻瓜，幾乎在原則上決定去做妓女了。直到我們回到了寄宿舍，纔從正路去看一切。大家打趣我們的時，我們自己也跟着笑。事情就這麼完結了。”

十二月一日：

真是他媽的最不快意的事：我恐怕不能再就擱在毛日海加寄宿舍了。事情是這樣發生的：

今天晚間，衆人都已經聽完了功課回來，忽聽見牆那邊又有叫苦的聲音透過來。我便站起，對那個克瑞利人說道：

“來啊，畏衣麻。”

“喂，小先生們，”考孫采甫說，“不要去管閑事：過天我打賞你們好不好？”

但是畏衣麻早已抓了一條拖把在手裏，我們倆一同走了出去。我走到過道兒裏，敲敲派車柔甫的門。裏面忽然一點聲音沒有了，接着便是一個男子的聲音說道：“外面是那一個？”

“鄰舍，”我說。“你要什麼？”那聲音說；其時我還聽得見派車柔甫走近了房門的脚步聲。

“你房間裏爲什麼這樣鬧不清？”我問道。“與你有什麼相干？管你自己的事去吧。”“這就是我的事，”我說，“假使吵鬧的聲音不馬上停止，我要叫警察去了。”“你他媽到底是誰？”派車柔甫說，忽然把門大打開來，“希奇真希奇——一個蠻不講理的小臭貨撞到我房間裏來命令我了！”

“揍他，揍他，利亞卓夫！”畏衣麻嚷道，並且把拖把像長矛似的刺過去。

“看見沒有，派車柔甫同志——你給我閉上嘴，不然我就要讓你不好受了。”

“等着瞧吧，到底是誰讓誰不好受。我現在要上舍監那裏去，查明你是誰。我在寄宿舍裏彷彿從來沒看見過你這麼一個傢伙。”

說完他便衝到過道兒裏去，畏衣麻便用拖把想把他攔住。派車柔甫在黑暗裏沒留心，早被拖把絆倒，一交跌在地板上面。

“噢，落地獄的，”他狂叫起來，在地板上摸索着，“我的眼鏡也被你們打碎了。你們做的好事——你們做的好事——”

他從過道兒裏跑過去。這時我纔注意到，有一大羣人已經從各人的房間裏跑出來，在那裏袖手旁觀。派車柔甫的妻，本來一直是躲着的，現在她也從房裏走出來，苦巴巴的說道：

“人家並沒找到你們，你們爲什麼跑了來管旁人家的事？”

“同志，你是負責的蘇維埃大學生，”我說，“你應當保障你自己的人權，不要聽憑你的丈夫在房間裏追着踢你打你。”

“下地獄去，你們這般東西！”派車柔甫的妻嚷

道，她當着我的面，禰的一聲撒手把門闔上了。

“嘿，你看見沒有？”考孫采甫嘲笑的說。“她什麼都要否認了呢，末了還是你吃虧。”

在這個當口，舍監從過道兒那邊趕了來，派車柔甫像瞎子似的在後面跟着，嘴裏嚷：“這兩個人到我本房間裏來打我！”

我被舍監帶到辦公室去問話，他告訴我的第一件事是明天早晨我得搬出寄宿舍。派車柔甫還不肯歇，說非到法庭去起訴不可。等我回到房間裏，考孫采甫並沒睡着，但是他把臉朝着牆，不肯同我談話。讓他下他的地獄去。我對於他是失望了。

十二月三日：

今天記日記是在另一個地方了——在范克·伯圖可夫住的寄宿舍裏面。這裏並沒有閑鋪，所以我只得在地板上睡。毛日海加寄宿舍的臺，我自然一五一十的講了給范克聽，他說道：“你被那件鬼事帶累了倒沒有什麼要緊。要緊的是你還沒替你

自己找到穩固的立足地——因為這個緣故，你的社會身分很吃虧。你最好是想法子住到一個宿舍裏來，越早越好；因為照我所知道的講起來，他們也可以把你從這個宿舍趕出去。”

房間裏有一個人的床和范克的並排。范克管他叫牛，時常對着他罵。這牛是經濟學院的學生，但是我相信他對於筋肉實在比對於經濟學更留心。我至今沒看見他拏過書本，只見每天早晨他把手臂上的肌肉露出來給所有的人看。

“我能夠把你們無論誰一擲就擲到房頂上去，”他說。

“那有什麼益處呢？”范克說。

“我也說沒有。——不過擲擲罷了。”

他而且老談起一個“烏姆巴婁王子”；這個王子想必他是在書上讀到過或者在圖畫上看見過的。他無論談什麼，總要轉灣抹角的把這王子拉上。有些同學們，因此就將烏姆巴婁王子用作他的綽號。

范克床舖的另一邊，有一個人從前在別動隊

裏打過仗。他身上穿了一件馬隊的外套，每次回到寢室之後，總是脫下來摺好了掛在牆上。他是個很沈默的人，一句話也榨他不出；而且他對於我們衆人，似乎帶了一付藐視的神情。其實他何必這樣子目中無人？假使內爾馬我有過從軍的必要，我一定和他一般高興的前去了；所恨者我的運氣不佳，沒得到機會耳。只有一次我聽見他說過一句最足以代表他的話。那次范克，他，和我三個人正在街上走，碰見一大堆吃得又肥又胖的資產階級的男女，他們個個人都穿得很講究。

“用一隻機關鎗在這裏掃射一下，是再好沒有的。”

范克嚴肅的望着他，說道：

“這是辯證論理。機關鎗在日常生活中是無用的呢。”

黨軍(註)立刻不響了。最不可解的是他雖然已

(註) 這是那個人的外號，英譯本中作Partisan，且有小

註云：“俄文partisan與guerillasoldier(別動隊隊員)

同意。”我現在想不出很確切的譯名，姑譯爲‘黨軍’。國

經將近三十歲——比我和范克都大得多了，但是范克無論對他說什麼，他總是乖乖的聽。在工廠裏，則我親眼看見哪怕很上了年紀的人他也能夠叫他們服從他。寄宿舍裏面絲毫不要去理會他的，似乎只有牛一個人。

除去學院裏的功課之外，范克現在正忙着讀馬克斯資本論第一冊。我把當中的讀了幾頁：很有趣，但是不容易讀下去。

十二月五日：

在范克的寄宿舍裏，我還沒住滿一個星期，可是機緣湊巧，我已經觀察到一件希奇的事。牛時常是到了深夜纔回來，同住的人便同他開玩笑：“喂，牛，今天晚上你是同什麼樣子的母牛出去玩來着——黑毛的呢，還是紅毛的？”牛用了很村的話罵着回答，但是旁人並不肯歇，而且往往淋漓盡致的把他們猜想爲同他出去過的女人討論一番。但大家都是當笑話說說而已。

內武崇同志，屢驗則個。——江。

但是最近這幾天以來，范克和牛屢次低聲談話，今夜入人上了床之後，范克還一個人坐了等着牛回來。牛回房的時候，范克對他說道：“喂，我同你說，牛，你不覺得你近來在女人家身上，太過分了嗎？”

“與你何干？”牛噙噙咕咕的說。“我認識多少個女子，用得着你管嗎？你是刑事警察長嗎，還是什麼？”

“我說你們大家起來聽啊，”范克說，“你們難道不相信，刑事警察的確管得到這件事啊？還是我們不妨私下裏把它解決了呢？你們意下如何？”

有一個同學便說了，那天旁的寄宿舍裏，有一個少年想強姦一個女齋夫，結果是他自己被趕出去。

“喏，你聽見沒有？”范克說，“這種事不單是刑事警察纔管得到的呢。”

“你們不必想充烏姆巴婁王子，”牛說，面孔緋紅起來。“我氣起來就要認準了你的鼻子賞你一拳頭，教你下回不敢再干涉旁人家的事。”

“領情，領情，阿哥；可是你的肌肉嚇不倒我，”范克說。“弟兄們，不管三七廿一，他造的那些小小的罪過，我們理當討論。你們不反對吧？”

牛忽然從床上跳了下來，穿上褲子，跑到過道兒裏去了。

“你們看，他嚇成這個樣子！”范克笑着說。“弟兄們，我們此刻還是睡吧；且等那個星期日的時候，我們大家捉住他，讓他逃不了。”

稍後我到過道兒去的時候，牛跑上來和我說道：“你似乎是個爛好人，所以你可以告訴你的朋友一聲，假使他敢來審問我，我必定把他的腦袋拉掉。我並不怕他的手鎗——這一層你也可以告訴他。充什麼烏姆巴囊王子——鼻子拉屎的貨！”

“我打賞你好不好，”我說。“你最好不要惹他。我和他是多年的朋友；他殺人不怕血腥，弄死你不算一回事。”

“哼，我倒要看看是誰殺得了誰，”牛說。“這一層你也告訴他吧。”

他從牆角擰了一根火棒，像彎樹枝似的一點

不費氣力把它弄彎了。

“看見沒有？”他說。

“我看見了，可是怎麼樣呢？”

“你給我告訴他，說我能夠把他也彎成兩段和這火棒一般。”

其後我問范克道：

“究竟他做了什麼事，你要審問他？”

“他糟踏了女生。有過一個非常之好的姑娘，是工人部的學生。不料那個該死的豬獯同她生了一個小孩，以後卻看也不看她一眼了。她剩下一個人，無衣無食，還得養活孩子。她而且不能從他掙補償費，因為他唯一的收入是國家的津貼，這津貼照例不能分給旁人。但是這件可恥的事應該用個什麼法子早日了掉。尤其是因為他簡直把這種事當作兒戲；他在學院的第一年，已經姘過三個女人。”

“但是他不是常去運動嗎？”我問道。“我還以為體育運動能夠把一個人的性慾挪到旁的東西上面去呢。”

“我也這樣想來着，”范克說，“但是運動對於有些人似乎並沒有這種功效。(註)”

十二月十日：

牛今天來了一個客。這個人起先是背心朝了我坐着，所以我看不出他是誰。有好半天功夫，他同牛這樣對坐着辯論什麼。其後范克帶了一個姑娘走進來。牛一看見她，便同他的朋友說道：

“我們走吧。”

“不要走，等一會兒，”范克說，“我有一件事要同你談。”

“不成，我不要同你談話，”牛搖着頭說。

“我知道你不要同我談話，可是你非談不可，”范克說，攔了他的路。“你頂好坐下來——這樣你可以舒服點。”

這時候牛的朋友轉過身來，我纔看出是考孫采甫。他裝假不認識我。

“你下地獄去！”牛嚷道，一面想奪路走出房

(註) 新學生日記 張合譯本頁一四七。

門。但是不濟事；黨軍在門面前擋着了。

“坐下來，”他說，“不然的話，恐防於你更不利。”

“那裏來的這麼一個烏姆巴婁王子？”牛對着房間裏旁的人說道。“只有警察許這樣子對待人。你想要我的什麼？”

“我們所要的並不多，”范克說。“坐下來聽吧。”

同范克進來的那個姑娘，忽然間跳起來低聲說道：“不成，我不能夠，我不能夠。讓我走吧。

沒人阻攔她，她果真走了。

“喂，聽我說，”范克對牛說道。“我們全幫的人控告你不用同志般的精神待你的那些妻子；我不來引證——因為事實你自己是知道的；可是你得回答我們的問話。對我們說，你以為你的行為是否常態的，同無產階級的學生的本分脗合不脗合？”

於是考孫采甫很客氣的說道：“我在這裏雖然是個外人，對不起，我可要來插嘴了，對我說吧，同志們，照這裏通常的習慣，干涉旁人的事是否可以

的？這種舉動我認爲和把手伸入旁人的衣袋是一樣的不應該。”

“這人是誰？”范克對牛說。“這是你的律師嗎？你自己不能聲辯嗎？”

“不，讓他先說，”牛說道，“我自己以後再講。”

“也罷”。范克說。“讓律師先替被告說話。”

“這真是對待同學的禮貌，”考孫采甫說。“掣他開玩笑是一點道理也沒有的呢。腓利得力克·恩格斯的著作裏面有一段話，我想要向這位馬克斯主義同志提醒一聲，”他指着范克說道；“我這樣的說，自然是假定這位同志還不至於沒有讀過恩格斯的著作。恩格斯在他著的共產主義原理裏面說得十分明白，兩性關係只是雙方本身的事，與社會絲毫無關。照我看起來，恩格斯的話很對；一切健全的馬克斯道德觀都是採用這個觀點的。所以像你們的這種干涉，不過是表現百分之百的小資產階級的心理。格里高瑞，”他又指着牛說，“自然也不免受人家責問，因爲他沒拿出養活小孩的補償費。但是你們且想想看：他能夠從那裏去弄錢？”

你們知不知道，他是個孤兒——”

“哈哈！”范克說。

“這種看不起人的冷笑，又是不該的，”考孫采甫說，“但是你們莫想擺脫我，親愛的同志們。事情是很清楚的：補償費他擊不出來——擊不出就擊不出，還有什麼旁的不成。共產主義的道德律典說得很明白，這種事只和兩個人有關。”

“你說完沒有？”

“暫時算說完了。”

“你不是說只和兩個人有關嗎？”

“是的，只和兩個人有關。”

“但是假使不止和兩個人有關而和五個人有關，那又怎麼樣呢？”范克把兩手插在腰間說。

“那五個人？”牛大聲叫道。

“你不能够用指頭數數嗎？”范克屈着手指頭說。“一——是你自己，你看，我總把你算作第一個；二——是桑耶，剛纔到這兒來過的；三——是桑耶的小孩兒；還有亞歷賽耶佛和克利烏基那，你總不至於忘記了吧？一共五個人——一個也不少！”

考孫采甫有點窘起來，但是並沒窘了多久，因為不到一刻功夫他又說了：“無論如何，我不懂你們所干涉的是什麼。假使是犯了蘇維埃法律，你們可以到法庭去告呀。至於這種干涉，只能引起同志間的惡感，讓寄宿舍裏的空氣不由得緊張起來。”

“嘿，我的小先生，”范克說道，“你難道不知道嗎，你一直是在打你自己的嘴巴？你說你反對干涉旁人的事，是不是？”

“是的，我絕對反對。”

“那麼，你何以也來干涉呢？不知道你是那裏的風吹來的，憑空搭進了一個與你毫不相干的辯論。像煞有介事的做起律師來——你管這個叫不干涉嗎？”

“你趕快滾出去！”黨軍說，一把抓着了考孫采甫的肩膀。“沒有你我們不愁對付不下來，放心吧。”

考孫采甫還想回答，但是他轉過身來一看，一定是明白人人都在反對他了，因為他這時候把自己的帽子和外衣搶在手裏，快步走出去了。

“也罷，我們已經送掉一個了，”范克笑着說。
“現在我們不愁不能對付你了。”

牛垂下兩眼，臉上緋紅，伸出手臂來莫明其妙的做勢。

“你現在莫想置身事外了，”范克說。“你的舌頭不大聽使喚了吧。同志們，你們對於，”他對衆人接着說道，“這樣的一個提議，贊成不贊成？此人應該用他的人格作保，答應我們兩件事。第一，他一天在寄宿舍裏住，便一天不許再涉足情場；第二，他應該從津貼裏每月掙出五盧布給他那個有小孩子的妻。再多他也出不起。在這兩個條件之下，我們纔許他在寄宿舍裏面住。假使他不同意——他就得走他的路。你們同意嗎，諸位同志？”

他們都同意。

“我恐怕只得答應你們了，”牛憂鬱的說；
他於是穿上外衣走出去了。

“他簡直是毀壞蘇維埃大學生的名譽，”范克說。“這正是我所謂小資產階級的精神。”

“爲什麼是小資產階級的呢？”

“不叫它作這個。你叫它作什麼呢？只講量而不講質，便是小資產階級的。這是內部生長的停止。他的肌肉長大，但是他的心靈的水平始終是一樣的高低。”

十二月十五日：

一個人假使像我現在的樣子，不但沒有住室，甚至於沒有固定的住處，而且每天從早晨起就得盤算到那裏去借錢買飯吃——這個人的心，簡直就不能夠用到值得用的地方去了。雖然如此，我的左右不是沒發生許許多多有趣的事，這些事倒是我應該走近點端詳一下的。

我的相識者越來越多，他們每一個人遲早總發生件把希奇的事——你從書上從沒讀到過的事。但是既然原則問題纔是我所關心的主要問題，所以這些事並不是件件使我感到興趣。這些日子他們大談說大討論浪漫主義。這浪漫主義，乃是一種境界，在這種境界裏面的人——大抵是文學界的——彷彿脫離了大地，他把四周圍的一切情形

完全忘懷，而且由他看去，件件東西都成爲莊嚴的不凡的。有些人說日常生活中也有一種特別的浪漫，但是這話不能夠使我了解。我猜想這許是說那怕從最平庸的東西裏也可以找到美與不凡，並不是非從不凡的大題目上去涉想便找不到。無奈我四周圍的空氣裏面實在沒有什麼美的和不凡的東西；反之，它是頗有點沈悶和令人透不過氣來。在大街一條板棧上過夜有什麼美嗎？從早到晚因在讀書室裏頭死讀死記，直到你的耳目心思全都不聽使喚了纔止——這裏面不見得有很多的美，不是嗎？所聽的功課，有些固然也很有趣，但是這裏面難道也有什麼美不成？在研究班裏頭，大多數的男女生吞吞吐吐的連話都說不清楚。近來他們老談起一位有名的詩人，說他常常吃醉了酒糊塗。此公的詩我是讀過的。我讀不出什麼意思來。他除了他自己之外，幾乎沒寫過旁的人或物，彷彿世界上只有他似的。他爲什麼，比方說，不去寫福克好甫斯陶埃？（註）他很有錢，但是一味的浪費；其實

（註）Volkhovstroï，有名的水力設計。

他何不到福克好甫斯陶埃去遊歷一趟，在那裏去找神感，寫成一首真真的詩？這是我照論理推得的：因為我確信你在福克好甫斯陶埃必可以找到點子所謂“日常生活的浪漫。”

再舉箬亞·脫拉甫尼考伐為例——在學校時，她被我們叫作“黑箬亞”（註一），那天我在街上還碰見她來着。她對我說她無論在那裏謀不到位置，終日一點可做的事也沒有。在中學裏的時候，她好談論死鬼（註二）。現在她連這個也置諸腦後了；生活一直太磨難她來着。她因為滿城跑來跑去的找工做，人瘦得不堪。他還給了我她做的幾首詩，詩雖不佳，卻表現她的真情感。其中的一首如下：

完了完了。我們已到了絕境窮途。

這一切，試問有何意義有何出路？

昔在中學時，誰不自信前程遠大；

（註一）日記主人中學時代的同學，看學生日記林強合譯本

頁九至十，及他處。

（註二）看學生日記頁七至八（林強合譯本）。

孰料我而今，說不盡的憂愁疲乏。
這些詩句，也許有那衰頹的氣味——
“你是個墮落者，”你們要把我責備；
也許只有我的生活，失敗得最兇，
只有我，一生一世不能夠望成功。
但是我敢說：儘有些才女和志士，
也不知該怎樣生活，該做什麼事。
我們心裏佈滿了頂黑暗的恐怖，
我們的生命不過是個痛苦的錯誤。

十二月十六日：

黨軍也有點古怪起來。從前我一直以為他是個沈默的誠懇的忙人。不料昨晚他喝得很醉的回來，演說了一大篇使我實在莫明其妙的話。大致說起來，他是這樣的一番意思：“你們都幻想自己是頂天立地百分之百的男子漢大丈夫，以及什麼什麼。其實你們何嘗真是。你們乃是一羣骯髒的豬糞。而且讓我順便說一聲，我是你們這一羣豬糞裏面最大的一隻。假使你們知道我的某幾種行爲，你們必

定也要這樣說。但是你們哪裏知道得了呢？你們知道你們自己是什麼嗎？你們不過是肚子下面長了兩條腳的東西——這是我發見的一種新的生理學裏頭的蟲類——”

說到這裏，范克想阻攔他，但是不濟事。黨軍掣穩了主意要演說，他本是個很有氣力的人，所以誰也沒法子使他停止。我們只得決計忍耐到底。

“世界上有些可憐蟲，”他嚷道，“而最可憐的莫過於我。但是你們留心點！你們我個個認識，誰也不用想逃開我！假使資產階級的人該吃機關鎗，你們也該送到監牢裏去關起。那一天你們裏面有一個人，在餐堂裏對我說來着：‘我是個生物學家。’生物學是什麼，我知道得很清楚。不過他那裏是個生物學家，他不過是個兩手兩足所以該下兩次地獄的呆瓜。你們其餘的人，也是這個。”

說到這裏，有一個人站起來說道：“你頂好是閉上你的嘴，不然的話，我們可要把你的手反綁起來送你到舍監那裏去。”不料范克卻做了一樁出乎我的意表的事。他忽然把那個說話的人叫開，教他

隨黨軍去叫鬧。范克的這個舉動是萬想不到的。難道他也嚇昏了，還是怎麼了？

黨軍接着說道：

“說我是豬和可憐蟲還嫌不夠呢。我簡直是個罪犯——是的，罪犯。違背了我自己的良心的罪犯。我的頭被鎗彈打穿過一回，我身上有兩處受過刺刀的傷，另外我還害過砲彈震驚症——是的，但是親愛的豬兄豬弟們，這些都與你們不相干。我是說這和世界大革……命毫不相干。給我點水喝！我要水喝，聽見沒有！——不掣來我可就要——”

他把他的克爾得手鎗掏出來，大家看見了，當然立刻把水遞給他。他收回克爾得，瞪着眼睛看我們，柔聲說道：“但是——她——如果發狂了可怎麼辦呢？那時候將要發生什麼事呢？那會不會就是世界的末日？”

後來我們總算想盡法子，使他安靜下去，他便脫衣就寢了。於是我問范克道：

“你想這件事有沒有女人家夾在裏面？”

范克聳聳肩膀，說道：

“我無從知道。看上去，這一定是發生了一陣病。他頭上的傷還沒完全好呢。”

“我們何不把他手鎗擊掉？”

“不必擊，隨它去吧。他睡一下子就會好了。現在千萬不要去動他，免得把他攪醒。”

正說到這裏，黨軍忽然把臉轉過來朝着我，我幾乎失聲叫了出來。

他的眼是張開的，瞪着直對了我。我等着瞧：不料沒事。有些人是能夠張着眼睡覺的。

十二月十七日：

我最後這次和絲羅伐談過話以後，很難說心裏到底是喜還是愁。她要曉得我在那裏住和怎樣住法，所以我只得帶她到宿舍來看。那時候旁的人恰巧都出去了。

“還好，”她四面看着說，“這並不比我住的地方更壞。這裏至少總還乾淨。有時候我去看旁的同學——他們住的地方，有的骯髒得豬圈一般，我看了簡直非常詫異，大學生，受過教養的人，怎麼會

住得那樣齷齪。”

“你去看的人是誰？”我問道。“是不是喬治·斯吹姆格拉甫斯基？”

“你不提起喬治就不行嗎？”她憤然的說。“我見過你在過道兒裏和一個女人搭訕頭——可是我沒向你說過什麼。”

“你有什麼可說的呢？那是維若。”

“維若也罷，桑耶也罷——管我什麼事？而且我還看見你同斯吹姆格拉甫斯基談過幾回天。你們談什麼來着？”

“哈！鬧了半天，原來你的確對於斯吹姆格拉甫斯基的事沒有不關心的！”我說。“我們談天，沒有什麼特別的題目。不過是他似乎無論同誰都說得來，而我隨便到那裏總是陌陌生生的，這件事真教我又惱又恨。我無論那裏打不進去，我無論對於什麼東西把持不牢。至於所以如此的理由，我看是這樣的：大學不像中學，並不是由一般共同興趣的男女學生們結合而成，大學是多少個小的分立的人羣組成的，這些人羣各有各的特別興趣——最

主要的是他們自己的學科。但是有時候還有下棋，運動，喝酒，演戲等等的同樂。我個人沒有什麼專門的興趣。我是對於一切，對於生活全體有興味的。這就是我對喬治·斯吹姆格拉甫斯基說的話。”

“他聽了說什麼來着？”

他說他也是對於樣樣東西有興味，但是他又說他能夠每一個時期只特別學習一樁東西而把其餘的一概去掉；他在大學裏所生的根比我的多，據他說就是這個緣故。”

“我近來在想，”絲羅伐說，“有許多事都應該歸罪於中學。中學幾乎對我們無論誰都不曾給一種確定的生活目的。假使我們當初進的是工藝專科或其他專門的學校，一定叫得名。我們一定要覺得比較的腳踏實地。”

“你自己如何呢？”

“我和旁人不同。一直從我做小孩子的時候起，我始終抱了救護病人的志願。有一次我幾乎把我的母親治死。前不幾天，斯吹姆格拉甫斯基耳朵痛來着，我沒費多大的功夫，一治便把他治好了。”

“又說到斯吹姆格拉甫斯基了！老實告訴我，你這是不是擊我要骨頭？”

“我並沒有這種心。可是旁人同你簡直開口不來了。”

於是我們吵起嘴來，她走掉了。

十二月二十日：

又是關於黨軍的事。我對於這個人，是越來越感到興味了。他不是那種可以走上去和他談話的人，所以你如果想寫述他，必須靜候他把自己顯現給世界上的人看。那天夜裏他喝醉了酒說我們是一羣豬的時候所提到的那個“她”，我特別想知道是誰。我不相信這完全是因為他的頭部受了傷，我覺得這裏面一定另有一樁非常可怕的事，與受傷是毫無干涉的。這一切我只能放在自己心裏想，因為范克不是在學院裏忙功課便是讀馬克斯，至於去接近黨軍自己，當然也不會有用。那天夜裏他忽然把臉朝着我是再也想不到的——我只有這一次看到過他的眼睛。他醒着的時候，向不看旁人，他

總是往旁邊看——也許是往自己心裏看——而且幾乎不開口。

但是昨天他第一次讓我對於他的內心得到一瞥——彷彿他把他心上的幕揭開了一角似的。這件事發生在寄宿舍同樂會的文學夜會。那裏有些同學宣讀他們做的詩，一切頗形沉悶無聊。他們先讀詩，讀過之後人人稱讚一泡。又有一個同學朗誦了一篇一個伯爵的故事，裏面說這個伯爵怎麼成了共產黨員，而且怎麼終於做了誘捕探子。

這個故事讀完了以後，黨軍忽然站起來，他從會衆中擠過去，口裏說道：“我也要讀點東西給大家聽。”

我立刻有興味起來了。

“這裏面所講的都是我的經驗，”他說——“我在前線的經驗。我親身碰到的。我知道寫得很壞，但是且不去管它。你們的也都寫得很壞。”

“讀起來吧！用不着序！”其餘的人喊道。黨軍於是讀起來了。他讀的關於內戰的是一首詩，講當時一個小支隊怎樣在寒冷的冬夜裏想衝過敵人

的戰綫。後來他纔知道他獨自一個人衝到了一塊野地的當中，指揮不在旁，弟兄們也不在旁，但是他仍舊不把衝過戰綫的希望拋掉，他的心怦怦的跳動着，頭低着像個公牛，手裏擎着實彈的來福鎗，準備着攻擊。

不等黨軍讀完，我已經不由得朝他看。他站在那裏，低着頭，緊握了兩拳放在腰際。會場裏鴉雀無聲——你可以覺得個個人得到了很深的印象。後來一個不知什麼人喝起采來，大家這纔如夢初醒，跟着狂呼。我也拼命的拍手；有個女生喊道：“同志們，他是一個真的詩人！我們以前竟不知道。”

衆人的狂熱像野火般燃燒起來，他們正預備把他舉得齊肩膀高，向空中擲上去，但是不知什麼時候他已經走掉了。

我回到房間去的時候，看見他躺在床上，頭埋在枕頭裏面。我非常之想和他談談詩和文學，但是我明白走近他是毫無用處的。詩人似乎是病態的或變態的人物——他們至少同其餘的人很不一

樣。

十二月二十二日：

假期已經開始，寄宿舍裏同房間的人除卻范克，牛，黨軍和我之外，個個都離城他去了。周圍的東西樣樣都是一股空虛的樣子，和許許多人住久了之後，我現在只覺得異常的寂寞和無聊。今天我從讀書室回來的時候，看見只有牛一個人在房間裏。他含羞的古裏古怪的望了我一眼，說道：“烏姆巴婁王子這次可糟了。”

我知道無論什麼人都可以算是他的烏姆巴婁王子，所以我追問他是指誰而言。

“你總該知道我指的是誰——我指的是你們的那位光榮的別動隊戰士。”

我着急起來，問他究竟出了什麼事。

“並沒出什麼事，”他說，“但是他似乎也正在追逐女人家們。”

“這完全是你糊說霸道，”我說。我所以這樣說，是因為我知道非故意駁他不能夠使他說真話。

“你說是我糊說霸道嗎？好吧，你等着瞧就是了。”

“自然是你糊說霸道，”我說。“你自己爲了女人家大吃其虧，現在又糊猜旁人也和你一樣。”

這時候牛從床上跳了下來，他把他的大拳頭放在我的鼻子前面，說道：“你以前看見過這個沒有？”

“自然看見過！但是怎樣呢？這並不能證明關於黨軍的什麼事。”

“哈！哈！原來你還以爲我不曉得。其實我曉得的靈靈清清今天有誰來過。你倒不會曉得。”

“我自然曉得。舍監來收過錢了。”

“完全不是什麼舍監——是個雌頭。”

“來找你討錢的吧，我猜。”

“又猜錯了。她不是來找我要錢的——她找的是黨軍。”

“到學院裏去——找就可以找到。她何必上這兒來？”

“她(註)沒在學院裏工作。她掃到這裏來，全房

間都走到，一個床舖一個床舖的看了一遭。我問了：‘你要什麼？’她說道：‘我不是來找你的。’於是我又往下追問，這纔弄明白了她找的是黨軍。她雖則不知道他的姓名，卻把他的模樣說得一點不錯。”

“她既然連他的姓名都不知道，何必還同他纏不清呢？”

“那是她的事。我朝他動手動脚開起玩笑來，她打了一下我的臉，就跑走了。”

說到這裏，牛笑得和傻子一般，躺在床上，把兩隻脚擎起。范克回來的時候，我都告訴了他，但是他以為不必去干涉，因為那許是黨軍在戰爭時碰到過的人，而現在來找他的。後來黨軍也回到房間裏來了，牛便把這件事一五一十的說給他聽。黨軍往自己的床上一坐，兩手捧着臉，那樣子呆了半點鐘。他於是向范克借了一處布，走出去了。

這很奇怪：一點不像戰時認識的人。

辟瑞斯爲特叔叔

(註)“她”疑應作“他。”——江。

十二月二十三日：

我又同考孫采甫和他的叔叔打在一塊兒了。事情是這樣發生的。這幾個星期以來，我雖則頗有點懷疑考孫采甫，但是我並看不出他真正做過什麼反無產階級的事使他應該受裁判的。所以昨天他叫我去吃飯的時候，我覺得沒有吃不得的理由，於是去了。考孫采甫的觀念形態誠然是不甚澈底，而且嚴格的說起來，他的見解還沾染了小資產階級的精神，然而說到末了，一個人總得先研究那精神纔能對它作戰。我很明白這是條危險的路，一個人如果太不小心，就要被它領到機會主義，消極主義，和甚至於少數黨主義裏面去。爲抵禦起見，一個人得時時刻刻省察自己，能如此，當不至於再出毛病。此外則范克·伯圖可夫那裏，我也可以隨時去討教。（不過說起來是有點古怪的，有些問題，范克偶爾也回答不出——這一層我將來再記。）

昨天發見，一個人甚至於從考孫采甫和他的叔叔這種人的地方，也可以學習不少的東西；這

個人不過得時常把觀念形態的剖析刀用在他們身上罷了。

我們當然是從浮德加酒起頭。考孫采甫和我走進去的時候，辟瑞斯爲特叔叔正在旅館的房間裏自斟自喝呢。飯後他說請我們去看馬戲。

馬戲的節目分好幾種。我最不喜歡的是那兩個丑角，他們一個擦了一身的麵粉，一個穿了燕尾服，拏政治題目當笑話講。他們說的話其實沒有什麼好玩，而且你覺得出他們的笑話還是從肚子裏硬逼出來的。其後有藝員們在很高的圓屋頂上面表演武功和跳躍冒險的玩藝兒，這倒令我非常的驚心動魄，我便閉着呼吸出神的看。我尤其喜歡的是那個鬪樂兒的人（並非白面丑角），他接二聯三的講笑話，唱歌兒，並奏種種的樂器。爲了一個很簡單的理由，他會的東西我恨不得也都會。因爲在同樂會以及一般生活中，你應該說的話和笑話，當時總是想不起，等到事情已過，你倒反想出來了。所以每逢開這種會的時候，旁人總都可以出一點鋒頭——有的唱歌，有的說笑話，還有些人做大力

士——而我總只得一聲不響的坐在角落頭，暗地裏羨慕旁人不置。考孫采甫似乎猜着了我的心思，他用手觸觸我的腰，說道：“這個童伶聰明得很，是不是？你不想也有他的本領嗎？”這個角兒似乎是從看客中走出來的，當他走到戲場裏面去的時候，故意讓地氈把他絆倒，嘴裏說道：“東也是地氈，西也是地氈，這麼多的地氈，要不來把戲呀！”

這實在沒什麼可笑，但是當時我卻不由自主的跟着大家笑起來，笑得連肚子都痛了。

旁人遞了些(餐棹上用的)刀叉給他，他就用它們奏起樂曲來；一會兒他忽然不奏了，換個花樣，把它們隨拋隨接。耍完了他又擎起一個盤子，從戲場的這邊往那邊拋，剛拋出手，趕緊跟上去把盤子抓住，等到抓着了，便說道：“這老傢伙轉動不了多久，對不對？”

“這句話是從你那兒學去的吧？”考孫采甫說。

“我不能讓他這麼便宜，”辟瑞斯為特叔叔說。

“我要讓他吃點苦纔好過。”

“但是假使是正相反，可又怎樣呢？”考孫采甫

說。“假使不是他學你的乖而是你學他的乖呢？我看還是你學他居多數：你一定聽他說過。”

“即使是，又怎樣呢？”辟瑞斯為特叔叔說：“這本沒有什麼害處。一句笑話和一個滑稽故事一樣——那是公共的產業。”

我很同意於他的話，因為一個人所講的笑話假使都得自出心裁（做戲的人除外），一千個人裏面恐怕不見得有一個以上敢開口了。但是有些人的確能夠想出些笑話來，以後無論誰都可以借用；馬戲裏的這個人，就有這能力。說話如其真真想引人入勝，不夾點笑話進去是不成的呢。但是這自然並不是說一個人除了學乖之外，不能夠自己想點新笑話。後來此人又用兩個瓶奏了一個軍隊進行曲然後說道：“現在——完了，”考孫采甫也時常這樣說，但是我並不因此責備他學旁人的乖。其後這個人忽然間哭起來，台角的打雜的對他說道：“你有什麼傷心的事呀？”

“唉！你不曉得，”那個藝員說道，“我的老婆被捕了。”

“這也不值得哭哭啼啼，”打雜的人說；“現在她雖然被捕，不久總可以放出來的呀。”

“我就是因為不久就要把她放出來，所以在這兒哭呀，”這個人說道，說完了全場大笑。假使你過細一想，你不久便可以曉得這裏面實在沒有什麼可笑的——不但不可笑，而且簡直是無意識之極——但是普通諢話時若把它說出來，卻包可以逗人笑；我一定把它記牢，等將來試試看。那個變把戲的人又處處假裝很蠢，好像樣樣東西礙他的事，其實呢，他的身體是非常的靈活；他一個人忽巧忽拙的做起來，看上去很發鬆。這個我將來一定也要試試：先做一套軟工，於是從旁人的腳上跳過，用胳膊碰碰他們，一會兒又照常做軟工，彷彿沒事一般。學點這種小本領，很可以讓你到處受歡迎，而仿效總比自己想出新花樣容易一點。我寫到這裏的時候，明知道這些話一定是非常的幼稚氣，但是一個人如不從日常經驗學點東西，他便永遠出不了頭。比方學喬治·斯吹姆格拉甫斯基來說吧；如果能打聽出來他用了什麼法子所以這樣得人緣，必

定是很有意思的。我並不說他的本領都是從丑角和練工夫的藝員們學去的，但是也不見得件件是他自己想出來的吧？他會跳契楚特加舞，會扮無論什麼人，又會用嘴吹種種的調兒，所以我敢包無論那個姑娘，永遠不會厭煩他。

你固然可以說，剽竊旁人的笑話是表現小資產階級的精神；但是從事實上說來，一個人所會說的笑話和所會做的逗笑的舉動如果加多，那是心靈開展而不是心靈枯衰之徵。此外你固然還可以這樣教訓我：年紀已經十七歲半了，還不學得老成點，多用點心在功課上嗎？假使你這樣說，我得回答我這個人本性是老成的。不過功課並不能包括一切；同樂會，旅行，與各種人接談等等，也是必須顧到的；而且你在這些事上必須大顯本領，否則衆人就不來同你談話。

馬戲散了之後，我們到一家餐館去，在那兒我們談了一回有趣的天。

“我不能夠了解你們這般人，”辟瑞斯爲特叔說：“你們混身到下沒有快樂，沒有美。在我求學

的時代，大學生不是這樣子生活的。先說第一樁吧，他們每人有一個戀人——也許是個女同學，也許是個外面的年青的姑娘。這是爲了所謂靈魂或精神方面的。爲肉體打算呢，他們各人再辦個女店夥或者縫衣女之類，或者去逛小房子取樂。那是一種一點不含糊的生活；那時候的青年纔真真是青年。舉這個和你們的生活比比看！你們只知道一天到晚抱書本兒。即使有一個誰表示了他的青年精神，他不是被送到法庭去便是眼看着所有的報紙對着他咆哮。”

“這並不礙事，老人，”考孫采甫說，輕輕的拍着他的肩膀；“你的眼光未免太短了呢。就全體而論，現在的青年人的確安靜點了，但是不要忘記，我們的格言是‘看見烏鴉儘管打，也許打中一隻鷹。’無論怎樣，講到女性的供給，實在是綽有餘裕。這自然不過是一種暫時的狀態——而且裏面有無數的遺憾。旁的不說，他們發明的那個他媽的嬰兒補償費，就真夠受。講到我個人，我是大學一畢業就要好好的去結婚。我希望有個舒舒服服，安

安靜靜的小家庭，住的一層房子至少得有三間，還得有點雅緻的傢俱——等到那時候，我將要盡着性子生活。”

“你打算同誰結婚呢？”我問道。

“這正是我的困難問題。我認識許許多多好姑娘，不過沒有一個是值得娶的。”

“你應該用那個老方法去挑選，”辟瑞斯為特叔叔說；“把你的女朋友都約齊了，你自己穿上一件鈕扣兒鬆了下來的外衣；誰先把這顆鈕扣縫好，你便娶誰為妻。”

“這叫什麼話！”考孫采甫笑着說，“我的女朋友，有些個始終沒擊過針，還有些因為原則的關係，簡直就不肯擊。”

“什麼原則？”辟瑞斯為特叔叔說。“這是你們的政治經濟原理嗎？”

“不，不，這不過是兩性平等。至於你的辦法，阿叔，我看是他媽的一點不中用。而且我並不需要一個只會給我縫鈕扣的老婆。我的要求大得多。我將來的夫人，必須會跳狐步舞和討論文學戲劇。除

此之外，她還得有點風趣，足以吸引一批人圍繞着她。我是個有社交興味的男人家，所以我的老婆也得有社交的本領纔成。”

“家務怎麼樣呢？難道這是小事一樁嗎？”辟瑞斯爲特叔叔說。

“誰說是小事一樁？一點也不是！不過這可以交給下人，而我和我的老婆，得把大部分的精神用在知識的工作上。”

“如此說來，狐步舞也是知識的工作吧，”我很惡毒的說。“考孫采甫，我看你的思想不很一致呢。你難道忘記了嗎，不過幾天以前你還在那裏談論大學生將來在社會上應該處於什麼地位？你總該記得，你那一次怎樣的痛罵小資產階級的精神和反社會的觀念形態的生長。小巧的住宅咯，底下人咯，狐步舞咯 這些難道不都是反社會的嗎？”

“你真是個笨貨，”考孫采甫輕藐的說，他啣嚙嚼嚙的喝乾了一大杯酒，很輕巧的往房間角落頭飛了一口吐沫。“你非弄明白不可，這種話應分在什麼地方說。你老是在不合式的時候亂嚼些不合

式的話，活像個白癡。那一次是哪個王八羔子教你的，在派辟利阿耶甫家裏大發揮你的觀念形態？有過一個傻瓜，人家結婚的時候他趕了去唱輓歌，人家辦喪事呢，他倒去跳舞；我看見了你，就要想起他來。你該學學怎樣子生活。且想想看：我們所舉行的有些個會，你去了怎能夠不老老實實的本着觀念形態的精神說它一泡子？這是個再容易不過的把戲呀。可是實在的生活走的是另一條路，它一點不管你那勞什子觀念形態。”

“是的，”辟瑞斯爲特叔叔說，“我們年青的時候也有一種觀念形態。不過那觀念形態是歡樂的，名叫‘*Gaudeamus igitur*。’你知道這拉丁語的意思嗎：‘所以讓我們行樂吧。’這就是它的意思，而且這是無論誰都可以用爲生活指南的。及時行樂——世間還有旁的事嗎？”

“這未免他媽的太簡單了，”考孫采甫說。“在現在這個時代，一個人總得再圓滑，再有心眼兒，再多方面計多倍。我所要找的就是有這種資格的老婆。”

“我倒要知道，這種老婆你預備到那裏去找？”我說。

“我想在蘇聯未必找得到合式的。這裏根本就沒有這樣的女子。我得到美國去找。事實上我已經特別在那裏學習英文了。”

“你要用的錢在那兒呢？”我說。

“爲什麼一定到美國去？法國或德國便不成嗎？”辟瑞斯爲特叔叔也追問道。考孫采甫沒理會我的問題，只回答他的叔叔道：“因爲美國有個婚姻所，那裏用實事求是的法子包替你找到你的理想的老婆。”

“那是怎樣的一種所？一定是有趣得死，”辟瑞斯爲特叔叔說，感到興味了，此時他已經喝完了七瓶法國紅酒，於是再要。

“這是一樁了不得的成就，”考孫采甫說。“我們這裏的一般笨伯，恐怕一輩子也想不出這樣聰明的辦法。照人家的辦法，無論那一個男女公民，如其想結婚便可以到所裏去，報明他或者她自己本人的模樣：頭髮的顏色和長短略，身長略，眼珠

和面孔的顏色咯，年歲咯，健康狀態咯，以及其他等等。報名的人此外還得註明他的智識方面的特點：他的興趣所在，來往的朋友，以及其他。這些都寫上了之後，再寫明他每年的薪俸有多少，作不作投機的證券交易，喝不喝烈酒，以前曾否結婚——一言以蔽之，關於他本人一切方面的情節。聲請書上面自然還得附一張全身的像片，此外再填寫明白他要同怎樣子的人結合。這裏面也包括他對於對方所希望的身體，智識，財產等方面的情形。”

“這樣找老婆，同到衣莊裏買條現成的褲子不是一樣的嗎？”我說。

“等等，柯斯提亞；不要打斷他的話，”辟瑞斯爲特叔叔說，“他的山海經講得真他媽好。”

“並非山海經，”考孫采甫很誠懇的說。“這個結婚所設在歐亥佑州——你不信可以去打聽。利亞卓夫，你愛怎麼譏諷就怎麼譏諷罷；但是你改變不了我的信心，這至今還是最完美的結婚法。他們不枉稱它作優生所——這就是說，這個所是以改善人種爲旨趣的。聲請書送進去兩三個星期之後，

聲請者被邀入所。在那裏他們給他一間屋子住，一日三餐，什麼都有，同時拿出些像片給他看，任憑他挑選。假使他從裏面找到了一個合他的意的女人，他可以讓所裏的幹事們知道。於是訂好一個辰光，有人把他領到一間黑屋子裏去，讓他在一座臺上一坐。稍停一會兒，他的四周放出很亮的光，約摸五秒鐘光景。燈於是又滅了，幾分鐘之後，房間的那一頭亮了。這時他看見亮的地方有一個女子，正是他從像片裏選中的那個。兩個彼此想結合的人，他們是這樣子先介紹的。假使兩方面都沒有旁的不合意的地方，所裏便替他們準備親密一層的接觸。所裏爲了此事，設有特別的園野和花園，裏面有池塘有鳴蛙，有杜鵑——簡短的說，一對情人要得着的東西，樣樣都有。第一次見面之後，只要有一方面不同意也可以拉倒。比方說吧，男的不歡喜女的鑲了金牙齒——這自然是從像片裏看不出的——他便可以退約。以後他仍在所裏面住下去，住到他找着了完全合式的老婆爲止。一切停當了，於是在結婚證書上簽字；愛用宗教的儀式結婚，也

儘可以，所以爲便利這種人起見，特別聘有一切教派的教士。

“真他媽的好！”辟瑞斯爲特叔叔嚷道。“上帝在上，我明天就要到美國去。但是此刻還是讓我們喝點浮德加吧。我喝厭這種酸汁子（指紅酒）了，喝多了，只讓你覺得腦袋裏長了霉似的。”

“照我看來，這個辦法全部是該落地獄的，”我說。不知怎的，我那時幻想絲羅伐已經到美國去找男人，許許多男人家們正從各方面端詳她，查驗她。

“憑什麼是該落地獄的？”考孫采甫說：“又是你的觀念形態吧，我猜？像我們這個國度裏的樣子，一個男人家無論同誰結婚也無論怎樣結婚都可以，以後呢，糊亂在一處吃他媽一輩子的苦，或者尤其不堪的是挖出腰包，向三四個不見面的女子付嬰兒補償費。美國的辦法，我想比這個總好一點吧？”

“像你纔免不了付補償費，我是不會的，”我答道。“但是我的意見以爲你那美國婚姻所的辦法有

點侮辱人。”

“侮辱在那裏？”考孫采甫說。“強迫一個人做了與他的意志相反的事，纔算是侮辱他。而那裏卻樣樣是照着你自己的欲望，脾胃，和習慣去做的。”

“不然吧——那辦法頗有點機械式的呢。而機械的去對待一個人——讓我重說一回——同買一條現成的褲子是一樣的，也可以說同裝置一部機器是一樣的。哈，有了：所以是侮辱，是因為那一切的事不是你自己直接去做，而是有一般旁的人夾在裏面。我真真不明白，你是個富於獨立精神的人呀，像這麼一個有切身利害的問題，你何以甘心讓旁人家代你決定？這同汽車撞倒了你之後，旁人把你扶起，攙着你走過大街，有什麼不同？愛情純粹是各人的私事，若像你那婚姻所的樣子，用做買賣的路道去做，是違反人性的。”

“不然！”辟瑞斯為特叔叔帶着醉聲喊道，並且用拳頭往桌子上礮的一打。“不然！我明天就回家去，把我那老婆子打發走，然後動身到美國去。這老傢伙轉動不了許久！美國人不懂我的話嗎？落地

獄去！我要用法文對他們說：Ne pas longtemps la vieille femme wiggle…… 你看好不好？不過我想起一樁事來了：如果我結了婚之後又不滿意了，可怎麼辦呢？”

“這你可得斯守下去，”考孫采甫笑着說。“你一結婚就算永遠結婚了：那裏辦離婚的事花費很大，而且美國人向不以離過婚的人爲然。”

“哎呀，那麼我可怎麼辦呢？”辟瑞斯爲特叔叔躊躇道。“哈哈！有了！假使我要離婚，我就回蘇俄，一直跑到登記局去。一盧布四十寇配克就夠了！”

卷 下

十二月二十六日：

他們都回家過年假去了，現在房間裏只剩下我一個人。一直到最後幾分鐘，黨軍總是說他哪兒也不去。不料他忽然擎出他的提籃，把東西裝好，動身走了。這事有點奇怪——昨天我在街上看見的那個人不就是他嗎。他既然沒出城，爲什麼要離開宿舍？此公真是個古怪的人呢。牛在起身之前，高興得頭朝下，腳朝上，用兩隻手在房間裏走來走去，甚至於同范克也朋友似的譚起話來。范克勸我同他一起去參觀工廠，克瑞利阿人畏衣麻又要我跟他回家。“到我們克瑞利阿去吧，”他這樣的說，“那裏有的是鱒魚等我們去捉呢。”他們那裏的鱒

魚，似乎是從冰底下或者飛泉裏去捉的。我了不得的想去，只恨身邊連半個大錢也拏不出。假使我知道得早點，我也許能夠想法子揩油一張免票，他說話的時候，可已經嫌晚了。我無可奈何，只得獨自個兒留下。

我已經離開了羣衆。這是我知道得很清楚的——因為我身邊現在並沒有親密的朋友，而我所做的無論什麼社會工作，又都是用官僚的派頭去做的。在中學的時候，我是那裏環境的產品，但是現在我是什麼呢？大學的集團生活，我因為時間太短，還沒能夠投進去。這裏的一萬二千多人彷彿一夥兒從我頭上壓下來，幾乎把我壓扁。我還不曾爲它所吸收，至今不能說是完全屬於它的。這很有幾分個人主義的模樣，我得當心點纔成。爲了上面說的那個緣故，我相信連絲羅伐於我也多少變成了一個陌生人；因為她是這個大集團的明顯的代表，被這個集團推着前進——這一層哪裏還有什麼疑問。無論我怎樣一而再，再而三的去分析，所得的結果總是一樣：絲羅伐是完全浸染在她的工

作裏面了，除卻她的死亡之外，什麼事也不關她的痛癢；她只認識她的工作，其餘的無論什麼東西，連人在內，都只是背景。故此我結論她是隨着集團的路線在那兒動作進展的——雖則旁的人不見得個個工作得像她那樣好和專心。

清楚得很，我得認真的工作起來——其餘的東西，將來自然會來到。從明年一九二六年起，我馬上就幹起來吧。我想去學蘇維埃法律。

我和絲羅伐說不對頭的原因，我也想出來了：我是對於人和生活全體所感到的興趣多，對於工作所感到的興趣少。這一部分是因爲我有生活問題，一部分因爲我的家庭狀況如此，但是我承認主要的原因是我自己不好。

十二月二十八日：

我從沒想到，夏霍甫的母親還活着。我曉得了之後，說不出的興奮起來。這是尼克伯圖日告訴我的。我在街上碰見了他，他說她正在四處找我。我既然沒旁的事可作，便決計去找她想同她見面。

我發見她是個中等身材的女人，所住的一間大屋子，裏面擺滿了大箱子和行李。我向她通了姓名之後，她立刻用兩隻手拖住我，把我拉進一間小屋。她臉朝着我坐下——我不看猶可，一看可就詫異起來，她的雙頰怎麼還會那麼紅，但是一小會兒我也就明白了，那紅不是天然的，因為上面還有兩條顏色較淡的痕跡，這照我猜想，是淌眼淚淌出來的。她開口說了：“告訴我吧。你最末一次看見——維坦加，是在什麼時候？”

我告訴了她。本來我心想把他寫的信以及詩也都告訴她，但是我幸而來得及住口，因為我想起來了，這些東西是除了他的阿哥之外不得交給旁人的。幸喜她並不追問，只說道：“有人對我說這——這是個意外。我要曉得究竟是不是。”

“誰對你說的？”我說道，為的是藉此耽誤工夫，把回答她的話想好。

“警察長說的。他說並沒有絕命書留下來，而這種——自殺的人往往是有絕命書留下的，警察局的報告也說是件意外的事。維坦加親手造了那

桿可怕的鎗，他一定是想試鎗來着。”

這時候她哭起來了。我轉念我所處的地位之窘，同時看着她的眼淚順着頰上的那兩條紅槽往下直滴。一會兒她跳起來對我說道：

“且慢回答我吧。我幾乎忘記了。我要去拏點東西敬敬你——你是維提亞的這麼一位好朋友。我這裏有點麵包和乳油。”說罷她拏出一片麵包和一點乳油，這乳油是裝在乳油碟上面的，已經融化。我雖則覺得肚飢，自然不去吃她的。我覺得非常之不舒服，彷彿已經投入了另一個世界。

“且慢回答我吧，”她重複的說。“我有點東西給你看。先讀一遍，然後告訴我你看不看得出什麼來。”

她從棹子的抽屜裏取出一個小包，外面用黑縹帶裹着的，她把它慢慢的解開，從裏面拏出一張搓過的紙，遞了給我。那上面寫着一首墮落的貴族們所常寫的那種頹廢的詩，是維克陶·夏霍甫斯考的筆跡。我讀完了，她便斯斯文文的收回去，照原樣摺好，又用黑縹帶把包兒紮好，放回原抽屜。

“你現在——可以回答我了。從這些詩句裏，看不看得出那件事情是維坦加自己幹的？”

“這有什麼相干？”我幾乎連自己都沒覺得便說道。一兩秒鐘之後我悔不該說這句話了。她用她那一對灰色的幾乎蒼白的眼珠子注視着我，走得離我很近，低聲說道：

“這有什麼相干？不要見怪，我可真不懂你這是什麼意思：‘有什麼相干？’老實回答我，老老實實的回答我——這是一顆母親的心在問你。”

這時我忽而覺得了，那同我說話的，彷彿簡直不是一個活人，而是個發了狂的怪物，在那裏正想催眠我：這同我們的日常生活和周圍事物是怎樣的不同啊。一大堆念頭，從我的腦海裏衝過：

“那些幔子(?)不知道究竟是什麼材料做的？……貴族原來是這個樣子的噢。……我可同她怎麼說呢？……爲什麼不老實告訴她，他是自己有意把自己殺死的，而他的詩，便能夠證實這個。……她的那雙眼睛怎這麼可怕。……她爲什麼一定要曉得呢？”

後來她站起來，走到屋角去，和猜中了我的意思一般，她說道：“是的，現在我明白了。自然嘍，這與你不相干——因為如此，你纔這麼說。我剛纔完全忘記了，你乃是新人物之一，叫作——你們叫什麼來着？——柯姆蘇摩耳(註)。”

“公主公民，你的意思叫我好難懂，”我說，站起來了。“你不能夠說得清楚點，你向我要什麼嗎？記清了我們彼此是階級仇敵呢。”

“是的，維坦加也想加入你們的柯姆蘇摩耳來着。但是這總算一種福氣——總算你的一種福氣——他不會真的加入。因為不然的話，我此刻一定要詛咒你，把你當個殺人的兇手詛咒你，用母親的狠毒的詛咒來詛咒你——不過我也明白，即使那樣，你也是毫不在乎的。……讓我解釋一下，這與我為什麼相干吧。我是維克陶的母親。所以假使那不過是一樁意外的事，我便只剩下我個人的無法排遣，把天地都變了顏色的憂愁，但是——”說到

(註) Komsomol, 俄文共產主義青年團 (Kommunistichesky Soyuz Molodezhy) 之簡稱。

這裏，她不停嘴的噙起來，足噙了半天，看上去幾乎像是故意這樣做作，好讓我可憐她。我却保持着我的神志，用局外人的心境去看它；我甚至於覺得彷彿是在看一齣戲而她是個做工很好的女伶——但是又是個一面演着戲一面盤算着旁的事體的人兒。“假使，”她咳完了說道：“假使這不是——椿意外，假使這是他——自己有意做的，那麼，我在做母親的喪子的憂愁之上，還要加添一種憂愁，這憂愁便是那個逼了他毀掉他的青春生命的極大難堪的憂愁。這憂愁，和我因為是他的母親和朋友所以感到的傷痛，還是另一回事呢。……他爲什麼沒到我面前來告訴我一聲？這必定因為我是個——公主。但是他難道忘記了嗎，我把我的壯年統統用在民衆身上？要不得呀，要不得呀，維坦加！”她嚷道，一面直扭她的手，好像要弄斷它們似的。“要不得呀，維坦加！我們的這個街頭，是上帝因為我們的祖先造了孽用來罰我們的！但是我又是你的母親呀！你難道忘記了，你做小孩子的時候，不是時常到我面前來把你的小罪過一椿一椿招認出來

嗎？在那些時候，你的母親同你說什麼來着？她哪次罰過你嗎？她哪次罵過你嗎？那麼你這回爲什麼沒到我面前來呢？你爲什麼不告訴我，你爲什麼不來問問我？你來了，我一切都會解釋給你聽！”

我覺得我假使再多停留一會兒，她恐怕會要向我撲過來。我的心怦怦跳得很快，便從房間裏溜了出來。剛出門，忽然聽見礮的一聲響。我朝房間裏看，只見她橫臥在床上，自言自語的說：“維坦加 我的乖兒子，你怎麼會幹這事？你怎麼會幹這事，維坦加？”我帶着沉重的心在街上走，一眼望過去，似乎大家都是另一付面目和神情，而且都是歡樂的樣子了。

在街上轉角的地方，我注意到一個十一二歲的女孩子，她穿了一件破的女外衣，帶着先鋒團（註）的領結。她沒穿套鞋，皮鞋上用一根繩子綁緊——這一定是因爲她的鞋底脫了下來。天氣非常之冷，這女孩不停的跳着生煖。

（註）這是共產黨十六歲以下的兒童的組織——十六歲以上者纔許入青年團。（參看九月廿八日日記第六節。）

“冷吧？”我說。

“冰點以下十二度，”她說，怒目朝了我。

“不是，我是問你身上冷不冷。”我又說道。

“與你什麼相干？”她回答道。“不要在這裏纏不清；走你的路吧！”

“我不懂你老黏在這裏做什麼——你的手指頭都要凍僵了呢。我好比是個嚮導人——應該警告你。”

“假使你真是個做嚮導的人，”她說，“你不會在這裏捨不得走開，硬干涉我的工作了。”

這女孩忽然將手舉起搖動她的手帕，在迷霧中，我看見小衚衕的那一邊也有一條手帕對着她搖動。

這倒令我有些尷尬起來，我便回到自己住的地方來了。因為見夏霍甫斯考的母親所感到的重壓，不上一刻功夫已經消散，而且我反覺得趣起來，我何以會像一個訪員似的跑去蒐集印象。(註)

(註)這裏描寫的兩種相反的情緒——對於貴族的頑心腸和對於窮人同輩的關切——我覺得很有意思。革命的人

十二月二十九日：

今天出的那樁事，我簡直不能夠懂。我去找尼克伯圖日，和他談了半天；但是我們的談話，且等到旁的時候再記；現在我必須敘述那樁事。

我差不多已經走到尼克伯圖日那裏的時候，一個穿了一件薄衣（天氣雖則是那麼冷）的少女忽然從門道裏跑出來，瞪着眼朝四圍一看，大聲叫義勇兵快來。我問她是出了什麼禍水，她尖聲叫道。

“你們都來呀！我要你們做見證人！他媽的義勇兵哪裏去了？平常他一天到晚在這裏蕩，等用得着他，倒反不見他的面了！”

“到底出了什麼事？”我說。

“我何必多操心？”她忽然把眼睛望過了我說道，“這哪裏是我自己的事？……你到底預備怎樣？”她又朝着我嚷道。“跑去找一個義勇兵來，你聽見沒有？”

愛與恨都缺少不得。張宗昌的老婆哭兒子，比方說，我個人是恕不陪哭的。——江。

“我去找義勇之前，得先知道出了什麼事，”我說。“不然的話，義勇也不肯來呀。”

“出了什麼事？”她說道。“那是說不靈清的——是椿又可氣又可笑的事。有一個陌生的男人家跑進我們的房子，混充本家人。”

“這種事叫義勇來有什麼用處呢？”我問道。“這所房子裏有房客嗎，還是沒有？不管怎樣，那個男人家到底是誰？防止地痞(註)鬧事，是我們自己的第一個天職。跟我來，讓我把他攆出去，假使我弄他不走，我會叫鄰舍們幫忙。”

“說給你聽吧，是這麼一回事，”少女說道，對我相信起來了。“明白是不很容易明白的。我現在是同一位女朋友同住。大約一個月以前，有一個男人家在街上釘她的梢，自從那時起，他一直不肯把她放鬆。到了街上，也是如此。她想不出法子擺脫掉他，這幾天他而且把她住的地方找到，簡直到家裏來尋她了。今天他忽然帶着些吃食和酒跑了來，自說我的女朋友已經答應嫁給他，所以他現在

(註) Hooligan, 從林譯也 (新俄大學生日記頁十六)。

搬進來住。我們把女房東伐爾伐若·派車甫拏叫進去——誰知他仍舊不停嘴的講那套瞎話。伐爾伐若·派車甫拏信以為真，走開不管。正當這個時候，我的女朋友忽然昏了過去，可是連這個也趕不走那個男人家，我實在沒法子了，所以跑出來找義勇兵。”

“他是老酒喝昏了吧，還是怎樣？”我問道。

“一點也不是。他很清醒，那樣子誠懇——可是又那樣子死不放鬆。我們可怎麼辦呢？”

我聽到這裏，有點疑心起來：那個少女一定是從前答應過嫁給他，而現在又想賴掉吧。女人家們是他媽的死調皮呢。

“她從前簡直一點不認識他嗎？”我問道。

“半點也不認識！我告訴過你，是大約一個月之前他起頭在大街上湊過來同她說話。那次我是和她在一塊兒的。”

“她同他^(註)說過什麼沒有？我是想問：她回答過他的話沒有？”

(註)英譯本作‘他同她’，疑係印錯。——江。

“哼，你想她除了‘滾開，’‘下地獄去’這類的話之外，有什麼可以回答他的；她對他說的話都在這裏了。”

“你準知道她沒叫他到家裏來嗎？”

“這還用說嗎，自然不至於！她從沒叫他去過，連話也沒同他談過。”

“這倒有點古怪。但是也許他們趁你不在面前的時候私下裏商量好了什麼吧？有烟因有火，無火必無煙，你想必知道。”

“我敢擔保，決沒有過那種事，”她煩燥的說。
“那位姑娘簡直不認識他——絕對不認識！”

“好吧，”我說，心裏還不十分相信，“讓我們去看看究竟是出什麼毛病了。”

說老實話，這全部的事使我覺得很尷尬，雖則我表面上一點沒露痕跡。後來我終於這樣決定了：只要旁人家開口求救，便拒絕不來。我走上去把門大打開來。那求救的姑娘總是躲在我背後，當我走進那層住房的時候，她忽然拉住我的袖子低聲說道：“假使他有一管手鎗，可怎麼辦呢？”

“不必擔心，”我說，“他沒有權利開鎗。”

那景象是意想不到的。

一個奇醜的姑娘——我看上去她似乎還是個駝背——縮手縮腳的躲在那間小屋子的角裏；房間當中有一張棹子，上面擺着多少盤吃食和酒瓶子；在靠近房門的一角，站着——黨軍，傲慢的笑着。

“呀，利亞卓夫來了！”他說道，那時我還沒有跨進門檻呢。“你是吃我們的喜酒來了。坐下，坐下，不要客氣。尼烏若和我已經決定到登記局去簽名了。”

“這是誑話！”躲在屋角的那個姑娘說，聲音直發抖，“這是誑話！我不認識他。我們彼此完全是陌生人。弄他出去！”

“不要去理她，”黨軍說，親暱的笑着；“她有時候要這樣子古里古怪的發發瘋。但是在其他的方面她是個很好的姑娘，而且她很喜歡我。你不是嗎，尼烏若？”

不料那個姑娘打屋角裏跳出來，她從棹上搶

了一條濕醃的糟白魚，對黨軍拋過去。糟白魚一個筋斗一翻，濕漉漉的打在牆上了。

“這是結婚生活裏面的一幕，”黨軍說。尼烏若今天發脾氣了。利亞卓夫，我們走吧。”

“但是你得告訴我，這是怎麼一回事？”我們在街上走的時候我問道。

“什麼叫‘這是怎麼一回事’？”他說。“事情非常簡單啊：我要和她結婚，她偏裝腔作勢，先做一套把戲——女人家個個是這樣子的。”

“但是她究竟是誰？”我追問道。

“她是盧克斯工廠的一個女工人。”

說話之前，我還以為黨軍許要躲躲藏藏的撒點謊，或者要拒絕回答我的問話，所以我心裏早已有準備，想要好好的教訓他一頓。不料他很簡單很直捷了當的回答了我，誠懇的望着我的眼睛——我倒被他弄得沒法子往下問了。

最希奇的是他現在已經不在寄宿舍裏面住宿——他究竟住在哪裏，只有魔鬼知道；他想必是決定搬出去了。

十二月三十日：

寄宿會裏除我之外一個人也沒有，我覺得非常寂寞。我自己覺得應該把精力用在一件什麼事上頭，因為我一沒事做便一百分的不舒服。

昨天我沒功夫，但是我今天可以試試看把我和尼克伯圖日的談話記下來。他似乎已經辭了中學裏的教職，連范克的工廠裏的事也辭去了，現在呢，是在一個什麼辦事處做事。他很親熱的向我打招呼，一起頭我們先談談生活中光明的方面。我把我的困難——比方說一個人有沒有權利干涉旁人的生活這個問題——講了點給他聽，他對於該題很發表了些有趣味的意見。後來他忽然說道：“有一個英國著作家，提出過一個關於人和蜘蛛的假設，這假設麼，根據似乎是沒有的，可是很有趣味。他的意見以為在史前某時代，地球上蜘蛛在稱霸。那些蜘蛛——噫！——是非常之大的野動物，要幹什麼，就幹什麼。它們的體質強，行動快，並且是非常的狡猾，它們只缺少一件東西——腦子。全

地球上籠罩着一個大蜘蛛網，網上的絲粗得和繩索一般。那些蜘蛛的嘴，厲害非凡，所有的生物都被它們咬死。因為它們竄得非常的快——你想必看見過，柯斯提亞，蜘蛛不跑也不爬，它們是竄的，——無論什麼仇敵，也無論是從那裏來的，它們都能夠圍起來弄死——”

“告個罪，尼可來·伯突羅微出——這未免太荒謬了，同我們在中學裏所講的進化論，完全不相合。我們知道得很清楚，人類是從單細胞發展出來的，單細胞後來會發展成恐龍和翼手龍，並沒成蜘蛛。那麼，你剛纔說的那一套究竟是從哪裏得來的呢？”

“我不是同你說過嗎，這不過是個假設——是英國某著作家的文藝的幻想——這個人的姓名我可忘記了。”

“不管怎樣，這總是個病態的幻想。”

“幻想——的確是；但是我不敢說它一定是病態的。你的那翼手龍，在世界上什麼痕跡也沒留下，可是至今——還有蜘蛛。你知不知道巴西現在

有半密突長的蜘蛛，它們貼在樹上，等候着旁的東西從下面走過。活的動物走過的時候，蜘蛛便跳下來附在它的身上，張開那有毒的挺有力道的嘴一咬便把它咬死，然後再把它血吸光。”

“你怎麼能說翼手龍沒留下痕跡呢？不要當我傻子，尼古來·伯突羅微出。某幾種翼手龍，現在還有印痕和遺跡可見呢。”

“固然不錯——可是現在有活的蜘蛛，豈但印痕而已。據我正告訴你的那個假設，後來猴類的腦子長得比蜘蛛快一倍，這是因為蜘蛛只會破壞，而自然界卻需要一種誠懇的安靜的建設工作。再後來，猴類的腦子終於發達得很完備，使它們能夠和蜘蛛打仗了。它們便把蜘蛛引入它們自己的網，把它們滅絕。”

“噢，你的話我可拏不準，尼古來·伯突羅微出，”我說。“近來我聽見你說過這麼多的古怪事體，所以你無論說什麼也不能夠使我驚訝。不過我看不出你此番講的蜘蛛怪談，旨趣在那裏。”

“怪談？”尼克伯岡日說，玄妙的吃吃直笑。“我

明白了，同你講這個是無用的：你是個唯理主義者，唯物論者，馬克斯主義信徒。但是你且告訴我一聲，唯理主義者公民，”他忽然低下身體，對我低聲說道，“你且告訴我一聲：爲什麼個個人見了蜘蛛，自然而然的厭惡它呢？厭惡還說得不對——應該說怕，恐懼。蠍蠍便是你所說的恐龍某種的後裔，可是肯把蠍蠍拿在手裏的人，你無論要多少都找得到。老鼠也沒有誰討厭或者怕看。蛇類是可以用手去摸的——連訓練蛇也可以。但是你倒給我找找看，有沒有人肯捉一個蜘蛛放在貼肉的衣服裏面。噫！想起來也令人發抖。不過我們總得戰勝這個怕的心。我們非戰勝它不可！假使我們不，我們就要發狂。還有，你知不知道我的腦子上層覺得痛？嚙，就是這兒。這都是蜘蛛們害我的——說得確實點，是某一個蜘蛛害我的。他就在那塊地方！這是個極其令人起反感的生物。”

他的無聊幾乎讓我嘔出來，但是我仍跳起來看。尼克伯岡日手指着當中的地板。但是我什麼東西也看不見。

“你的玩笑未免開得太古怪了，”我說；“地板上我看不見有什麼東西呀。”

“你不看見它嗎？但是它的確在那裏！”他說，小小的圍着他所指的地方轉圈子。“而且是個很大的。異常之大，身上有毛！白天它是睡着的——所以我還可以隨便講話。”

“那麼，到了晚上——它是竄來竄去的嗎？”我問道，因為我漸漸明白是怎麼一回事了。

“並不，這東西並不動彈！”他失望的說。“它永遠坐在那裏，有時候還把兩隻腳調換着搓。我不知道它到底要什麼。我的腦子雖然讓我吃苦，可是我至少總有個腦子。因此它還不敢怎樣我。我若有一架機關鎗就好了。你沒有機關鎗，柯斯提亞，不是嗎？不過我也用不着機關鎗。”

“你爲什麼用不着它？”我機械般的說——無話找話而已。

“它是個狡猾的鬼東西！有一次我弄來一把短刀，想對着它的鬼臉拋過去。可是它不見了，只在地板上留下了它的輪廓——印痕——像你的翼手

龍所留下的。”

“這是個幻覺，尼古來·伯突羅微出，”我輕輕的說。“你身體不大舒服吧；我想你頂好是去看一位醫生。”

“你真這樣想嗎，柯斯提亞？是的，也許你的主意不錯。”尼克伯圖日忽然軟齏下去，好像骨頭被抽去了似的。“我沒有那付閒功夫去找醫生，”他說。“最不堪的是你如果處了我的地位，你一定早就殺掉它弄死它了，但是我——我不能夠。我一點沒有那——你們叫什麼來着？——武裝活動力。我不能夠。我不能夠。”

他親熱的和我拉拉手，重說一遍道：“我不能夠。”

一九二六年一月一日：

昨天我去參與著名詩人某氏的安葬禮，後來我覺得那壓難過和寂寞，於是決計去看考孫采甫。一件可惱恨的事，不料就這麼發生了。我和平素一樣，往寄宿舍的過道兒走下去，到了便打開他的房

門走進去。但是正當那個時候，我聽見房間那一頭來了一個叫聲：“不要進來！”接着又看見考孫采甫滿臉通紅的和一個女子在那裏。這女子起初我認不出是誰，後來她從我身邊跑過，我纔看出是寄宿舍裏面雇用的女齋夫。

考孫采甫跳起來和我算賬，說我不該不敲門就走進來。我便解釋給他聽我是向來如此。後來我又問考孫采甫，難道他真不怕一個不小心將來就得支付育兒補償費麼。

“還有比補償費更難受的事呢，”他說。“我們還是到薛瑞斯爲特叔叔那裏去過新年吧。”

現在是下午五點了；我還剛起來，頭覺得痛。

一月三日：

昨天我到范克的工廠裏去，碰到一樁大大出乎意表的事。我是找他談話去的，不料他一看見我，很起勁很關心的對我說道：“你來得正好。我相信我們許需要你作證人。”

“有什麼禍水了？”我說。

“唔，爲了黨軍鬧出來的一件鬼事。”

“且慢！”我說。“盧克斯不是你的工廠的廠名嗎？”

“是的，亦盧克斯。問它作甚？”

“好吧。你先告訴我黨軍鬧了什麼事，和你要我證明什麼。”

“一兩句話是說不靈清的。你得把黨軍的爲人親自研究一下。你看，這是一種審問，黨軍自己請我們安排的。不要忘記工人們爲了這樁事都非常激動。”

“他到底做了什麼事？”

“他損了一位女工人。”

“她的名字是不是尼烏若？”

“是啊——你是怎麼知道的？”

這時我們走進了俱樂部室，裏面擠得無可再擠——看上去好像是人上坐了人。女人佔大多數。我同范克走上了講台，從後台望下去，我看見些個熟識的面孔圍了主席團的桌子坐着——瑞柯伐，百希加·勃瑞哈甫，和剛耶·琪日。在講台的一

頭，我看見那個駝背的姑娘——就是那天我在她的房子裏找到黨軍的。“這個謎終於要打破了，”我自己心裏說。那時我已經知道，不必望有機會和范克討論我自己的事了。稍停瑞柯伐站了起來，振振鈴，說道：“今天我們舉行這個社會審問，因為本案是個很異常的案子，辯護起來，怕要牽涉到一些人事上的糾紛。蘇維埃法典裏面，誠然有一條是懲治強姦婦女的。但是這條法律於本案並不適用。本案的主要點是這樣的：一位大學生，名叫特里佛諾甫的”（黨軍的本名，我這還是初次聽說）“被控鬧事，但是他本人是個真的無產者，並不是奈普人或斯派息（註），他便聲請我們照着無產階級嚴格的標準，鐵面無私的審問他——所以我們現在開這個全體大會審問他，預備請大家用舉手法判定他有罪無罪。此刻先請派圖考夫同志說明本案。”

范克快步走上了講台。

“我們工廠裏有一位女工，名叫尼烏若·科伐新那，她屢次到區黨部去聲訴，說有一位不知姓什

（註）Spesh, 技術專家 (Specialist) 之短稱。

名誰的公民在街上調戲她。這個人據說還違反了她的意志跑到她家裏去，而且宣稱她已經答應嫁給他。區黨部竟然沒法子辦，因為他們既不知道這個公民的姓名也不知道他的住址。他而且花言巧語，把科伐新那的左右隣舍，和她的女房東，以及連義勇兵都騙得很相信。所以這事一直鬧了一個月工夫。科伐新那被他逼到這種地步，夜裏連回家住宿都不敢，甚至於還特為離開了她的住房三四天工夫——但是這種種都無濟於事。那不知姓名的公民仍舊不停的在街上攔着她，同她說些不堪入耳的話。去年除夕，我們這裏派人到柯伐新那住的地方去，直到這時候，我們纔認出這問題中的公民是誰。我很抱歉向諸位說，這人原來是我的一位好朋友和大學同學——特甲佛諾甫。讓他自己來解說他從科伐新那所要的是什麼；我個人呢，只能說他從前在國內戰爭中的服務都是很丟臉的，但是這同本案當然沒有多大關係——”

“你是說並無關係，對不對？”瑞柯伐說。

“這是應該由你們大家去決定的，”范克安然

說。“但是重要之點在於特里佛諾甫情願親自出來，供認一切。這樣便使我們的事簡單得多——因為我得說在先，這並不是一件純粹地痞行爲的案件，而實在是比那個複雜得多。我現在叫他進來。”

大會堂裏面的羣衆騷動起來了，但是瑞柯伐振振鈴說道：

“假使你們要叫他進來自然可以，不過我們得先聽聽原告怎樣說。”

黨軍走進來了，他照常站在幕的附近，臉上一副愆容。

“柯伐新那，你把所有的事都對我們說吧，”瑞柯伐說。

“可是我不能夠——沒有什麼可說的，”她說，聲音極低，幾乎聽不見。

“說得響點！說得響點！”大衆叫道。

“那麼，我就說吧。這個男人家——他叫什麼名字我不知道——不肯放鬆去，”那姑娘輕輕的說，一面還在大喘氣。“我一點不認識他——他是誰呀？——老到我家裏去——帶着些酒瓶——爲

的什麼呀？”

“他侮辱你沒有？”瑞柯伐說。

“你問的是什麼意思——侮辱？”柯伐新那說。

“我是問他有沒有摸你，嚙你——你不情願他也不管？”

“沒有，沒有過那種事，”柯伐新那細聲的說。

“那麼你從前也許認識他吧？”瑞柯伐提她道。

“我向來不認識他——讓他落地獄去！”柯伐新那忽然尖聲叫道。“他不能夠隨我自己好好的嗎？我是個美人兒嗎——還是我是個妓女？我碰也沒碰過他。他倒敢老上我那兒去，穿得像個時髦角色——像個情人。‘厄烏苦’他說，‘我們是老朋友，我很中意你，’他又說什麼我答應了嫁給他。……像這種事，我從來沒聽見過，”她忽然說出了這句，臉上一陣陣的泛紅。

“這是真的嗎，公民——特里佛諾甫？”瑞柯伐說。

“完全是真的，”黨軍高聲說。

“公民，或許你肯賣個人情，告訴我們你心裏究

竟抱了什麼玄妙的目的，把這個人纏不清？”瑞柯伐問道。

“她還沒對你們說完全呢，”黨軍只說道。

“你這是什麼意思——沒說完全！”柯伐新那說，帶着吃驚的神情。她站得和講台那一頭的黨軍面對面，眼睛釘牢了他，跟着他的行動或左或右，或上或下，彷彿她料着將有不快意的事發生。“沒說完全，”她重說道。“噢，對了，他還帶了些禮物給我。他給我帶去一種絲縹帶。他媽的我要他的縹帶作什麼？假使我要縹帶，我用自己賺的錢也買得起！同志們，你們聽明白，”她忽然間銳聲叫道，“我把他的禮物都從窗戶裏丟了出去！我不要看他！我不要他的禮物！我為什麼要收這麼一個凡爾賽的禮物？”

“為什麼叫他凡爾賽人？”范克說。

“在巴黎公社那時候，他們把小產者和劣棍們叫作凡爾賽——而他就是這種人。……你為什麼在那兒笑，派岡可夫？你如果笑，我就不說了呢。你們這般該落地獄的人！”

“我並沒有笑，”范克說。“我幾時笑來着？”（是的，我記得也沒看見他對她笑。）“我起初不過是不明白你的意思。”

“她還沒有把這事情說完全呢，”黨軍又說，苦巴巴的一笑。

“我決不再說了！”柯伐新那叫了出來。“你們看他啊——他也在那裏笑，好像你們密問的是我，一點不是他！他先在街上戲弄我，後來到家裏去戲弄我，現在又在這裏戲弄我了！這太不像話了，同志們！”她一口氣的喊出來。憤怒之聲傳遍於聽衆間。黨軍臉對着衆人，安詳的說道：

“同志們，我並非戲弄她。這是因為我的腦子從前受了傷，嘴上不由自主說出的話。”

“不管怎樣，”瑞柯伐說，神氣有點尷尬，“你還是把你經過的事，一五一十自己告訴我們吧。這事越來越令我莫明其妙了。”

“說得對！讓他告訴我們！他是誰？他是一種什麼人？”聽衆喊道。

“同志們，我一定樣樣說給你們聽，”他說，轉

過身來朝着聽衆。“我要我們自家人在這裏審問我，不願意義勇兵來干涉。不過你們必須耐心聽我說——無論怎樣，我是你們的同志，和你們一樣的一個無產者。”

會場裏頓時非常寂靜，大家都豎起耳朵來了。第一排座位的一個老太婆還把手放在耳朵背後以便聽得靈清些。

“我得從一起頭的時候說起，”黨軍說。“我得先把國內戰爭的情形說給你們聽，並不是因為我要替自己辯護或者要誇耀我從前的功勞，實在不過是因為不先說這個你們便難以了解我。是的，我到過所有的前線，曾經如世人所說，爲共和灑過我的熱血。我的頭部和腹部受過傷，幾次害砲彈震昏症還不必提起。你們記清，我並不想教你們可憐我！這些傷口，不過是我曾經參與國內戰爭的直接證據。同志們，你們裏面大多數人必定知道那次戰爭是怎樣一種情形。那好像是一個人先在沒有光沒有空氣的地方拘禁了一二十年，後來忽然間被放到露天底下去。這樣的一個人不但要用他的肺

去吸收光和空氣，而且要用整個兒人去吸收。國內戰爭於我們中的大多數人正是一種光和空氣，我們都在裏面沐浴過的！同志們，我現在是三十以外的人了——但是那時候我不過二十歲剛出頭。我的身心血肉，處處有生命在沸騰——等到國內戰爭一到，少年的奔放自然是火上添油似的，更加一發不可遏。從沙皇戰爭的骯髒不堪的戰壕，我到了綠草如茵的大草原上，享受那氣味芬芳的自由——而且我那時知道我是在那裏保衛那個自由——”

“你這種詩樣的話省省吧！”聽衆中有一個人喊道。

“因為要大家聽懂我的故事的主旨，這套詩的話，是省不來的，”黨軍說。“在國內戰爭之中，所有的血和骯髒都成爲詩。旁人怎樣我不得而知，但是我自己的確不是看着大地，也不是看着人民，而是往上看來着。……這事不容易解說——但是那時我們的腦子都是燃燒着的呀。不然的話，請問我們那一批衣衫破爛，臭而且髒的烏合之衆，怎麼會居然把我們的那些穿得好，吃得強，而且軍械充足的

仇敵們都打倒，都滅絕呢？同志們，你們知道得很清楚，那時領導我們的是革命——而革命是詩。後來我們的頭上還在冒火，手上從機關鎗傳來的熱還沒散放完，但是因為內亂已平，我們都只得回到荒涼傾圮，破碎不全的城市和工廠裏來，動手建設一個新的世界。當這由極動而轉入極靜的時候，難怪我們之中有些個人喪失了勇氣，頭腦也變為死灰。同志們，我們回到的是個洗闊的，凡俗的世界。這裏面的凡俗的生活，固然也有它自己的一種詩。不過是我們呼吸了大草原的空氣和火藥的氣味之後，有許多人那裏能夠立刻就心領神會呢。至於我個人，是直到現在還沒能夠領會。”

“對不住你，公民，”瑞柯伐忽然打斷他。她接着對會衆說道：“我以為這些話全不對題。我們哪裏管得到他的詩不詩和他領會什麼不領會。這些都落地獄去好了！這不成，他得告訴我們他為什麼侮辱那位姑娘，而且頂好是老老實實的說，無須乎花言巧語！”

“但是這是為什麼呢？”黨軍勁兒很足的說——

這時我記起那天晚上他談的那首詩了。

“同志們，可以讓我說話了吧。我靜默了一陣了。”

“是的，讓他說下去吧，瑞柯伐！”聽衆喊道。

“他究竟是我們當中的一個……”

“是的，”黨軍沈思着說，“你既已投進了日常的凡俗最深之處，天天在忙着讀書，想心思，和建設事業了，而又想站在這凡俗之上，這不是容易的。……但是你也只有站在它上面的時候，纔體驗得到這個凡俗的日常生活裏面的一種新詩境和奇趣，於是陶醉於其中。”

瑞柯伐笑了起來。

“是的，你儘管笑——我猜想這也許的確可笑——但是我的悲劇就是從這裏走上台的。這日常生活與想望詩境想望奇遇之如冰炭水火，積不相容——且慢，我用的字眼不大合式吧。我用的是學問上的書卷上的字眼——但是我至少是有點子苦衷。你們——無產階級——送我進大學的呀，我在那裏很勤學，所以學來這種書卷上的名辭。”

“的確只是書卷上的名辭兒，”瑞柯伐禁不住說出來了。

“名辭——是的，實質卻不是。知識階級的人並不了解我，他們於我都是陌生人。我以為你們可以了解我來着，”他用一種疲倦的腔調繼續說。……“就這樣得了！現在我來講這位尼烏若姑娘。日常生活的凡俗，我實在受不得了。我終於叛了它，叛了這種生活加在人身上使人吃苦的繹綫。不幸我的反抗是個不中用的，可憐又可恥笑的反抗，其本性就與我所屬的階級，與你們，與社會主義，與我一生所信所行的東西件件都是相敵對的。我是想試試看，創出一種性質不同的生活，哪曉得衝了進去之後，纔發見是個死衚衕。我對我自己說：她是個醜姑娘，是個駝背——她的生活一定是憂愁寂寞的無疑。讓我前去把她的生存變為光明燦爛有美趣的吧；而且我自己也可以藉此反抗我四圍的那個平庸的凡俗的日常生活。……主意打好我便跑了去一試。我在街上攔住了她，對她說我們本是老朋友——你們看，我的目的是想把我的夢

境變爲眞事。……不料結果眞笑得死人。我自己也並非不知道。她怕起來，大聲叫救命——先叫她的一位女朋友，後來叫她的女房東伐爾伐若·派車甫拏，最後又叫義勇兵。噯，下地獄去吧！”黨軍用了枯燥的疲倦的聲調喊道。“我對於她——那個尼烏若——完全是一番好意。不料她倒往那最沈悶最凡俗的所在去躲避我的浪漫——她教我蹣跚得站不起來。”停了一小會兒他又接着說道，“我從前認識過一位同志，他因爲所處的地位與這相同，用手榴彈把自己的頭打得粉碎。但是我——我又不同。同志們，我投在你們面前了。我是個罪人，因爲我犯了一樁違反我的階級的罪。也許我不該和你們睽隔，不該把我的功課太認真。但是我準把你們的判決當作最後的判決就是了。”

他剛說完，聽衆馬上交頭接耳，起了一陣互相告語的聲浪。一看就可以看出，他的話並沒使大家得到多大的印象。

“現在麼，”瑞柯伐說，“有沒有誰要表示意見？照我個人的看法呢，我仍舊看不出這一大篇話的

道理在哪裏。我相信我們這個審問會就開錯了。其實這件事應該由一個官府的，政府的法庭去辦理——他們包不用費多大功夫就可以找出他這個俗——趣——兼——詩——趣的生存，適用哪一條法律！而且據我們所知道的來講，他也許想強姦她來着。他方纔的那一大篇賑，全都是欺人的。”

“嘿，聽我說，”范克·派圖考夫氣憤不平的說，“柯伐新那方纔自己告訴我們的，這件事從始至終沒有過那一類的情節。你簡直是在瞎說，瑞柯伐。你那個樣子，叫旁人簡直可以疑心你心裏只有一個目的——把他送到監牢裏去。記清了他是我們的同志，我同他同了六個月的房間，我可以擔保他——”

“聽我的，同志們，”百希加·勃瑞哈甫忽然從坐位上跳起來說道，“讓我們這樣辦好不好：你們想必都聽見了柯伐新那老說她不認得他。但是同志們聽我講啊，我從我自己的經驗知道和姑娘們交朋友是樁難事體——頂難的事體。所以讓我們正式替他們兩個人介紹一下吧。這樣一來，她豈不

是便認得他了嗎？以後想必也就可以順順當當的了。……你們這般鬼東西笑什麼？”

“同志們，這話有理，”在聽衆的狂笑聲中，一個工人說道，“百希加·勃瑞哈甫在姑娘們身上的確吃過苦頭的呢。”剛耶·琪日站起來走上講台。“我不贊成瑞柯伐的話，”她說。“這位同志是來受我們的公平判斷的——把他送走可太不成話。他是個有用的人，如范克·派圖考夫所說。我很贊成開釋他，只要他以後不再做這種事。我的意思是說——他切不可再和年青的姑娘們糊塗——”

會場中這時起了一陣聲音。大家都轉過頭去看，我也看見了是工廠委員會首席費都瑞其，他正從會衆中擠過去要上講臺。

“這可不成，同志們，”他一面走一面大叫。“聽我講——我有話告訴你們。我認識這個青年，”他喊道，這時是在上講臺了。“這是伐斯加·特里佛諾甫，他是我們裏面的一個；我們兩個人從前在一處喂過蟲子。我是很知道伐斯加的呢！有一回在加爾柯甫軍營的飯廳裏面，他把梅耶夫斯基將軍所

吃的一盤生菜奪過來就走。他那時是作堂倌——他是在我們的偵察隊裏面服務。我現在想起來還覺得肚皮痛呢。梅將軍正吃着他的生菜——不料伐斯加給撤去了。”

“免開尊口吧，費能瑞其，”黨軍帶着愠意說：“不要傻子似的隨嘴亂說。這是正經事——”

“我也是很正經的呀，”費都瑞其說道，“我碰到了一位老相好，你倒迎頭說我不正經！”

“大家聽我提出一個具體的辦法吧，”范克·派圖考夫說。“既然我認識特里佛諾甫，而費都瑞其也認識他，我提議我們二人保他出去——並且提議請大家對於他暫時不表示不信任。”

瑞柯伐雖則反對這個辦法，會場中舉起了無數隻手，表示贊成范克的建議。

范克於是走到我的面前，親熱的和我握着手，低聲說道：“現在你帶他回寄宿舍去，可是你得隨時留心他。假使你能夠給他介紹幾位好姑娘，那並非不妙。”

“你是怕什麼呢？”我問道。

“曖，難說的很啊，”他閃避的說。

此刻黨軍正躺在自家床上讀書呢。明天我給他去找維若姑娘吧。

一月五日：

這雖然是一樁毛細的事，我不妨寫它下來，因為將來許尚有後文也。

我去看考孫采甫，雖則我明知他算不了我們裏面的一個，他只用辭令遮蓋了他自己的真面目而已。

我心想將來總有一天他要現出他的真我。但是這得他自己來現。只有我一個人任仔細留心他，並量度他所有的言語行動；但是連我也因為材料不夠，不能夠把他維妙維肖的繪畫出來。不過我仍以為該做到這件事，因為我明知他是個仇敵，誠然只是隱藏的仇敵，但是天下唯有隱藏的仇敵最可怕。

事情是這樣的：我正在他的房間裏坐着，一個資產階級模樣的少女忽然走進來了。起初我認不

出她是誰，但是稍停我便想起來了，上次我在狐步跳舞會裏面——就是我有點喝醉鬧過一場的那個地方——看見過她的。

考孫采甫跳起來，他平素說話那種似理不理，狂得不得了的神情，我是恨極了，但是這時候他早把那種神情攆開，像一個被義勇兵抓了頸子子的游蕩者，他一味扯來扯去。

“瑞瑞，我萬分抱歉，”他說，“我連把椅子都沒得請你坐。你看，我們這裏只有凳子。”

“這一點沒關係，”瑞瑞說。“我在床上坐坐，你不嫌吧？”

“儘管坐，瑞瑞，”考孫采甫說。“只要你舒服，愛坐在哪裏就坐在那裏。你還認識這個傻瓜吧？”

“是的，我認識，”她說，說時把兩條腳一架，我連她的吊襪帶都看見了；“上次在狐步跳舞會裏面大演說的不就是他嗎？”

“就是我，”我說，覺得臉上露出了一陣不自在的神情。這使我有點惱恨。“你近來還照常磨擦地板嗎？”

“磨什麼地板？”瑞瑞說，一面掣出小鏡子來，對着它往鼻子上撲粉。

“就是普通的地板，”我說。“我管你們的狐步舞叫磨地板。”

“不要這麼粗魯吧，利亞卓夫，”考孫采甫說。“假使你不愛跳舞，沒人勉強你跳。……你不是說你有一樁事要去找大學註冊部長嗎？”

“噯，那等等也來得及，”我說道，故意和他搗亂。“這是個非常有意思的小聚會——我簡直捨不得拋掉你們。”

照宿舍裏的一條習慣法，假使一間房裏只有兩個男生，而其中的一人有女客來訪，那麼另一個男生應該離房——至少也得走到過道兒去，等到女客走了為止。但是我偏不這樣，成心和他們兩個人為難。

“你說你歡喜我們的小聚會，”瑞瑞說，“但是從你的旁的話聽來呢，似乎你又要無禮了。”

“這全看你所謂‘無禮’是怎麼一個意思，”我說。“我猜你一定喜歡我奉承你幾句，告訴你的

皮膚怎麼白怎麼嫩。但是我不相信這一套。至於我倘若把我的真誠的意見告訴你呢，包你又要暗地裏怪我鹵莽了。”

“一點不會，”瑞瑞停了一小會說道，“我生平最恨旁人奉承我，老實話我倒愛聽。我眞的頂頂想聽你的所謂真誠的意見。說出來吧，我們以後便是朋友了。”

“不必，我看他還是不要開口吧，”考孫采甫說，覺得不自在起來了，“否則他許又說些糊話讓你聽了怪牙痛的。”

“尼克斯，你自己太粗魯了，”瑞瑞說，“柯斯提亞，眞的，你不肯把你的意見告訴我。自然嘍，我是個時髦女子，這是你知道的，但是現在的女子哪個不是——但願上帝饒赦我們。你說吧！”

“你想引我上鉤，對不對？”我心裏想道。“但是你等着瞧吧。”我於是對考孫采甫說道：

“你擺明了自以爲只有你會說聰明話；我聽你也聽了不少時候了。但是我覺得你的聰明是有點霉烘氣味的。我還可以告訴你這位姑娘——”

“聽你的意見！趕快說吧！”瑞瑞插嘴道，一面還拍着她的小掌心。“趕快告訴我吧，不然我可要生你的氣了。”

“假使你要生氣的話，我就馬上告訴你吧，”我說，一面照着“社交”界的姿勢斯斯文文的鞠了一個躬。“這就是我的意見：我頂看不慣鼻子上擦粉的嬌娃娃。”

大家一聲不響了一小會。於是考孫采甫跳起來說道：

“利亞卓夫，跟我到過道裏來。我非對你說幾句話不可。”

“爲什麼他媽的到過道兒裏去！”我嘻皮笑臉的說：“外面冰冰冷。你有話儘管在這裏說吧。”

“我這不是同你說玩話，利亞卓夫，”他很野蠻的說道；“出來到過道兒裏去，你聽見沒聽見？”

“噢，你是想攆我出去，”我安然的說，懶洋洋的站起來了。“假使是這麼一回事，不必你勞神帶我出去吧。再見，再見，瑞瑞！”她一聲沒響，我走出去了。考孫采甫果然沒跟上來。

我剛打開門，只見一個女人往旁邊一閃。我仔細望過去，在半明半暗中也還看得出是我有一次在考孫采甫房裏看見過而且他還當着我的面呵過一兩回癢的那個女齋夫。

我往外走的時候，她忽然從背後跑上來，一把拉住我的衣袖。

“出了什麼事了？”我問道。

“那裏面有沒有旁的人？”

“哪裏面？”

“那間房——考孫采甫那個豬糞住的那間房裏面。”

“你管他叫這個嗎？”我笑道。“沒有，旁的人裏面倒沒有——只不過有一位女客。”

“唔，這隻豬糞！”她用了古怪的恐嚇的聲調說。

我走開了。現在回想起來，我覺得未嘗不可以說考孫采甫真是一隻豬，假使他能夠在另一個女人眼面前和那個狐步舞的女角色幹事兒。

凡是知道一點寄宿舍的情形的人，都可以曉

得他們在那間房裏面幹的是什麼事兒——他連從鑰匙洞裏去偷看也無須乎。

一月七日：

昨天我遇見維若；她剛從鄉間她的叔母那裏回來，所以近來這幾天我去找她一直沒有找着。不過我昨天沒能夠和她好好的談。今天她到宿舍來看我，天氣頗佳，我們便決計出去散步。

我先從極遠的地方說起。“告訴我，維若，”我說，“假使你有機會幫一位需要幫助的同志，你將怎樣呢？”

“那全看他所需要的是什麼，”她毫不遲疑便答道。

“假使是這樣的吧，一個同志失足墮入了一個爛泥坑，而你恰巧走過——那時候你打算怎麼辦？你要不要去拖他出來呢？”

“你以為我是這樣的一個傻子嗎？假使他墮入了泥坑，他本人便是個傻子：因為他為什麼從一個泥坑走過而事前不小心？而且我若跟到泥坑裏去，

於他也並沒有好處，我既拖不出他，還怕自己也陷落在裏面。那未免太笑得死人了——兩個人坐在爛泥坑裏，你想救我，我想救你。”

“我想你不到泥坑裏頭去是不錯的。但是你要有什麼舉動呢？”

“我要有什麼舉動？我要到最近的蘇維埃去召集一個會，讓他們馬上把這件事討論一下。”

“別發呆了。這完全是姑娘兒們的辦法。我所要的是個正正經經的解決法。”

“可是我也說的是正正經經的話，”維若說，她發火了；“假使碰見了那種事，我一定這麼辦。”

“但是當你們開會的時候，那個人早已被泥坑吃進去了。”

“那倒不一定。但是即使單獨某一個人這樣死掉，也並不是了不得的大事情，在相反的一方面說來，這還有點興奮劑的作用，大家知道了，自然會想法子不再讓這種事發生。”

我只得承認她的話又不錯，並且決計再換個式子問她。

“也罷，”我說，“讓我們另舉個例吧。假使你的同志之一拚着性命喝酒，或者甚至於還不是個同志，而是個隨便什麼人，一個趕車的老頭子，比方說吧。他白天趕車，個個晚上喝得爛泥般暈倒。”

“何必我擔憂！”維若冷冰冰的說。“醉漢有的是，浮德加也有的是。而且請問，我怎麼能夠救一個喝醉了的人——我一站到他身邊，只怕他就要往我身上亂摸。告訴你吧，我對於醉漢著實有過點經驗。而且無論哪一區的蘇維埃，也無論哪一個旁的人，總不見得有法子可想。唯一的辦法是把他們送進監牢，給他治治好，或者索性把浮德加完全禁絕——假使國家的預算不至於受到影響；這是因為國家如果不管三七二十一禁了浮德加，只怕人都要私下去製酒，反把穀類耗光。”

大失望之下，我依然不得不對於她表示贊同。

“好了，我同你辯論不來——你太聰明，我不是你的對手，”我說。“但是你且聽聽這麼一個例。”
以下我便把黨軍和那駝背姑娘的事從頭到尾告訴

了她。維若的神情忽然改變了，她似乎豎起耳朵來聽。

“這完全是真的嗎？”她聽完了我所講的審問時的情形便問道，（我講時特別注重的是那篇自辯的演說。）“你敢保這不是你捏造出來的嗎？”

“自然不是我造出來的，”我說。

“我個人的意見，”維若說，“以為他媽的那個姑娘是故意抬高自己的身價。但是你且告訴我——她的模樣長得漂亮嗎？”

“我不知道你所謂漂亮是什麼意思，”我說——因為我最聽不慣那個名辭——“但是她不算很壞——就是臉色太蒼白。”

“那個男人家——相貌好嗎？”

“是的，很好。至少我以為很好。”

“那麼，你可以讓我見見他嗎？”

“你要見他作什麼？”我說道，其實這正是我要她作的事，所以覺得很愉快。

“因為他是個異常有趣的人物，”她說，“不像其餘的人那樣平平無奇——這正是我喜歡的那一

種人。”

“但是記清——他幾乎是個病人。他受過十八九次的傷——連頭也在內。所以他是有一點——古里古怪的，你明白嗎？”

“十五刺刀三彈傷，”

她引起某詩人的詩句來了。“是的，你必須讓我見他——愈早愈好。”

“爲什麼愈早愈好？”

“因爲假使太耽擱久了，他也許在這個期間做出什麼傻事。”

“那麼，你要不要現在就見他呢？”

“自然要！走啊！”

我們到了寄宿舍的時候，看見范克與黨軍都在房間裏。我偷偷的朝范克擠一擠眼睛，然後把他介紹給維若。他臉上帶着懷疑的神情看了我；這許是因爲他不愛看維若，或者嫌她太年青。我覺得有點尷尬，不知道該怎樣進行纔好。但是維若自己幹起來了。她坐了一小會工夫之後，忽然很響的說：

“我看坐在角落頭的那位同學是個很有學問的人吧？”

“是的，我們總算學了不少的東西了，”黨軍對着自己氣烘烘的說道。

“你爲什麼這樣生氣呢，同志？”她說道。

“生活並不過於暢快，不是嗎？”黨軍說。

於是維若忽然跳起來，走到他的身旁，用手輕輕的拍了拍他的肩膀，說道：

“我正預備到大學裏去，同志。你肯護送我嗎？”

“這是資產階級的習慣，”他說。“而且——”

“而且——什麼？”維若說。

“而且我找不着我的帽了。”

“就在那裏，在牆上掛着，”她說，手指着他的馬隊軍帽。

黨軍站了起來，他立在維若的身旁無意中和她一比，彷彿足有她兩個那麼大。

“你真是個大漢，不是嗎？”維若裝怕的說，“不像我，一隻小鷄似的。”

我們都笑起來，我看黨軍彷彿也笑了一笑。

“好吧，我們一塊兒走，”他粗聲粗氣的說，“橫豎我一個人也得上大學去。”

“我真猜不透他要到大學裏去作什麼？”他們走出了之後范克說道。

但是我沒回答。我的心跳似乎都停止了，覺得裏面空得和陶瑞采利氏的真空一般。我一想起維若這個姑娘，和她從前怎樣子給我找學生香腸吃，我幾乎追了出去。

我只得用這個想頭慰藉自己：維若必定自以為和黨軍發生關係是她自動的結果，哪裏曉得其實都是范克和我擺布出來的呢。

“他們現在總可以很對勁了，”范克說，露齒一笑。至於我，卻止不住到街上去走了一遭，此刻我剛從街上回來把這件事寫下。

一月八日：

牧人已經回到城裏，他把鄉間的冬季說得如此這般，我聽了頗為羨慕。後來我問他鄉下人一般

的見解何如，他做出很難看的鬼臉。

“他們仍舊在自己的屎尿裏面團團轉呢，”他說，“簡直不能夠用國家的觀點去觀看一切。在他們裏面活動的人太少了。”

“你是說哪種人？”我問道。

“促進者——真的共產主義者，”他答道。

“一個真的共產主義者，或者甚至於一個智識者也好，他若到了鄉村間，便不但是個寶物，而且是個實力。我不是指那種只會背背黨的工作計劃的人，我是說那種有做事的才幹的人。但是這種人到哪裏去找呢？”

話說到這裏，我想起尼克伯圖日來了。

“拏金的人，”我說，“假使我們試試看，給弄一個智識者到那裏去，你看好不好？我認識一個智識者正在耽擱。”

“這主意不算錯，”他說，“不過得問一聲，他能夠做哪種工作？”

“據我看麼，裝糞耕田的事，他決不會很內行，但是若講到——解說事物，他一定很有幫助；無論

什麼東西他都會解說給他們聽。”

“給他謀一個位子去當地方上的執行委員，”他說，“未免過於費手脚。他得先經過許多等級，而且在那般臭官僚佈滿了的地方，你若想做點事出來只等於白想。他在工作介紹所登記過嗎？”

“我連個影子也不知道。”

“給他弄個教員當想起來比較容易。工人教育股一定會拖住他不肯放手。但是他自己願不願意教書？”

“他本是一個教師。”

“我明白了。但是他現在爲什麼沒在城市裏工作呢？好的教師在這裏找個位置，應分是容易不過的呀。”

“自然，他是個好教師。我所遇見過的最好的教師。”

“好吧，我們就去找他談談。”

我們一同在路上走的時候，我覺得略爲有點擔心，尼克伯圖今天的心境，不知是怎樣了。假使他已經到了攻擊別人的地步可怎樣辦呢？或

者假使他又用他的蜘蛛經來嚇我們呢？但是我早已看明他所說的蜘蛛不蜘蛛是他寂寞無聊的結果，我便不去過分重視它。

我們到了之後，尼克伯圖日住的地方的那股窮相，讓我很吃一驚。從前擺的幾把椅子，早已被他劈了當柴燒，房間裏也被煙薰得又黑又髒。椅子上有一塊發青的石頭般的東西攢在那裏，後來我走過去一看，纔知道是一塊麵包。他的床上那種可怕的样子是我從來沒看見過的。

我把牧人介紹給尼克伯圖日，牧人就暢談鄉間地方照他看起來很需要智識界的合作。

“關於那一方面的呢？”尼克伯圖日問道。

“嚙，比方說去作個教師。”

“這個我可幹不了，”尼克伯圖日說。“這豈不是等於把從前做過的事重複一遍。而我的精神現在也實在不夠了。尤其不堪的是這於我簡直是回到我起頭的地方去；這簡直是在一個圓圈裏轉個不停。就教書來講，我看不出鄉間和城裏有什麼不同。”

“固然不錯，但是你瞧其餘的那些教師呀：他們的薪水很低，常得同鄉村的官員吵嘴，房子裏連火都生不起——但是他們依然進行他們的工作。”

“是啊，但是這些教師們大都是青年人，充溢着艱苦卓絕的革命的熱誠。我全心的對他們禮讚，但是我決幹不了他們所幹的事。我今年四十九歲了，我的壯年已經過去了。”

“既然如此，”收人沈思的說，“我看不容易替你找事情作呢。不過像你這樣的工作者，鄉間卻萬分的需要。鄉間需要腦子。”

“我知道我幹什麼爲好，”尼克伯岡日打斷他的話頭道。“我在城市中的生活，全被我感到自己的無用那種心存給毀掉了；它已經害得我見神見鬼了呢。柯斯提亞是知道的，”他續說道，可憐巴巴的一笑。“不過是一個人到了冬天，什麼地方也不能去。等到開了春呢，我要帶一根拐棒，和一個小鋪蓋捲兒，離開這個城，走到田野裏去。我可以從這個田莊遊到那個田莊，從這個村舍遊到那個村舍。我或者能夠今天在這裏幫人家做田，明天又在

那裏讀點文章給旁人聽。…… 這樣子也許他們能讓我吃一口飽飯。我許久沒到鄉間去飽看一番了。而且說句老實話，像我這樣的一個在城裏住的人，對於鄉間實在是一無所知。有過一個時候，我們相信應該‘到民間去’但是那時候大家儘管都勇氣百倍，做了之後的結果總不是可笑的便是可悲的。以後知識階級要和鄉間發生關係的試探也是如此的——例外只有醫生，教員，農事專家，及其他幾種人。但是這個又何嘗是真的注入（在九月十五日份日記中，譯為滲入）。這倒有點像牙醫將傢伙放入病家的口腔的注入。病家全體上，並受不到一點子影響。所以你看，我是預備等開了春再說。”

“爲什麼他媽的要等，同志？”牧人不耐煩的說。

“你難道忘記了嗎，現在天氣冷颼颼，凍僵鼻子凍烈手？”尼克伯圖日說，臉上現出一股笑容，這笑容令我追想起他舊日常有而近來久已不見的那幽默趣了。

“他們會給你一件皮衣服呀，”牧人說。

“誰會給我？”

“你的上司。”

“我就沒有上司。假使你是想到了社會保險，那麼我可以老實告訴你，第一嗎，我至今還不配享受這權利，而且第二——”

“不必往下說吧！什麼叫作他媽的社會保險。不管怎樣，你總可以得到一件皮衣服就是了。”

“拏什麼去得？教我去做更夫嗎，還是什麼？穿了一件暖暖和和的外衣，在鄉村裏跑來跑去的敲梆子？”

“哼，我看你們智識階級個個是天字第一號的先知。旁人的話還沒說完，你們倒似乎樣樣都知道了。”

“對不住，”尼克伯圖 E 親熱的說，撫着牧人的手。“你的話有理。對不住。我聽你說吧。”

“好吧，省去客套吧，”牧人說。“我是同你譚正經事——所以你不必忙着道歉。你不是說，”牧者用了熟人譚天的腔調說道，“你要多知道點鄉村的，而且要鄉村的人聽你說話嗎？你是不是這麼說

來着？”

“是的，”尼克伯圖日說，釘了牧人的眼睛看，臉上現出神采。

“你能夠把各種的事解說給農人聽嗎，”牧人說，“用真的蘇維埃的精神去解說，那是一定？”

“當然。我是極其贊成蘇維埃制度的。”

“既然如此，你可聽說過巡迴郵務隊？”

“這是個中古的辦法，對麼？”

“怎會是他媽中古的！這是鄉間的郵務制度。這郵務隊按照着一定的次序來回訪問許多極小的村莊；它給人家遞信，寄報紙，和匯票，還經售郵花，關於農事的小冊子，講租稅的小書，政府的有獎債券，以及其他的东西。”

“從沒聽見過。”

“難道你的耳朵聾了嗎？”

“沒有準兒呢。”

“閒話少說。這種服務鄉村的郵務隊還沒組織得合式，所以至今不曾進行得十分順利。除去遞信之外，巡迴郵務員還負有和鄉村人們往來，組織

講演會和活動書庫，以及其他的責任。你願意做個巡迴郵務員嗎？”

“我願意的，”尼克伯圖日說，其時他站起來，從牆上把外衣(破得不成樣子的)和帽子掙下來穿戴好。“我該到哪裏去打聽它呢？”

“自然是到郵務總局去，”牧人說，他也站起來穿上他的外衣。“我有沒有什麼可以幫你的地方？”

“不，這倒無須乎；我自己可以去料理一切，”尼克伯圖日欣然的說。“種種必需的保證書我都有。柯斯提亞，謝謝你領了這位少年到我這裏來。順便我要問一聲，你是一位做什麼的呀，同志？你是大學生我是知道的——但是此外呢？你是一位負責的共產黨員嗎——還是什麼？”

“我是個牧羊人，”牧人說，當我們三個人出了門往街上走的時候。“因為如此，所以我曉得農人所需要的是什麼——我用局外人的眼光看過去，比他們自己還知道得清楚。”

一月十日：

今天夏霍甫（我是指夏霍甫斯考而言）的哥哥忽然到寄宿舍裏來，指名找我。他把我領到過道，仔細問他的弟弟死亡的情形，而且特別要曉得這和斯達西亞·微利波羅斯基有沒有關聯，當我說沒有關聯的時候，他只懷疑的冷笑。我把維克陶所有的詩稿和日記都交給他，他和我訂好下次再來看我的時間地點，便走了。他是剛從國外回來的。他很高很瘦，樣子極像維克陶——只是他的臉色還要蒼白，頭還要拉得長，看上去活像個馬頭。假使所有的王子都是這種模樣，他們著實沒有什麼可羨慕的。他說話總是突然說出，穿的衣衫也和我的一樣整脚，如其不更整脚。

一月十三日：

考孫采甫終於捉將官裏去也，這次。

我是到他的寄宿舍向他去借共產黨史，這本書學生們正輪流着看，而此刻是在他手中。在過道

兒裏，我遇見了那個女齋夫，我向他說了一聲早安，但是她只用鼻子嗤一聲。我自然做出一點不介意的樣子，從她身邊走過。不料她忽然從我背後跑上來，說道：“告訴那隻豬糞——你的那個朋友——我要把硫酸水倒在那個賤女人的臉上呢——你給我告訴他。”

“你發狂了吧，傻瓜，”我說道。“他們要把你攆到監牢裏去關三年——那時你便知道厲害了。”

“哪怕他們要殺死我——可是我不能夠讓他們兩個人永遠這樣子儉下去。”

我把房門打開的時候，看見考孫采甫和瑞瑞手挽手朝着我走過來。

“考孫采甫，把黨史掣給我，”我說。

“你自己去掣吧——書在橈子上，”他說，和瑞瑞到過道兒去了。我急抓了書追過去，因為我忽然覺得許要出什麼禍事了，他雖然是個下流東西，我想警告他一下也是應分的。但是我連門還沒來得及打開，已經被一個女子急叫的聲音震得耳聾。我衝到過道兒裏去，只見瑞瑞用兩隻手遮着臉，不怕

迸破喉嚨的叫。考孫采甫已經把女齋夫打倒在地，正從自己的衣袋裏往外拔一件東西。

我還聽見過道兒裏一個人趕來的聲音。

“考孫采甫，”我喊道，但是我還沒來得及說什麼作什麼，他已經從衣袋裏掏出一把削鉛筆的刀，把它打開，從女齋夫的臉上劃過去。

我跳向前去，捉着他的手臂。以後的事我敘說不出——一切混在狂嘶怒號的聲音裏面了。有個人扯我，也許是我扯一個旁人——到底是怎麼，我可說不出——於是我忽然間大吃一驚，女齋夫的臉上流出血來了，粗的和尖銳的叫聲鬧了一大陣——一直到後來舍監趕了來為止。

那時我仍舊是抓着考孫采甫的手臂。他野人似的瞪着眼睛看——那一小會兒我覺得他簡直是發狂了。

“這是你做的事嗎，考孫采甫？”舍監問道，手指着女齋夫。

“下地獄去！”考孫采甫用了漠然的聲氣說。“我管不着——樣樣東西都下地獄去好了。”

“下地獄去！你得下監牢去呢！”舍監說。

“好吧，如果要下監牢，下監牢就是了，”考孫采甫不改變聲氣的說。“有關係嗎？一點沒有。你們這一幫人，我個個從骨髓裏討厭起。”

“而且區分部還許要開除你呢，”舍監說。

“他口口區分部。”

忽然間個個人不聲不響了。

“你們這是作什麼，想聽什麼預定的講演嗎，公民們？”考孫采甫帶了侮慢的神情說。“發神經的人說的話，是不中你們聽的呢。這沒有預定的講演。你們都回去吧。記清了有一次有過一個叫考孫采甫的大學生，他因為表示騎士式保護女子的精神被送到監牢裏去。再會吧。爲了安慰你們，我要告訴你們一句話——你們都和我有同樣的機會下監牢，不是今天，便是明天，或者總有一天。還有這句話我也告訴你們吧——哄騙你們是世界上最容易沒有的事。隨便哪個有頭腦的人都可以把你們擺在掌心裏玩弄。你們甘拜下風的說：這是個百分之百的信徒，了不得熱心的共產主義者。我老廣告

訴你們——這完全是騙鬼的！”

“走吧，考孫采甫，”舍監說，拉着他就走。“你鬧得夠糟了——”

鬧了一天星斗，後來纔知道硫酸水是完全潑在牆上了，一點也沒灑着瑞瑞的臉，而女校工自己的臉，倒的確被考孫采甫的小刀劃得鬼樣。這乃是他所謂“騎士式的精神”。(註)

一月十六日：

哼，那真是個想不到的世界。假使我把其中的情形到共產青年團去講給他們聽，他們包要笑死。連我自己每次想起來，還覺得肚子痛呢。這種怪現象現在還能夠出現於我們的蘇俄，真真想不到！但是有時候我覺得這事豈但古怪，而且簡直有幾分可疑。我一定得照着它發生的次第，一點不差的把它寫下來，省得忘記掉。這篇記事，說不定將來有

(註)英譯者在序文裏說，現在的俄國作家常用寄宿舍生活為描寫對象，在以下幾個人的作品中，形容得尤其厲害：Lidia，Panteleimon Romanov，和Malashkin。

一天要用得着呢。

要點是最近這幾天浮洛底阿·夏霍甫常來看我。(順便可以註明,他似乎已經永久改姓,至於他從前是否一個王子,我看蘇俄也不見得有誰關心。)他的外表我前者已經敘過,但是這當然不是重要之點。據他對我說,他要同我往來完全是因為我從前做過維克陶的密友。但這實在是無意識的話,請問誰和維克陶做過朋友呢?我頗後悔不該把維克陶最後寫給我的信發給浮洛底阿看,因為我現在有點覺得他看了那信之後,疑心我是個頭腦不清楚的人。此信把我說作滾圓的,擦了油的皮球,從無論什麼門都可以溜過——這樣的一個比喻,自然可以有種種不同的解說。無論怎樣,浮洛底阿已經開始來纏我,彷彿我是個姑娘般。他的目的何在,我絲毫看不出。他所談的題目是我們大家許久以前就已經忘記了的題目,我每次聽見便自己對自己說,這一定是他從國外拾來的吧。他第一椿就問,我對於基督有什麼感想。

我對他說,我的觀點正是無論哪一個頭腦清

楚，政治意見健全的人的觀點——我說據奈謀益甫斯基看來，世間就沒有過基督這麼一個人，我們平素所習聞的，其實不過是個太陽神話；我又說不久以前報紙上剛登載過毛洛曹甫最近的理論，若照這個理論來講，基督誠然有過，但他是貴族所生，活在一切福音書所記的時期四百年之後。最後我並且說，我個人並不覺得基督存在過與否有多大的關係，因為重要的只是他的教訓。浮洛底阿馬上表同意於這句話，他說他也並不管基督存在過與否，至於基督的教義他卻以為重要非常，很值得研究。我於是問他是否活教會的一份子，並且告訴他從前有一個活教會神甫常去訪我的父親，此人喝浮德加，喝得活像一隻豬，醉了就要說他是猶太人所信的大神耶和華。從那時起，我說，我便任憑什麼活教會死教會一概不信了。浮洛底阿·夏霍甫說他不屬於任何教會，但是他要研究基督的教訓裏面的精微，奉為他一生為人處世的準衡（原作跳板）。對於這句話我回答道，我們是奉馬克斯和列甯為我們為人處世的準衡，而且我們沒有崇奉

旁的人的需要。浮洛底阿對於這個又表同意——這立刻激起我的興趣來了。他並非完全同意於我，因為他只說唯物觀着重人道主義的精粹——但人道主義不能包括基督教的全體，而愛鄰舍的教義卻能。我問他是怎樣界說這個愛，心想他必定會拖泥帶水的發揮一篇關於善惡本性的理論。不料他僅僅這樣子說：第一，因為戰爭與革命的緣故，一般人的心靈至今弄得極其粗鄙，這種粗鄙，是不可耐的。而且第二，他說，完全樹立社會主義和確定新的人間關係，恐怕需要一段長的時間；在那個時候來到之前，凡抱有上述見解的人必須互通聲氣，講求親善之道。他說假使全蘇俄有這同樣的思想（關於人間關係的思想）的人組織成無數的五人團，那一定可以造成一種新的空氣，在這種空氣之中，社會主義的樹立一定要容易許多倍。這令我感到極大的興趣。夏雀甫於是老實說出來，這種五人團現在有些個已經組織成，而且他非常想把我也插入一團。當我向他追問底細的時候，他告訴我這些五人團的名稱是自由兄弟會，又說政府看見這

些小團體實在是幫助社會主義的樹立的，所以毫不反對它們。我於是問他何以共產青年團並不知道有這些兄弟會呢，他答稱青年團向來很懷疑那些與它平行而以影響青年爲目的的團體，因此之故，兄弟會決定不去通知青年團，至少暫時不，而且政府對於此節也居然表示了同意。我心想這未免可疑——因爲我實在不懂，政府何以要把什麼事掩藏起來，不讓青年團知道。但是我表面上仍裝出他說的話我全相信的樣子，而且請他介紹我和兄弟會裏的人見見面。真正好玩的事便從這裏開頭了。

我們約好，由他在今天晚上七點鐘來找我，會齊了同去。我們因爲沒錢坐電車，只得步行。我們走了好半天直到出了城市區，後來又費了至少半點鐘的功夫走過一片積雪的野地和幾處小樹林。那時風雪交加，我滿臉上結了一層霜，因爲連呼吸都越來越困難，我幾乎掉頭回去；但是夏霍甫老是說我們就要到了，而且老實說我自己也不甘心被天氣戰勝。

我們終於走到了一所鄉間的房屋。窗戶裏並沒有光射出，我看了還以為必定是一所空屋子。但是浮洛底阿敲了四下門，於是一個聲音答應道：“外面是誰？”“受過戒的，”浮洛底阿說，一切雖然都令人不寒而慄，我仍止不住笑起來：這未免太像圖謀不軌或者福爾摩斯的偵探小說了。

“什麼東西於你最貴重？”裏面的聲音說。

“人的靈魂，”浮洛底阿說。（“狗”背後就是我心裏暗自想。）

門開了，我們先從一條漆黑的過道兒走過纔到了一間燈光很亮的大堂，堂裏面有許多大衣掛在衣架上。一個穿白圍裙的女僕（也許她並不是女僕而是個他媽的旁的角色）相幫我們脫下大衣，然後將我們領到隔壁一間屋子裏去。那裏很黑，只聽浮洛底阿低聲對我說道：“坐下。”我們在沙發椅上坐下去，這樣子一直過了五分鐘。後來我問道：“哈，鬼在什麼時候出現呀？”但是浮洛底阿只捏捏我的手，我便不作聲了。忽然間黑暗裏出來一個聲音，我全身都覺得不寒而慄。這聲音說道：

“同你在這裏的是誰？”

“兄弟會的一個候補者，”夏霍甫說。

“他準備好了入會嗎？”

“差不多準備好了。”

“許他和小輩會員們搭夥。”

有個人忽然把燈打開，但是房間裏卻不見旁的人。

“這是他媽的——”我對浮浴底阿說，但他又捏捏我的手。

“神祕現在完了，”他說。一點不假神祕是完了，因為餘下都是純粹無聊的事。我們又走過那條過道，被領到一間小屋子裏去。屋子裏我看見有幾個青年人，其中的一個還是個姑娘，尤其使我詫異的是范克工廠裏的那個百希加·勃瑞哈甫也在那兒。我預備走上去找他，但是他對我擠一擠眼睛。我便明白他的意思以為最好不讓人家知道我們是相識的。這個辦法我認為很妙，因為這樣子一來，我的探險似乎便加多一份神祕。（並非我相信有所謂神祕，但是談到這件事這個名辭是很合用的。）

小室裏面的聚會，並沒有主席，無論誰想什麼時候說話都可以。他們都斯斯文文，和聲靜氣的說話，和我們大學裏鬧烘烘的聚會大不相同。起初我倒很歡喜這個樣子，但是不久我就明白，他們所討論的東西實在很古怪。

裏面還有一個淡黃色頭髮的人，他說道：“我們應該捧好了我們的鄰舍，像捧着一隻寶貴的碗盞一樣——這碗盞裏而且是滿滿的盛了一種寶貴的液汁，一滴也不得灑出來的。”（他的確這樣說來着！）“我們先學習這樣去看待我們最近的最心愛的鄰舍，以後我們便自然而然升到更高的水平，體驗到兩大間有個普遍的，瀰漫全宇宙的愛，而我們是這個愛的一部分。”

“阿哥，”那個姑娘尖聲尖氣的說道，“假使怨恨爬進了你的鄰舍的心，你將怎樣呢？”

“阿妹，”淡黃色頭髮的人說道，“這個情感必須看作一條毒蛇般，趕緊把它除滅。”

我於是開口了：

“但是假使你的鄰舍走上來給你一拳兩腳，或

者把手伸進了你的衣袋，你又將怎樣呢？”

“你的問話顯出你的心境不很高尚，阿弟，”有淡黃頭髮的人說。“即使你同小輩兄弟們搭夥的時候，你也不許問這種話。”

“但是假使你的鄰舍把手插入你的衣袋了，這時候你總不能夠朝他講這搭夥不搭夥的事吧。”

“阿弟，”那個人柔和的說，“你一定連我們社裏面最初步的規章也還不曉得呢。照我們的規章，初次搭夥只由兩位兄弟用兄弟之愛的態度相對待。等到這個愛情強盛起來，纔能從一位兄弟推到五人團上面去。但是自然咯，你並不能夠因此便同時不也愛其餘的人。不過有一點，你起頭的時候必須小心，因為沒有過經驗的弟兄最容易從周圍世界對於他的那種唯物的態度受到打擊。”

他說得很順嘴，好像從一本書裏面讀出來的，但是他講什麼唯物不唯物，我毫不愛聽。

“好吧，”我說，“你這先讓兩位兄弟相愛的辦法，我想大約是不錯的——使球先滾起來，這好像。但是假使他們裏面有一個人連住的房間都沒

有，那可怎麼辦呢，另一個人肯把他自己住的房間給他嗎——被兄弟之愛的情感所驅使，那是一定？”

“自然，”那個姑娘尖聲說，“他得把他自己整個兒都給掉——豈但他住的房間而已。”

我朝她一看：啊呀，原來是這麼一個不中看的雌頭，旁的不提，那又小又紅的鼻子就夠人受了：她的兄弟，是沒有什麼做頭的。所以我另想了一個計策。我站起來鄭重的說道：

“兄弟們！我完全接受你們的教訓，從此刻起，成爲忠實的信徒之一。但是可否讓我自己選擇我的第一位阿哥？我現在揀定這位公(註)——我是說這位阿哥。”

我手指着一個吃得肥胖而且穿得也還好的人。他把我從頭到腳打量了一番。扭了扭面孔(至少我覺得他如此)，於是灣了腰和那個淡黃色頭髮的人附耳說了幾句話，他聽罷立刻回答我道：

“但是我們這位新歸教的得記清這個：他也必

(註)公民。

須爲了表示兄弟之愛不惜作種種個人的犧牲。無論怎樣，假使你的利害和你第一位阿哥的不一致，事情應該交到小輩兄弟的會裏面來。你能不能夠鄭重的答應我們這樣做？”

“我鄭重的答應你們，”我說。

“而且你起初還得服從你的第一位阿哥，因爲他比你更有智慧，經驗也比你多。”

“好的，我一定服從他到底，”我說道，並且照德國共產黨員的樣式把手舉起；“但是讓我問你們一個很小的問題。社會主義怎樣呢？”（註）個個人不作聲了。像動物園裏面的鱷魚一般，那個姑娘釘

（註）若干年前我在上海某教會學校（舊稱‘日口書院’）做學生的時候，有一次被舉爲赴‘夏令大會’（地點是聖約翰大學）的代表。這種會的宗旨在勸人信仰基督教，但代表們有機會在書面上提出種種疑問。‘你們對於社會主義怎樣呢？’便是我所問的問題之一。他們並沒回答我，只於某次大會中宣佈答案時報告有人問過這麼一件東西而已。不回答的理由，我記得彷彿是“倪（我們）處變（沒有）辰光（時間）。”

着我看。淡黃色頭髮的人也用眼釘着我，於是問道：“我恐怕不很懂你所問的話：‘社會主義怎樣’？”

“建立社會主義有希望嗎——在將來？”

百希加·勃瑞哈甫哈哈大笑。那個胖子——我的第一位阿哥——更加懷疑的看了我一看。

“建立社會主義，”淡黃色頭髮的人終於說了，不過他是一個字一個字硬逼出來的，“建立社會主義乃是我們的最大限度的工作計劃。我們必須在一切之先，用我們的兄弟會打好基礎。”

“我明白了。你的意思是說——將來，”我說。“好吧，假使是將來，就將來吧。”

在這個當口，門打開來了，一個大而且胖的女人走進來。

“小輩兄弟們，”她的聲音像唱歌般說道，“師傅此刻心血來潮，要臨時講點東西給你們聽。你們可以輕輕的上大堂，到那裏去恭聽吧。”

“利亞卓夫，浮洛底阿·夏霍甫低聲說道，“請你不要在那裏吵鬧。請你千萬不要啊。沒人特別叫你去赴會。如果你非吵鬧不可，我們不如走

吧。”

“我何嘗有吵鬧的念頭，”我不高興的說。“你爲什麼想到那上頭去？”

夏霍甫的年紀比我大得多，而且他從前恐怕還做過白軍的軍官，但是如今他這樣低聲下氣的和我說話，活像我以前一把抓着了有卡師·格羅莫夫(註)的頸項的時候，他跟我說話的樣子——我想到這裏，覺得趣極。

大堂裏擁擠不堪，一個有大黑鬍子的人站在一座光溜溜什麼東西也沒有的牆頭前面。(“這必定就是師傅吧，”我心裏想。)堂裏面靜悄悄的毫無聲息，頗爲莊嚴。我們都坐定了之後，有一個很奇怪的聲音——像鐘聲，或者鑼聲，又像戲園子裏升幕時候作響號的聲音。

“爲你的鄰舍捨掉你的靈魂！”胖太太忽然用狂易的聲音喊道。“師傅，我們現在等着你的啓示，關於你允許我們的那個題目的。”

師傅挺着胸膛，向前走幾步，於是緩緩的念起

(註)日記者的中學同學，看新俄大學生日記。

詩句來，這首詩講的是一個銀騎士獨身被一羣撒拉遜人攻打，吹角求救，有一個牧羊人聽見了角聲，赤手空拳的投入戰鬥的深處，和騎士一同遇害。

“聽他的，利亞卓夫，”夏霍甫低聲說道：“他是臨時隨想隨讀的呢。屢次三番的證明過，他平日並不會做詩。這些詩句是從他腦子裏自然而然的出來的。”

“他這是說謊，”我說，“我看一定是他到這裏來之先寫好背熟的。”

那個帶鬚鬚的人，念咒般繼續低吟道：

“角聲這時……又消失了，
和落日……一塊兒亡；
沒人看見……那銀騎士，
牧羊者……怎樣見無常。
那駿馬……吐沫揚蹄去；
有情物嘗了痛苦般，
夕風也唱着哀歌，
輓那騎士牧者命歸西。”

詩句我倒還喜歡，不過我不很懂那牧羊人投進去廝打有什麼道理——因為無論怎樣他也幫不了忙。唯一可能的辯解是他想分敵人的心，使騎士可以趁機逃走。

我心裏想到，假使我的牧者朋友拏金的人遇見了同樣的事，他就決不會那樣子做，那時他一定是遠遠的站着往騎士的敵人們身上拋磚頭。若是維若呢——維若一定是去召集最近的蘇維埃會議。

詩讀完了，並沒有鼓掌之事。胖太太宣稱師傅覺得疲倦了，於是所有的人都各自站起來走掉。我是和百希加·勃瑞哈甫一路出去的。

“你怎麼會到這裏來？”我問道。

“因為——你不知道吧，我們在區黨部討論過這件事，他們教我把開會的情形調查清楚，報告他們。但是我倒要問你，柯斯提亞，他們是些什麼人？——想找着一個神嗎，還是怎樣？”

“罵那個知道的，”我說。“一起頭不容易知道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你確實知道這裏面沒有反(註)的作用嗎，柯斯提亞？”

“也許有——不過我不敢說。如果我們常來，總可以看明白的。”

我想這裏面不見得有很明顯的反的作用，但是不管它有沒有，我心裏卻早已想好了一個很明顯的計策了。

一月十八日：

我從沒有在這樣資產式的四周中寫過日記：我桌上有一盞綠罩子的電燈，地板上有地氈，牆上掛着畫，在房間的一邊還有一張我晚上睡覺的大沙發椅。不必說，這間房子並不屬於我，而是屬於我的第一位阿哥——密利·斯提槃尼期·拉達諾夫的。但是我已經在這裏住下，而且因為我把這個住址登記過，我住在這裏便是合法的——和我住在范克或者孫采甫的寄宿舍裏不同。他的住址，我是在兄弟們開會時打聽來的，第二天我就跑了來，

(註)反革命。

告訴他我沒有地方住。他遲疑了一下子，自動說願意收容我，我呢，自然沒費很多時候便答應照辦了。

這個密利公不是個奈普人便必定是個買空賣空者；他什麼正式的職業也沒有，然而很有錢。他知道了我是個共產青年之後，似乎很高興；至於他有什麼算計，我可不曉得。他要我同他吃飯，但是我拒絕了：住在一個地方是一件事，吃飯完全是另一件事。

密利每晚和我大辯論唯物論，基督教，人道主義，和其他的東西。他總是假裝被我說服，但是我知道他其實並沒有。我很確實知道他絲毫不關心社會主義，無論是當它最大限度還是最小限度的工作計劃。他對於現在似乎倒很歡喜，一點不管將來。

今天他同我赴小輩弟兄的會；不知爲什麼，百希加·勃瑞哈甫沒到，會開得異常之沈悶，我現在還在躊躇要不要把這無意識的事統統報告區黨部。

一月二十日：

我剛同我的第一位阿哥很厲害的吵了一場嘴，我說我恨不得把他的腦袋打扁。他便恐嚇我，說要到小輩兄弟的聚會去告發。我於是告訴他了，他那聚會簡直不在我的眼睛裏。

這件事恐怕我稍爲做早了一點；但是已經做了，還有什麼補救呢。在另一方面我還分析過自己的心裏，我知道這都是她逼我的。

我和她的事，我對無論誰沒說過，而且也還不預備記在這裏。這件事非常之令人氣短，但是我總得試試看把精神振作起來。

我仍舊很用功讀書并且按時候去聽功課，無奈所聽的東西幾乎都還了先生，書本上的字，也覺得都是模糊而雜亂的。

這種對於一個姑娘的愛情是很傻的——頗有幾分像他媽的那“愛你的鄰舍”的勾當。

一月二十七日：

現在我可以明白“愛你的鄰舍”作何解了。密利到人民法庭去告了一狀，想把我驅逐出去。我已經三次被邀出席於小輩弟兄的聚會——但是我一次沒去。他們都給我落地獄去好了！我的光陰差不多全消磨在圖書館裏，我讀了許多書并記了許多筆記，都是指點愛情在人生中是有害的。(註)

昨天我敲了一點鐘的門纔能夠進來。最後還是隔壁的鄰舍聽不過了，給我打開門。豈有此理，他想這樣作弄我可不成！

一月二十九日：

我已經不那麼傷心了，現在要來試試看把一月十九日的事敘在這裏。我一輩子忘不了這一天，因為在這一天我覺悟了被動的和默想的生活之非

(註)從這句以及本書前面(和學生日記)某幾處看來，似乎可以結論共產黨人決不是主張縱慾的，不管他們實際上的行為怎樣。——江。

是。事之始末如下。

我正一個人在房間裏的時候——其時我的第一位阿哥早已出門了——門鈴忽然作響。女房東（她也真是個賣口貨）把頭伸進來，說有個人來訪我。我跑到門廳去看——原來是絲羅伐。

“我的地方怎麼會給你找到？”我樂不可支的說。

“我老實不客氣去找范克，從他那裏問來的。”她在沙發椅上坐下，眼睛閃着光看我。

“你爲什麼這樣子有喜色？”我說。

“我稍等一等就要告訴你。你知道嗎，我從來沒像現在這麼高興過。”

“爲什麼，有了什麼事了？”

“哪怕你只有一點點子是我的朋友，你知道了必定也高興，”她說，“而且你千萬不要爲了它惱亂起來。”

“惱亂什麼呢？”

她站起來，在房間四邊走來走去，於是說道：“如果我結婚了，你要說什麼呢？”

我想像了一小陣：一個又大又胖的男人家，嘴上長了鬍子（爲什麼想像他長了鬍子，我自己也莫明其妙），光光的頭，絲羅伐在上面直叻。這付光景是既可笑又令人作嘔的。

“我不知道啊，”我說，“但是你同結婚似乎走不到一處。無論怎樣，你爲什麼要結他媽的婚？”

“你總知道，嘴巴上講講獨立，固然很好。不過我們女子似乎造得有點奇怪——我們需要一種東西可以使我們融化在內。但是你一點不要以爲，”她說，“我將要把我所有的解放的觀念一齊拋掉。這是說也不必說起的。我將要照常爲婦女們的完全獨立去奮鬥。我萬不能夠做一個奴隸或者只做一個女流，不要說做，連想都令我受不住。我決不放下我的旗幟，”她說，一面用拳頭往她的膝蓋上一打。“現在這種空氣就不能夠讓一個女人迷惑了心。喬治對我說過——”

絲羅伐站了起來。她一提到喬治，我的心都下墮了。

“你聽，是這樣的，去年夏天喬治到一個地方

去，地名叫烏日白克斯坦。那裏有一所古廟，是立在一座淡藍色的石山上面的——這一定是非常好看。在極高極高的山石上面，有個列甯的雕像。每逢五月一日，他們也都慶祝革命紀念節。烏日白克的人民，穿了漂亮顏色的長袍，女人家們卻和平時一樣，頭上套着黑網，走來走去的活像死屍；這網是馬毛做的，戴上了連呼吸都感到困難。到了晚上，他們在列甯的華表前面燃着一個大火——你可以想像得到，那大而紅的火苗照耀起來，下面的綠山石和上面列甯的像便都看得清清楚楚了。衆人成羣結隊的圍了火堆，男女都有，誰曉得到了半夜的時光，女人家們忽然一個一個的把她們帶的網都扯下來，丟到火裏頭去。只要先有一個女人這樣做就成了，其餘千百個女人看見了自然會照樣的做。男人家立刻發出恐嚇的狂叫聲；但是無論什麼不能夠把女人家們攔住；她們神魂飛越，不知所以的把網扯下來，往火裏頭拋進去。老的女人家們嗚嗚的哭。男人家恐嚇她們；但她們也並不理會。你知不知道，勿賴得倫，這個神魂飛越不知所以的

情感，我是能夠了解的，因為網豈但戴了不方便，而且是做奴隸和屈辱的表徵。自然咯，過了幾天她們又得聽男人家的話重新戴上網，但是下一次的革命紀念節一到，同樣的舉動又發生了。女性的求釋放可說是一種勇往直前的程序，一種有力道的全體人羣的反抗。他們許把女人家殺掉，但是那些網依然是見了列甯華表下面的火燄就往裏面飛奔。……我恐怕我說得太聳人聽聞了吧。”

“哼！可不是，”我愛形於色的說。“這都是喬治告訴你的嗎？”

“爲什麼你老反對喬治呢，勿賴得倫，我愛？”絲羅伐說，她一面在我身旁坐下，用手捋我的頭髮，我全身感了電似的顫動。“喬治是個好孩子——你對我說，他難道不是嗎，我的好人兒？對我說他是個好孩子，你不肯嗎？”

“我實在不知道他是怎樣的人，”我含了愠意說。“但是我每次看見你，你只有一個談話的題目——斯吹姆格拉甫斯基。你不能夠換換口胃談點旁的嗎？”

“我得全都告訴你，”她曼聲的說。“喬治和我已經結婚了。”

有一刻功夫，我覺得彷彿是一個大的黑毛的軟浮浮的野獸爬上了身，用它的肥胖的肚子把我壓在地上了。

“你何以什麼也不肯說，勿賴得倫，親愛的？”她說道，仍用手掙我的頭髮。“我把持不住——我自己了。我沒先來問問你，自然是我的錯。說到末了，你總是我的最親密的伴侶——我們一同在中學讀書畢業的。但是喬治——喬治又不同。他是何等的活動，何等的有精力——口裏都冒得出火來。我沒本領——沒本領抵禦他，當他向我求婚的時候。到了他面前，我竟不是故我了。”

“你的意思是以爲我不活動嗎？”

“我們出了中學以後，你似乎大改變過了。我也說不出——在骨子裏，你也許始終如一，但是你似乎碰到過什麼變故了——我不知道是什麼。”

“你知道得很清楚，”我氣憤的說，“我父親去世了，我因爲沒法子想只得在街上過夜，而且直到

此刻我還沒有我自己的住房。你知道得很清楚——比無論誰都知道得清楚——我近來的狀況何等困難。你不等等，倒——”

“讓我等什麼？”

“你知道得很清楚，我何須解說？”

“你自然該解說——因為我實在不懂，”她很動情的說，“你假使不解說，你就是一隻豬。我該等什麼來着？”

我忽然覺悟是我自己大錯特錯了。因為試問我們二人，始終說過一次於彼此至有關係的話嗎？我忽然覺得一陣空虛之感，理由也說不出口，我只咒罵起來。想起我剛纔對絲羅伐說的話，我自己覺得很慚愧。

她耐心的聽我咒完，於是問道：

“我仍舊得問，你要我等什麼來着？”

“我以爲你——要同——我結婚來着。”

“你從前對我提過這句話嗎？”她馬上答道。“現在我不妨也對你老實說吧——我從前一條心愛你，可是你——總是跟牢了麗耶和黑箬亞，你對

她們陪的小心比你始終對我陪過的多，而且不管怎樣，我怎能知道你的心呢？你那首詩是爲黑箬亞做的，不是爲我做的——”

“那首詩是爲你做的——不是爲箬亞做的。”

“我怎麼能夠知道？你先讀給她聽的呀。(註)不過無論如何——現在討論已經嫌晚了。這實在是你自己的錯誤——我沒有旁的法子可想了。這雖然是個俗字眼，我不妨用它對你說——我實在愛喬治·斯吹姆格拉甫斯基，沒有他，我過不了日子。”

“好吧。閉上你的嘴吧。”

我不記得她怎樣走掉的。但是我自從那時起一直忙着分析我自己——就是爲了這個緣故我沒早點把這件事記下。一個人最要緊的是要客觀的觀察自己？絲羅伐一嫁給旁人，我的生命便失去了一件大的光明的重要的物事。爲什麼呢？我問過我自己千百遍。比絲羅伐好的姑娘有千百個，但是只有她是我最親密的朋友——而我讓她溜掉了。

(註)看新俄學生日記林張合譯本頁一九九至二〇一。

今天早晨我纔想到，她之撇掉我，都是因為我不知怎的已經把從前的精力和活動的本領，喪失了若干，而被鉅大的大學集團埋沒掉。這是不好的，我得振作起來纔行。生活從我的身旁飛跑過去，而我一直是在日記中默想我自己。所需要的是行動，不是默想。一個人得起來戰鬥——爲了像有沒有房間住這種小事而着急是不好的。

讓這種毛細的事滾它媽的——非戰勝不可的是生命自身！

讓那些頹喪的反省也滾開去。

我必須工作，把我自己和我四周的生活管牢；我必須成爲建設的，不是默想的。普希金小說裏面的都勃饒夫斯基，因爲瑪夏嫁給維瑞益斯基王子了，憤極便去做強盜頭。但是他這樣做法是爲了他的精力沒有旁的出路。

我的精力卻是有出路的：

科學。社會主義。奮鬥。(註)

(註)英文爲 Science, Socialism, Struggle. 三字皆以S起

頭，我們何不簡稱之爲“三S. 主義”——江。

一月三十日：

我的第一位阿哥請求驅逐我的呈文，昨天遭人民法庭駁斥不准。理由是我已經把這個住址向官廳登記過，所以他們毫無辦法。又我被他們堅決的“請”了幾次之後，今天曾去出席小輩兄弟的會議，而且我事先決定要裝出任憑他們處置的模樣。

他們都很懷疑的看着我，態度是決然有敵意的。“阿弟，”淡黃色頭髮的人說，“我們都得了一種印象，覺得我們付給你的信任心，被你拿去購用了。可否請你把你的行為解說一下？”

“神父，”我放大膽子說，“我不覺得我的行動有什麼不對的地方。實情是很簡單的。我沒有房間

所以我的第一位阿哥拉達諾夫自動把他的住所騰了一部分給我。不料我剛搬進去，他就向我表明這不過是暫時給我住住的，所以我頂好是識相點另找住房。這是他媽的什麼話！我找住房足足找了六個月，從前因為無法，常在街上過夜，有一次我甚至於到一個妓院裏去找地方睡覺——你們

要我怎麼辦呢？”

“我第一次看見他的時候就已經料到，他常到那裏面去找那種——女人，”小紅鼻子的妹妹苛刻的說道。

“那是一定，那是一定，”我說道，“我是個無所不爲的壞蛋。既然是個壞蛋，我現在宣言我不肯看無論誰的面子把房間讓出，管他是位兄弟，是位神母 還是一位小紅鼻子的阿妹”（她一聽這話，連臉帶脖子一齊漲紅了）。“不成，這房間是我的，昨天人民法庭已經判決了。”

“且慢，利亞卓夫阿弟，”淡黃頭髮的人說。“這樣說下去是沒有什麼好處的。誰也不否認你有權利在密利的房子裏住。我們只要曉得你是否想把社會主義建立在那種違反人性的基礎上面，像你對於你的第一位阿哥的態度裏面所表現的。我們所以有此一問，特別是因爲你前者自己說過，你有志於奉行“愛你的鄰舍”的主義。

“臭狗屎！臭狗屎！”我說。“世界上就沒有‘愛你的鄰舍’這麼一回事。而且也不能夠有。所以你

們不是傻子便是偽君子。你的鄰舍一走近了你就要騙掉你一樣東西，在這種情勢之下有什麼愛可說？我爲什麼於拉達諾夫不便？——你們對我說吧。是不是因爲我住在那裏他便不好帶女人回家？——還是什麼？無論如何，純粹是爲了唯物的理由而已。再比方吧，有哪個姑娘——例如我們這位紅鼻子的阿妹——肯只因爲對於某人有了兄弟之愛的情感，便立刻嫁給他！豈有此理！連她也要試試看選擇一個好的老公，因爲她是個女子，不是因爲她是個鄰舍。……但是這樣空口說話有什麼好處呢？”

“劈頭第一件，你並沒有唯物的或者隨便什麼旁的理由對我們出這種惡聲，”淡黃髮的人說，他氣得幾乎止不住了。“最好是把這種談話和我們彼此的一切的關係統統停止。同時麼，你儘可以講講你提倡人與人之間該用一種什麼關係代替兄弟之愛的關係，小輩會員們聽了，也許得到一點半點的教訓。你必須覺悟這種虎狼似的關係既不能夠幫助你建立社會主義，也不能夠在劇烈的生存競爭

中幫助你個人。”

“我的提議是同志之誼，”我說。“用相互利益和共同目標爲基礎的同志之誼的關係。我知道同志這個名稱是你們這般人所不肯用的，甚至於還有一隻賊驢對我說過，革命前簡直就沒有這個名稱(註)，是的，同志之誼就夠了——用不着你們攙進去的那糖分。但是假使你們非來點子‘愛’不舒服，那麼何妨讓這愛不是對於你們所謂鄰舍而是對於後來的人的——對於我們的子孫的，要知道這般人將來必定會戰勝這個世界並且統治它，並不是照着老法子而是嚴格用人的理性爲準繩。”我總算沒把我的許多光陰白花費在圖書館裏面，因爲這些話我是順順當當，自然而然的說出去的。

“這種話我們從前聽見過，”淡黃髮的人說，“但是並不能夠說服誰：你只能愛你所看得見覺得着的物事。”

“基督教告訴你們的，”我說，“你們得愛那個

(註)請注意：我還是譯書，並非借旁人的嘴暗地裏罵吳雅暉老先生也。——江。

誰也沒覺着或者看見過的上帝；所以你剛纔說的那句話，我看又是純粹的唯物論而已。至於我呢，我愛地球，我愛人的理性——這是宇宙間最大的原動力。我還愛人的肉體，要它全部榮盛發達。愛你的鄰舍於這個一般的進展只是一種障礙——所以讓它下地獄去吧！想想看過去這二十世紀中用了兄弟之愛的名字去做的種種的事：戰爭，搶劫，破壞，如此而已；幾乎回回的戰爭都是或種宗教的原因釀成的，最講究愛鄰舍的大家——奧利屋·克繞姆威耳將軍——只因為相信這個兄弟之愛的緣故鬧得一敗塗地。但是辯論是無益的。有過一個婊子皇后叫加特林第二的從前一直說你們所說的話：‘諸位同胞公民，讓我們莫再作惡吧。’然而她一面眼看着許多革命者在監牢裏或者西比利亞活活爛死，她而且還肢解了蒲格巧甫。此地也是這樣的：你們愛你們的鄰舍，不過只限於他還不會影響到你們的物質上的利益的時候。以前還有過一種叫共濟社友的人，他們也是愛他們的鄰舍的，但是他們喜歡鞭打他們的農奴，打到死為止——這是

我親自讀到過的，所以你們莫想教我不相信。兄弟們，你們就是他們的嫡系子孫——唯一不同之點是你們沒有他們在當時所有的那種勢力了。……再見，我的親愛的朋友們，相愛吧，不過是各人得當心自己的荷包。”我走出來到了寒冷中的時候，突然想起並沒有絲羅伐在旁和我一同討論這件事，便覺得非常難過。但是我彷彿僅僅乎是腦子裏發愁，不是心裏，因為我那時混身到下有一股愉快和勝利的情感在跳動。我願望我能夠繼續這奮鬥——不過仇敵要是個更厲害的纔好。

但是何必擔心思——更厲害的仇敵一定還有的是呢。

一月三十一日：

我接到尼克伯圖日寫來的一封信，上面的郵戳模糊不清，細看好像是“陶特麻。”這是北部某處的一個地方。他的信見下：

“我的親愛的柯斯提亞，——一大片廣漠無垠

的雪，我在這裏坐着雪車，從這個鄉村滑到那個鄉村。但是一點不要以為我四圍所有的這雪和空曠使我悠然想做詩！我沒功夫幹這個！我得思想旁的東西。鄉下人來問我的無數的問題，我就得仔細思索過。在一個我已經迷了路的世界中，你同你的那位朋友（但是請告訴我——他真是個牧羊人嗎？）幫我找到了自己。你知道我從前到了怎樣的一步田地。那是條再也逃不出的死衚衕呀。那正同向來在城裏住的我們一樣——彼此都猶之乎坐在籠子裏發了癩。我們一直忘記了還有這個廣大無邊的俄羅斯，我們住在它的頂峯上面的鄉村俄羅斯。

“但是柯斯提亞你知不知道，鄉村的俄羅斯，實在和無論官方報告或‘暗地裏報告實情’的人所告訴我們的都很不同。革命和革命帶到鄉村裏去的無線電話，已將把鄉區俄羅斯弄得天翻地覆了。在從前，農人耐心的把寄生者揸在他們的背上，不然麼便是起來暴動。這是我們從不知道的。但是現在呢——現在農人學得會辯論了。鄉村裏的人民不再無聲的屈伏或者糊亂的暴動了，他們辯論了

——有些替政府辯論，有些爲反對政府而辯論——但是無論是贊成或是反對，他們總辯論！辯論是思想之徵！而思想是——生長之徵！你們在城市裏住的人可以往前發展你們的實業。假使你們成功，農人必定會跟從你們；假使你們失敗，你們只能怪自家。

“尤其重要的是鄉村裏需要城市中多來些人。而且必須火速來！因爲這是鄉村中最大最迫切的需要——他們需要醫生，技士，獸醫，農事專家，而且連我這樣的人也要求得很急！”

“時候已經不早了。我的臨時的房東們都已睡熟，只有桌上的一盞孤獨的小電燈對着我閃爍。……這的確是個奇蹟！試想這麼一個野蠻的僻遠的天涯海角（此地的名字恰巧是黑角）居然有一盞電燈代替那通常的臘燭！但是他們早已看慣了電燈，而且重要之點實在也並不在此。……我上面說我沒有做詩的心情。但這話並不很對。有時候我看見一片白雪的天際鑲着古叢林翡翠般綠的輪廓和遠處一個工廠裏面千百盞的燈火射出光芒；又有

時候一匹小馬拖着冰車從很深的雪裏面走過，上面坐着我和車夫，以及若干袋郵件，裏面滿裝着訴說的，請求的，報告事實的，買東西的，通情愫的，和寄銀錢的大小，各色各樣的信函品物——當這等時候，我的方寸中每每忽然間朦朧的感攝了我的母國的遠近全影，而且我間或止不住自己一個人低聲說道：

“前進啊，俄羅斯，前進啊！”

“古怪得很，不是嗎？就全體而論，我是快樂的。再見。

“你的朋友，

“尼可克·歐日高甫，

“巡迴郵務隊員。”

一九二六至二八年。

春潮書局出版的其他

世界文學名著

- 新俄大生日記 實價甲種一元乙種八角
N. Ogniyov著 林語堂張友松合譯
- 西哈諾 實價一元
法國曷斯當著 方于女士譯
- 茶花女 實價一元二角
法國小仲馬著 夏康農譯
- 曼儂 實價一元
法國卜赫佛著 張友松石民合譯
- 莎芙 (印刷中)
法國都得著 王實味譯
- 菲麗斯表妹 實價六角
英國格斯克夫人著 徐灼禮譯
- 地中海濱 實價五角
波蘭顯克微支著 張友松譯
- 夢幻與青春 實價四角
德國海思着 程鶴西譯
- 未來的喜劇 (印刷中)
辛克萊著 章華譯

春潮書局出版的

創作類的書

從軍日記	冰瑩女士著	實價四角
小小十年	葉永蓁著魯迅序	實價一元二角
惜分飛	王余杞著	實價五角
雨後	沈從文著	實價三角
悵惘	錢公俠著	實價三角
玫瑰	陳醉雲著	實價五角
到大連去	孫席珍著	實價四角半

此外圖書甚多，書目承索即寄。

